

汪原放譯

一千〇一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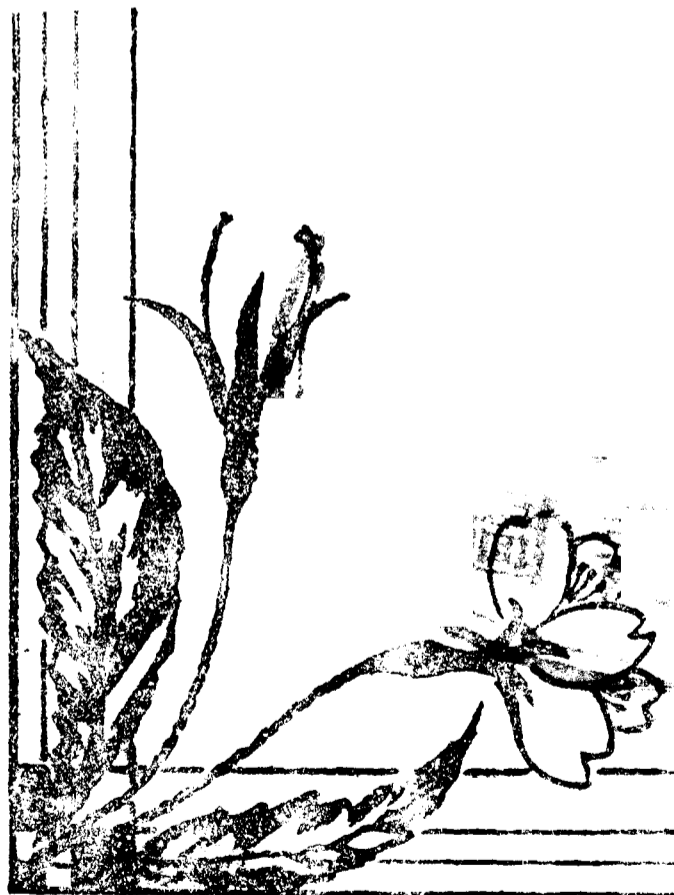


上海亞東圖書印行



夜一〇千一

譚放原汪



上海
亞東圖書
行印

一千〇一夜原序

在兩百多年前，有一個法國人，他的名字叫做阿堂格蘭（Antoine Galland），他曾做過法國駐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大使，在任時，他把他在東方聽得的許多阿剌伯故事開始用法國的文字譯了出來。初時大家都以爲這些故事只不過是說給小孩們聽的，但是過了不久，各界的讀者無不急迫地期待着他的第二集早日出世。每到夜間，常有許多青年，成羣結隊的跑到阿堂格蘭的窗口去對着他叫道：

「啊，你老說的故事真有趣，真稀奇，請你老再說一個給我們聽聽罷！」

自從這些故事譯成了英文，有許多人便開始去研究他的來源了。研究的結果，知道這些阿剌伯的故事的原本，不但曾經阿堂格蘭痛加刪改，而且又還插入了許多別的來源的類似的傳說。平心而論，阿堂格蘭實在是一個有鑑賞力，辨別力的人，他的刪改本裏的故事，如西茵王子和魔神，如阿那丁和奇燈，如阿利伯伯和四十個強盜，如會說話的鳥，如愛利柯茲，如王子阿密德和仙女伯利朋羅，的確都更適合於歐洲人的心理與口味。老實說一句，如果有人要問我們，這些最有名的故事裏面最好的到底要數那幾篇，我們大多數一定要推上面所說的那幾篇爲最了。

至於這些故事究竟是誰做的，究竟是何時結集起來的，現在却還無人知道。大概這些故事的著作者在不曾寫成文字之先，阿剌伯的游牧之民在他們的帳篷裏生起火來取煖的時候，以述說故事爲職業的說書人在皇宮裏說書的

時候，便早已拿來輾轉述說了。教皇嚇郎阿爾來思齊(Haroun Al-Raschid)
(譯者按：生於七六三年，卒於八〇九年。)他的妻沙比特，他的首相佳
福，以及他的劊子手馬士路，在故事裏，時常提起，我們知道嚇郎和沙立曼
(Charlemagne) (譯者按：生於七四二年，卒於八一四年。)是同一個時
代的人，所以我們覺得這些故事的產生大約在九世紀之間。在那時，西方有
許多地方還在黑暗時期，野蠻時代，蒙昧無知的狀態中，許多歐洲的國王都
還瞎字不識，不能書寫，而阿刺伯的學術與文化已有相當的成就了。這些故
事寫成文字，有許多大概總在十四世紀之前。全書裏有三次說起咖啡，喝咖
啡在現在的東方雖然已成一種很普通的風俗，但在當時的各種紀載上看來，
凡遇宴會，提及喝咖啡來的實在是很少的。我們知道，喝咖啡這件事直到十
四世紀才很通行，所以我們的結論是，這些故事一定不會是在喝咖啡成爲習

俗以後才產生的。

這部集子的名字有時叫做一千〇一夜，字裏行間，處處看得出總帶有回教的習俗與色彩。因此，關於回教不能不略述一二。回教是一個一神教，他們稱那神爲阿難（Allah）。他們的教義，有幾條是採取猶太的，有幾條是採取基督的，有幾條又是採取於阿刺伯和波斯的。因爲有的是採自波斯，所以他們堅信有精靈，妖怪——這些都是由火所生，具有極大的奇特與神秘的魔力。回教徒又堅信自有世界以來，一切都是命運註定了的，所以他們覺得無論什麼人都逃不出命運主義。

回教有一部經典，叫做科倫（Koran）。這部經典裏說阿難曾受許多先知先覺的啓示。摩西五經，舊約聖書的前五卷，聖歌與聖詩，福音書，這些他們都認爲是神聖的，簡直是看作聖經賢傳。他們承認馬罕默得是先知先覺的

後起者。他的教徒都相信祈禱，主張道德，作興禁食，極喜施捨，常要跑到聖都米喀（Mecca）去朝山進香。他們酷愛和平，有潔癖，嚴厲禁酒，齋戒沐浴也是教中應負的義務。虔誠奉教的馬士爾門（Muslimman），他真是一個足以爲法的教徒，他最忠實，最仁慈，他的日常生活是修己度人。

不過我們都應該明白，這些故事却是些純粹的民間的傳說，并不提倡道德，也不說人信教。這些故事只是些故事，有時要寫一點那個時代的特點，有時要寫一點那個時代的風俗，却絲毫不雜有教訓的意思。讀這些有名的故事的人，如果不懂得阿利伯伯和四十個強盜，不懂得海客聖德彼得，不懂得阿那丁和奇燈，不懂得異馬等篇，他算不得是一個會讀這些故事的讀者。在文學上，無論如何，撇不了，丟不掉這幾篇最有名的故事的。這幾篇，無一篇不具有極大的魔力，故事的愛好者得之，決不忍釋手。

在東方，這部集子的名字叫做（*Alif laila walaila*），譯成便是『一千〇一夜』。近來對於古本的研究大有進步，因此，這書的本子發現出來的實在很多。有些是曾經刪節的，有些是曾經增訂的，因此，竟沒有兩個相同的本子。這是很明顯的，這些故事，每到某一個省份，大概那裏便把那裏的特點加入了一些進去了。英文本的書籍裏，照這樣自由刪訂的例子很多，實在是事實。這部書的譯本，最近最有名的有四種，司各特（*Jonathan Scott*）本，拜登（*Sir Richard Burton*）本，林痕（*Edward William Lane*）本，派利（*John Payne*）本。司各特的譯本，他是無意當作一部文學書譯的，他也不愛東方化，阿堂格蘭怎樣譯成法文，他便怎樣譯成英文，——總而言之，他用的是他自己的文體。研究文學的學生們都覺得不很滿意，因為他的譯本完全失掉了原有的好處了。這好像把聖經或荷馬的故事用現代的言語述

說一遍，完全喪失了古代的故事的風格了。到了學者林痕的譯本印行以後，立刻受到烈熱的歡迎。其實，這些阿剌伯的故事，原來的文體本很單調。他們說了去的時候，好像是一個小孩子在述說自己的經驗，不知道硬用了多少『因此』，『然後』，才把一節節的銜接起來。在林痕的本子裏，對於這一點，他就力求避免了。因此，研究阿剌伯的文學的學生們自從得到他的本子才覺得十分滿意。

原書裏有些敘述的確沉悶的很，不如刪去的好。尤其是一些詩句，在現在的讀者看來，委實覺得很無趣，不過這些韻文，在原本裏，却還是很重要的部份。因此，爲了要求適合於學校裏做課本的須要，我立意精選一些最好最有名的編成這個刪節本。我這個本子自信是一個比較實用的本子，因爲，在我這個本子之先，并沒有一個本子可以用來照着述說的。這些故事裏，有

許多在原本裏實在很難看，但在我這個本子裏，是用現代的文體寫成的，已經現代化了，尤其是阿那丁和奇燈與阿利伯伯和四十個強盜等篇。

Martha A. L. Lane

一千〇一夜目錄

| | |
|-------|----|
| 原序 | 一 |
| 楔子 | 一 |
| 商人和魔神 | 六 |
| 打漁的 | 一七 |
| 黑島的王 | 三三 |
| 阿吉伯王子 | 四三 |
| 駝子 | 六三 |
| 阿爾納司喬 | 七五 |

| | |
|--------------|-----|
| 拜米西德的酒席 | 八〇 |
| 三蘋果 | 八八 |
| 南泥丁阿尼和拜泥丁漢生 | 一〇〇 |
| 喀墨來西門王子 | 一三二 |
| 異馬 | 一八三 |
| 海裏的格爾來爾 | 二〇三 |
| 王子阿密德和仙女伯利朋維 | 二一五 |
| 愛利柯茲 | 二四七 |
| 一個波斯人——愛麗 | 二五七 |
| 海客聖德彼得 | 二六三 |
| 王子西茵和魔土 | 三〇八 |

| | |
|-----------------|-----|
| 會說話的鳥····· | 三二四 |
| 阿那丁和奇燈····· | 三六二 |
| 阿利伯伯和四十個強盜····· | 四〇七 |
| 譯後題記····· | 四三七 |

楔子

古時候有一個國王，他管轄着印度和中國，他又是所有的軍隊侍衛以及僕役的主人。他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做蕭利耶，小的叫做蕭史門。國王死後，大兒子蕭利耶便繼承了王位，他的兄弟就去管轄韃靼的史曼坑那個地方去了。

過了幾年，新王想念着要看看他的兄弟，他就派了他的國務大臣去迎接蕭史門來相會。一面下命令採辦許多貴重的物品和金銀寶貝粧飾起駿馬來去，送給史曼坑王。蕭利耶又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兄弟，把那信交給國務大臣的時候，囑咐一切官員揀起衣裳，一路上要趕緊，越快越好。國務大臣回答道，

「遵命，」於是就連忙上路去了。

車馬到了史曼坑城，那裏已經準備歡迎國務大臣，十分有禮，一切的招待無不和他的高貴的職分相襯。過了三天，籌備歸國了，蕭史門帶了大隊護兵，也帶了許多珍貴的禮物，一同向他的哥哥的國裏來，國王好不多歡喜。

這兩個國王，蕭利耶和蕭史門，近來都被他們娶的女子所苦，一會兒他們在一處秘密談了一場話之後，彼此都知道了彼此的痛苦了。後來他們都說世上所有的女子真沒有一個是可靠的，他的兄弟回去之後，蕭利耶王就想了一個方法，要把世上的這些叛逆驅除得乾乾淨淨。

他每天從他的貴族之中揀選一個女子做他的新娘，到了第二天早起就把那個女子交給國務大臣去砍頭。他這樣一幹，百姓們大家都起來反抗他的慘酷的權威，一面各各帶了女兒逃走出城去了。有一天早起，他真喪氣，因為

那國務大臣竟找不到一個女子送來給他做新娘子了。

那國務大臣自己却還有兩個女兒，非常標緻，大的個叫做史霍利士達，小的個叫做特娜士達。他那大女兒，從前讀了不少的書，對於歷史也很有研究，又知道許多故事，她看見她的父親終日愁眉皺臉，垂頭喪氣的，她就說道：『怎麼我看見你老總是這樣顏色都變了，好像有無限的煩悶呢？有一位詩人曾經說過，

『告訴那左右多牽掛的人罷；

快樂也是這樣過，

煩憂也是這樣過。』

那國務大臣當下只得把一切都告訴給她知道，那時候她便對着他說道，『啊，我的爸爸，把我嫁給王去罷！要是我死了，我至少也救了別的一個女

子；要是我能夠活着，我就是所有的女子的救星了。』

苦惱的國務大臣無論怎樣反對他的女兒的計劃都不成功。他的話終歸無效，他後來只好自己去對國王說明了。當時史霍利士達又完全把她的打算告訴了她的妹妹，却得着了她的允許和幫助。

到了晚間，國王把他的妻子的面幕揭了起來的時候，他好不多歡喜，因為她實在美麗。『你爲什麼哭？』他問道。

她回答道：『啊，王呵，我有一個妹妹，她是我非常鍾愛的，她也非常愛我。我是知道的，明天我就要交到外面去處死了，但是在我死之先，我很想和她一別。』

『這也罷了，』國王說道。『我允許你的要求就是了。讓我立刻派一個人去請你的妹妹來。』

特娜士達進了皇宮，她便去緊緊的抱住新娘子，等個機會，對她說道，『啊，我的姐姐，在我們永別之先這一點時間之內，我希望你能夠把你的有趣味的故事說一個給我們聽一聽。唉！這是我能夠有這樣的快樂的最後一夜了。』

『我是很願意的，我的妹妹，』史霍利士達回答道，『假如王能夠開恩允許我。』

『說罷，』王道，那時候恰好他閑着無事，也正歡喜要聽聽故事。於是史霍利士達就開始說下去了：



商人和魔神

據說，王啊，有一個商人，非常有錢。有一天，他騎着馬到一個左近的鄉村裏去收帳。那日的天氣其實熱不可當，他只得在一棵樹下停下來歇一歇力，一面拿出他的糧食裏的一塊麵包和一個棗子來吃着。他把棗子吃了的時候，隨手就把那棗核丟了。忽然有一個巨大的魔神站到他的面前來，手上拿着一把刀，叫起來道，『起來，我要殺了你，因為你把我的兒子殺死了！』

『我怎麼會把你的兒子殺死了呢？』商人問道。

那魔神回答道：『你把你吃了的棗子的核隨手丟了去，恰好碰有我的兒子，就把他碰死了。』

那商人聽見這話，叫起屈來道：『我實實在在不是有意要傷害他。假如真個是我把他殺死了，我也是出於無心。我想你老一定能夠饒恕我的。』

『你只有死，』那魔神一面說着，一面拿起刀來要砍他，那時候那個苦惱的商人哭了起來，哀求饒命。

『不要多話了，』魔神說，『你的死期已到。』

那商人說道：『告訴大王，我有許多財產，又有幾個孩子，又有一個老婆，又還欠人許多債。因此，求你老允許我回到家裏去，把各人的事略略安排一安排，然後回到你這裏來，隨你要怎樣就怎樣處置罷。我發一個誓，我

『一定要來的。』

那魔神聽了他這番說話，答應了，釋放了他，限他一年為期。那商人就立刻回到他的家裏去安排他的家事去了。他把欠人的債一一還清了，坐在家裏，等那限期一到就去找尋那個魔神。他不能不去踐約，只得和他的含着一包眼淚的老婆說了一聲再見。

他坐在樹下等待那魔神出現的時候，有一位年老的會長走近了來，牽着一隻小羚羊。那會長和商人行禮，對他說道：『你為什麼獨自靜靜的坐在這個地方呢？你不知道這裏是魔神的窩巢嗎？』

那商人隨把以前的事和他為什麼在這裏坐着的原故一一的告訴了他，那時候那個會長大吃一驚，對他說道：『啊，哥兒，你說的真是一件怪事。我倒不能不在這個地方看看那魔神到底要把你怎麼樣哩。』

了我的兒子的東西殺死了！」

那會長走近前去對他說道，『大王啊，假如我來把這隻小羚羊的故事說給你老聽聽，你老一定要覺得我說的這個故事，比之你現在要幹的這麼一回，



過不了一會兒，只見霧氣騰騰，灰塵瀰漫，漸漸的罩攏他們來了，那魔神從那雲霧之中走了出來。一把抽出鞘來的刀，捏在手裏，眼睛裏火光四射。

『起來，』他對着那商人說道，『我要把你這個殺

事，還要稀奇古怪得多哩，你能不能取消了你的要求，饒了他的性命？」

那魔神回答道：「可以，會長。假如你說了來的故事真個像你說的那麼一樣稀奇古怪，我一定把我的話取消，饒了他的性命。」

那會長便道，「告訴大王，我從前有一個老婆，又有一個奴才和一個很鍾愛的兒子。有一次，我出門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了，我不在家的時候，我的老婆，她是一個學會了妖術的婦人，把我的奴才一變變做了一條母牛，又把我的小兒子一變變做了一條小牛，又把他們一齊都交給一個看牛馬的人看管着去了。過了許多時，我回到了家裏，問起家裏的事情，我的老婆說道，「你的奴才已經死了，你的兒子，我也不知道他是逃走了不是。」我好不多悲痛，緊緊的一個年頭之中，我無時不一想到他們便非常難過，非常傷心。

「有一天，我招呼我的那個看牛馬的把那條母牛牽了來拿去做祭，他就

去把我那老婆把他變做了一條母牛的那個奴才牽到我面前來了。那條母牛大哭，我真不忍殺他，隨即又叫那個看牛馬的去把那條小牛牽了來代替，那時候他就又去把我那老婆把他變做了一隻小牛的兒子帶了來了。我走上前去，手裏拿着一把刀——」

史霍利士達看見天亮了，她就停住不往下再說了。特娜士達說道，「你說的這個故事真有趣，我的姐姐！」

「這也算不了什麼，」史霍利士達說道，「我說給你聽的故事要王喜歡聽才好呢。」

那國王自言自語的道，「不等故事說完 我是不殺她的了。」

國王當下便到公事廳裏去下命令，發公事去了，一直忙到晚間，一切事

都對那國務大臣一字不提。那位國務大臣真好不多詫異，朝事完畢，只見國王隨即又就走進宮裏去了，也並不曾解釋了他的大臣的一肚裏的老大疑團。

到了第二天晚上，特娜士達說道，『我的姐姐，讓我們把那個故事的收頭聽了罷。』

『很好，』史霍利士達說道，『要是王允許。』

『說你的罷，』國王道，她於是又接着講下去了：

『我走近那小牛的時候，』那會長接着說道，『我看見他眼睛裏眼淚汪汪的，我就對那看牛馬的說道，『讓這條小牛依舊關在牛馬一塊兒去罷。』我的老婆那時便對我說道，『爲什麼不把他殺了，他很肥了，』但我不依，那個看牛馬的終於把他牽了去了。第二天，那個看牛馬的走到我面前來，說

道，「爺呵，我有許多話要告訴你老哩，我想你老一定歡喜聽；不過我來把這個消息告訴你老，你老該給我一點什麼獎賞。」

「我回答道，「好，」於是他就說道，「爺啊，我有一個女兒，她會妖術，昨天她看見你叫我牽去的那條小牛，她說道，『我的爹爹，這不是一條小牛，這是我們主人家的兒子，他是一個商人哩。』」

「我聽了，大王，那個看牛馬的說的話，我就同他一塊兒出門到他家裏去了，那隻小牛立刻走到我的面前來，對我搖尾乞憐。我當時便對着他的女兒說道，「你說的這個小牛的事，果然是真的嗎？」她回答道，「是的，爺爺，他的確是你的兒子。」

「我於是又說道，「姑娘，要是你能夠把他變回本來的樣子，你的父親現在替我看守着的這些牛馬一起都送給了你們。」

「她聽了這話，笑了起來道，『我的爺爺，我指望和你老訂兩個條件：第一條，你老該把你老的兒子給我做丈夫；第二條，許我把那個變了他的那個婦人用妖術變了，不然，她還是要作惡的哩。』」

「聽了她的話，大王，我就一口答應了。當下她便把一隻杯裏的水洒在那條小牛身上，嘴裏說着，『要是你是一隻生來的小牛呢，你就依舊做一條小牛；但是，要是你是着了魔呢，你就趕快現出原形來罷。』」

「那條小牛搖了幾搖，變做了一個人，果然就是我的兒子，我就依着我的話把他給了那個看牛馬的的女兒做了丈夫；隨後她又去把我的壞心腸的老婆變做了這隻小羚羊。恰好我打從這裏經過，我看見這個商人坐在這裏，就請他把他遇着的事告訴給我聽聽。我也就等在這裏看看這件事到底是一個什麼結局。我的故事就是這麼一個故事。」

當下那魔神便說道，『你說的這個故事真是一個希奇古怪的故事，我把我的話完全取消，饒了他罷。好走，好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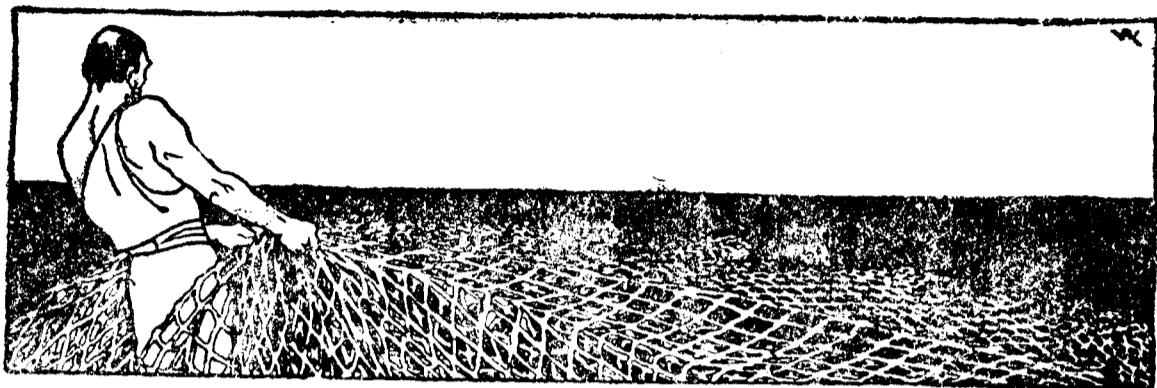
史霍利士達把故事說完了，那國王道，『委委實實的，這是一個很奇異的故事。』

『但是這個故事還比不上打漁的那個故事格外奇異哩，』她回答道。

『讓我們也把那個故事聽了，』王說道。

史霍利士達夜夜接連着說她的故事使她的丈夫心歡，幾個星期過去了，幾個月過去了，於是她得到了他的信用和情感。那位國務大臣竟不會得到一個把她處死的命令，好不多高興，百姓們也都滿心歡喜。以下的故事便是史

霍利士達懇切地說給國王聽的，使他歡心的那一千零一夜之中所說的那些故事了。



打漁的

有一次，有一個打漁的，他的年紀很大了，但他很貧窮，連他自己，他的老婆，和他的三個小孩子的衣食都容易維持。他大清早起便要出門去打漁，但是他自己又還立了一個規矩，一天至多只下四次網。

有一天早晨，他一連下了三次網，都不順利，他真懊惱，但是他把網理了理再下第四次的時候，那一網却很沉重，他連背也背不起來。他把衣服脫了，鑽到水裏去，背着網，一直背上岸來。他打開網來看的時候，裏面有一個

銅瓶，上面塞住一個鉛塞，有沙羅門打的一個印子。

那打漁的看見了，十分高興，說道：『這個我要拿到市上去出賣，至少也值得十塊金子哩。我倒要打開來看看裏面是些什麼東西，然後再賣給那出價最高的人。』

他隨即從腰邊解下刀來撬開，但是裏面並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只有一股煙冒了出來，他非常詫異。

過了一會，那些烟聚攏來變做了一個魔神，他的頭是在雲端裏，他的脚却站在地上；他的那個頭好像是一個圓屋頂；他的那雙手好像是兩根叉竿；他的兩條腿好像是兩支桅桿；他的嘴就和一個地洞是一模一樣的；他的牙齒好像是些白的石頭；他的鼻孔好像是一個大喇叭；他的眼睛又好像是一對燈籠；他看起來，真粗暴得可怕。

那打漁的一眼看見了這麼一個嚇人的魔神，牙齒都嚇得打戰了，只聽那魔神又叫喊起來道，『沙羅門，不要殺我了，從今以後，無論是說話，無論是行事，我再也不敢冒犯你老了！』

『大王。』那打漁的說

道，『沙羅門已經死了一千八百年了，我們是在他以後又以後的了。你的來歷是一個什麼來歷，你的故事是一個什麼故事，你爲什麼在這個瓶子裏面呢？』

那魔神道：『打漁的，



快快預備死！願意怎麼死，你揀好了，照你願意的把你殺死就是了。」

「我得罪了你那一樣呢？」那個打漁的問道。「爲什麼我剛剛把你從深深的海底拿了出來。你就要把我殺死？」

那魔神回答道：「別樣待遇你却不是我的力量做得到的。聽我把故事說完，你就知道了。」

「請說罷，」那打漁的道，「說得越簡短越好，我的心裏實在急得不
了哪。」

「你來聽着，」那魔神說道，「我是一個不守沙羅門的法律的撒野的精怪。因此，我被他用鐵索鎖到面前，發下命令，叫把我鎮在這個瓶子裏面，立刻封起來，又還蓋上寶印。他又發出命令來叫把我丟到海裏去。我在海裏有幾百年了，心裏說道，「誰來釋放了我，我一定給他許多錢財。」但是始

終沒有一個人來搭救我。我又說道，「誰來釋放了我，我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奧妙一概對他宣發出來。」也還沒有一個人來。過了四百年的時候，我又說道，「誰來釋放了我，我一定每天滿足他三樁心願。」但是，仍舊沒有一個人來。我大大的發火了，說道，「假如現在有人來給我自由，我一定要殺了他，只不過允許他自揀一條願意的死路罷了。」哈！哈！你來釋放了我，所以你就非揀一條死路不可了。」

那打漁的哭起來道，「饒了我罷，不要殺我，因為是我來放了你，給你自由的。」

「我不會告訴你明白，」那魔神說道，「爲什麼原故要把你殺死嗎？」

「不過我也曾有過一點好處到你，」那個打漁的說道，「現在你能夠以怨報德嗎？古語說得好，「你把好心待他，他將惡意待你；這真是惡人的行

爲。」

『不要多話了，』那魔神道，『你注定要死了。』

那打漁的這時自己心裏想道：『他究竟是一個魔神，我却是一個阿難教過道理的人。我不應該用我的手段來拯救我的生命嗎？』他隨即對着那魔神說道，『你既然決心要把我殺死，這也不妨，不過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你能夠老老實實的回答嗎？』

『可以，』那魔神說道，『問好了，不過要簡單。』

『怎麼。』那打漁的說道，『你能夠到得這個瓶裏去呢？這個瓶子又裝不下你的手，又裝不下你的腳；怎麼能夠裝得下你的身體？』

『你不相信我能夠在這個瓶子裏面麼？』那魔神問道。

『我不相信，』那打漁的說道，『除非我眼見你進去。』

聽了這話，那魔神動作起來，依舊變成烟，騰到半天雲裏，聚攏在一塊兒，漸漸的完全鑽進瓶裏去了。那打漁的連忙拿起鉛塞，把瓶口塞住，仿着他的口氣對那魔神說道，『現在趕快揀定一條你的死路！』

那魔神設法逃走，但是被那沙羅門的印子遏制住了。他這才低心下氣的對那把他捉住的說道，『你要把我怎麼樣呢，打漁的呵？』

『我要把你丟到海裏去，』那打漁的回答道。

『放了我罷，』那魔神道，『我一定大大的報答你。』

『無論怎樣，你沒法逃遁了，』那打漁的說道。『要是你剛才有一點饒我的意思，我也可以饒你；但是你叫我非死不可，我現在這樣對付你也不爲罪過。我老實告訴你罷，我把你丟到海裏去之後，我還要告訴大家不要再來睬你，由你永遠沉在海底。』

那魔神道，『我對你發一個誓，我再不害你了，只叫你常常富貴。』他們倆這樣說來說去的說了好半日。後來逼住那魔神確實答應了條件，那個打漁的才開了瓶子。只見那烟又一股腦兒出來了，漸漸的聚攏來，依然結成了一個十分可怕的魔神。剛剛結成原樣，打漁的真苦惱，那魔神竟一脚把那個瓶子踢到海裏去了。

『大王，』那打漁的說道，『你萬不能不顧約言，待我不忠實！』那魔神一面笑着，一面走着，說道，『啊，打漁的，跟我來，包管你有好處。』

那打漁的只得依着他，心裏總怕還不會逃出危險。他們走着，走着，走到了一個一片荒涼的所在，在那當中有一隻湖。那魔神走到湖邊，站住腳，叫打漁的只管下網。

那打漁的向湖裏一看，只見有許多各種顏色的魚，有的是紅的，有的是白的，有的是藍的，有的是黃的，他好生詫異；他下了網，拿起來，打得四條魚，一條條的顏色都不同樣。那時魔神又對他說道：『把這幾條魚拿到教皇那裏去送給他。他會給你一樣東西，使你成爲一個富翁。但你在這個湖裏打漁，至多止能每天打一次。在海底一千八百年了，直到今天才見世面，我想來除此簡直沒有別的報答你的方法了。』說了，他把脚在地面上一蹶，地面裂開，他就下去了。

那打漁的回到城裏，想着遇到的事情真奇怪，就立刻把那些魚依着魔神的囑咐送到教皇那裏去了。那教皇生平從不曾見過這樣的魚，非常詫異。

『把這些魚交給女廚子去，』他說道，『試試她的手藝。』這女廚子恰好是三日前希臘王送來給他的。

那教皇一面又叫他的國務大臣給打漁的四百塊金子，那打漁的接了，連忙回家，歡喜得連跑帶跌，好像是在夢裏似的。

不一會，那女廚子便把魚刮好，安排下了煎炒鍋。魚的這一邊已經炸黃了，她翻過那邊來炸的時候，廚房裏的牆開了開來。走出一個非常美麗的姑娘，她的手裏拿着一根竹。把竹的一頭蘸到鍋裏去，她說道：『魚兒呵，你們忠心了嗎？』

那些魚，從鍋裏抬起頭來，回答道，『是的，是的。』他們隨又念了下面幾句詩：

『回去了，我們要回去了；

我們都該忠心了；

假如你再要拒絕呢，

我們也要同樣的待你了。』

這時候那位姑娘把煎炒鍋一傾，便照她來時的路去了，廚房裏的牆也隨即關了起來。受了驚嚇的女廚子把魚瞧瞧，看見他們都燒焦脆了。她坐在那裏責備自己的時候，恰好國務大臣走了來對她說道，『快快把魚拿到教皇那裏去，』她當下就把經過的事情一齊細細的告訴了他。

那國務大臣聽了她的話，好生奇怪，立刻去把那個打漁的叫了來，對他說道，『打漁的，照你拿來給教皇的那種魚再去拿四條來給我們。』

第二天，那個打漁的自然又跑到那個湖裏去下網去了。起網的時候，他果然又打得照前一樣的魚四尾，送了去給那國務大臣，那國務大臣隨即又對女廚子說道，『你當着我的面煎罷，我要親眼看一看這種怪事。』

那女廚子把魚刮好放進煎炒鍋裏去了。牆又開了開來，那姑娘又走了出

來，手裏依舊拿着一根竹。『魚兒呵，』她說道，『你們忠心了嗎？』那時候那些魚又抬起頭來照前一樣回答了。那姑娘又把煎炒鍋一傾，去了，牆又接着關了起來。

那國務大臣說道，『這件事不能對教皇守秘密了。』他立刻跑去把他親眼看見的事告訴了教皇一遍，那教皇說道，『我倒要親眼去看一看。』他把那打漁的又叫了來，命他再送四條魚來。那打漁的又跑到湖裏去了，收起網來，拿了魚去，又接受了四百塊金子。

却說那教皇對國務大臣道，『你自己動手煎罷，當着我的面，我好瞧瞧聽說的異事。』那國務大臣回答道，『遵命。』他把煎炒鍋拿了來，把魚刮了，放進鍋去。他剛要把魚翻身的時候，只見牆又開了，走出一個巨大的黑奴來，手上拿着一根綠色的樹枝。『魚兒呵，』那黑奴說道，『你們忠心了

嗎？」他們抬起頭來，照前一樣的回答道：

『回去了，我們要回去了；

我們都該忠心了；

假如你再要拒絕呢，

我們也要同樣的待你了。』

那黑奴隨把煎炒鍋一傾，那些魚登時都變做了烏炭，他去了，牆也就關了起來。

黑奴去後，那教皇說道：『這是一件不能秘而不宣的事情。這些魚真有些神秘。』他又叫人把那個打漁的叫到面前來問他道，『你拿來給我的魚是從那裏來的？』

那打漁的回答道，『是在城外山後一個湖裏打來的。』

那教皇問道，『有幾天的路程呢？』

『呵，我的教皇，』那打漁的回答道，『不過半小時的路程哩。』

那教皇十分驚異，立刻召集兵隊保護着他到那裏去。他們先爬上山頂，再下山便到了那一片荒涼的所在，他們生平從不曾見過這些地方。那教皇和他的軍隊都很詫異，只見那裏果然有一隻湖，湖裏又有魚，那些魚真個有四樣顏色——紅的，白的，藍的，和黃的。

那教皇說道，『如果這湖和魚的故事打聽不明白，我不但不要去坐我的那個寶座了，而且也不要進城去了。』

他把國務大臣叫了來對他說道：『我已經心決意定，今晚要獨自一人去把這湖和魚的來歷探聽明白。你去坐在我的營門外面，無論什麼人來問，只對他說，「教皇已經有令，不許任何人進宮。」』

國務大臣真無法勸得他把計劃取消，那教皇化起裝來，掛上他的刀，動身去了。他走了兩夜和一日，遠遠地看見有一件黑色的東西，漸漸走近去，原來是一個黑石頭造成的皇宮。

那教皇輕輕的把門敲着，但沒有人回答。他敲了三番四次，也沒有人接應。他自言自語的說道，『這裏面一定是空空的無疑了，』他打走廊走到裏面去，只見裏面有一個極華麗的大廳。當中有一個四隻紅金獅子裝成的噴水泉，那些獅子的嘴裏都噴着乾淨的水。圍繞着這個噴水泉，有鳥雀飛着，皇宮的頂上都佈了網，防着他們飛出去。那教皇看見這種情形，好生奇怪，但他竟找不得一個人可以問問他關於湖魚和皇宮的來歷，心裏非常納悶。正想着，他走到了一個門前，大開着，上面還掛着帷幕。在那房中，坐着一個美少年，身上穿着金繡的綢袍。教皇對他行了禮，那少年，依舊坐着，嚴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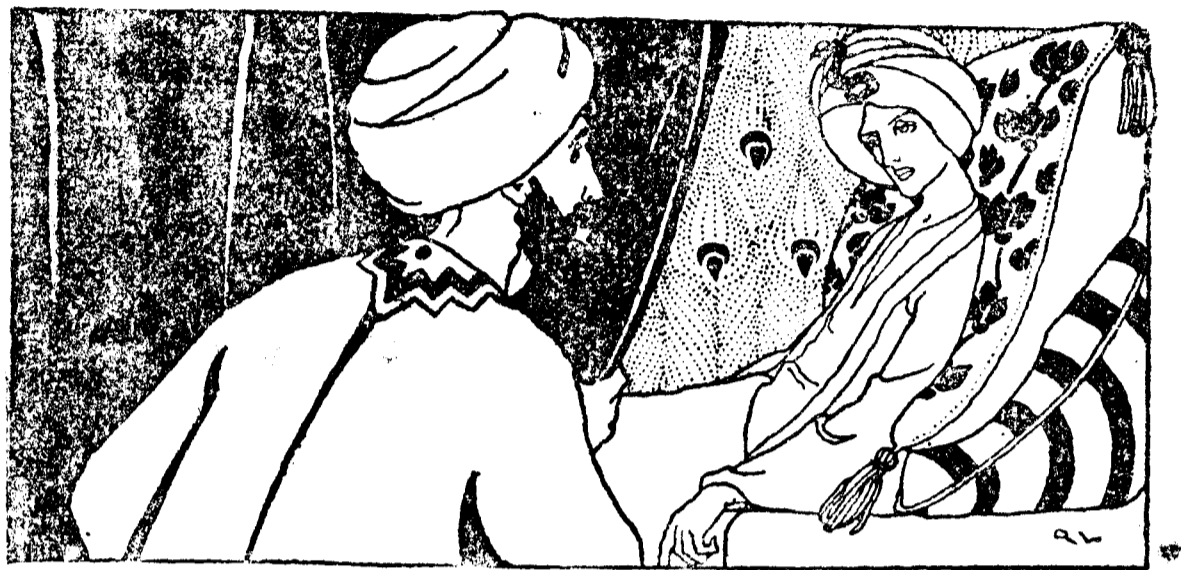
回了他一個禮，說道，『先生，不曾站起來迎接你，對不住的很。』

『少年，』那教皇說道，『請你把那湖和裏面的各色的魚大略說給我聽聽，請你也把這個皇宮和你爲什麼獨自坐在這裏的原故告訴了我。』

那少年并不回答，只有眼淚從他的眼睛裏直流下來，嗚嗚咽咽的，十分淒慘。那教皇又道，『你爲什麼這樣哭呢，少年呵？告訴我你的痛苦的原因罷。』

『我怎麼能夠忍得住不哭呢？』那少年說道。伸一伸手，他提起他的袍襟，啊！自腰至踵，他是石頭的。

『你聽，王呵！』他說道，『我的故事真很奇怪哩。』他就照着下面的樣子說下去了：



黑島的王

「我的父親從前是這個皇宮左近的城市裏的國王。環繞着這個湖的四座山先時都是些小島，他也是這些島的主人。我接位的時候，就和我的表妹結了婚，有一個時期，我倆很親愛，也很快樂。但是有一天，我閉着眼睛在牀上躺着的時候，我聽見替我打扇的兩個小丫頭談起話來。

「我們的主人不知道要怎樣的不快活哩，」這一個說道，「要是他躺在這裏，知道了他的妻子

現在是在那裏消遣她的光陰！」

「自然的，」那一個說道，「但是他怎麼會知道她幹的事呢？每晚她給他一杯裏面滲了睡藥的酒喝了下去，非到第二天，她把一種香放在他的鼻孔裏把他燻醒，他是再也不會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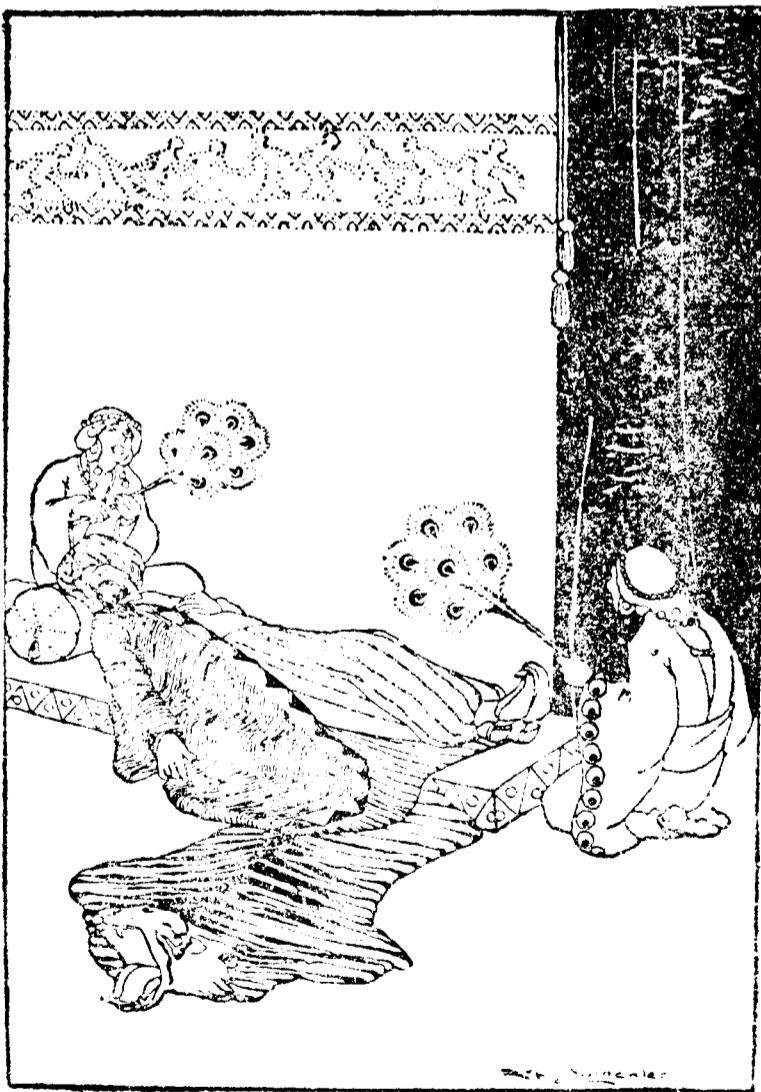
「我聽了這些話，又煩惱，又詫異，但是我依舊假裝熟睡着。一會兒，我的妻子和平時一樣走了進來了，我們就一塊兒坐下來吃了晚飯。飯後，她便照她的規矩拿了一杯藥味酒來給我，我假裝喝了下去。然後我躺了下來好像沉沉地睡了，那時候她覺得事事都如她所料，她就穿上她的最值錢的衣服悄悄地從宮裏出去了。」

「我不給她知道，跟定了她，她到了城門邊的時候，嘴裏只是咕嚕着，一點也不懂是什麼意思。鐵練放了下來，門自己開了，我們走了進去。那門

隨即又關了起來。我們在垃圾堆裏走了一會，她並不知道我跟在後面，她就走進一個茅棚裏去了，只見在一堆柴草上面，躺着一個巨大而且骯髒的黑奴。他一見我的妻子就老大無禮地侮辱地接住她，又責備她無情，又對

她說他心中真不樂意。我很明白，她已經着了厲害的妖術了，但這個妖術，我也無法闡明，無法解除。

『我看見她在那隻腳色跟前，低聲下氣的，並且柔順地忍受他的責備，



我氣昏了，拿起我的刀來剝了他一下。我相信已經結果了他的性命，又相信我的妻子也解脫了她身上的妖術了，我就照來時的路連忙回頭便走，不等她知道什麼一回事已經發生。

『我第二天早起醒來又聞見同樣的氣味，我以為是作了一個噩夢；但是不一會兒，只見我的妻子的眼睛紅紅的，流下淚來，面上現出十分憂愁的樣子。就是那一天正午的時候，她走來對我說道：「我的爺，我得着了個極壞的消息。我聽說我的母親死了，我的父親又在戰場上打死了，我的兩個兄弟也沒有了，一個被蛇咬死了，一個從山上跌下來跌死了。請你許我離開這裏去吊唁他們。」』

『我隨即答應了她，因為我希望她藉此恢復理性，整整一年，我再也不去驚吵她。到了年底，她回來求我替她造一個墳墓，或是紀念祠，她就從此

要到那裏去過日。我覺得這樣去避避災亂也好，我就對她說道，「這樣辦於你也好，」無非是希望她的心境漸漸快樂一點。後來，過了兩年，有一天，我又跟定她到紀念祠裏去。在那裏，我看見那個黑奴還活着，只是不能說話了，是她把他帶到那裏去的，她天天都要去看他。

「不一會，她知道是我，跳着脚，叫喊起來道，「這都是你幹的好事！他躺在這裏三年了，半死半活的，你於今也會落到我手裏來了嗎？用我的妖術的權力，我要叫你變成一個半身是石頭，半身是人的！——這是你看見的了。她還不滿足哩，又到外面去把我管轄的國土變換了，把城子變做了湖，把小島變做了四座山團團的圍住這湖，把百姓都一齊變做了魚——回教徒變做白的，波斯道士變做紅的，耶穌教徒變做藍的，猶太人變做黃的。現在，這些都安排好了，她還要叫我受苦，天天還要給我一百重重的皮鞭哩。」

那教皇聽了這個故事，非常感動，恨不得立刻就跑了去責罰那個兇惡的婦人。『你儘管高高興興的，』他對那少年說道，『她要給你苦受，你不妨再忍耐一次，假如阿難有意，我一定來恢復你的自由。』

第二天，那教皇去躲了起來，等到那兇惡的皇后走進了她的丈夫的宮門的時候，他才連忙站起來，跑到那個少年說的有一個黑奴躺在一張床上的墳上去了。那教皇一刀就結果了那個惡徒的性命，又把他的尸身丟到院外去，他就在那黑奴睡的地方睡下來。一會兒，那妖婦回來了，輕輕地對着那個假的苦惱子說道，『你有什麼話和你的僕役說嗎？』

那教皇低聲說道，『你能不能不要叫我這樣受罪了呢？』

聽見她的管頭開了口，好不多高興，但是心裏總覺得他的話不免有點奇怪，那妖婦就說道，『唉！我給你什麼罪受了？』

那假的黑奴說道，『你也來把你詛咒你的丈夫的來詛咒我了嗎？快去解除了他的苦楚罷，事完再到這裏來。』

又害怕，又迷糊，那皇后只得跑到她把她丈夫安排在那裏的那個宮裏去了，拿起一盆水來，她嘴裏念念有詞，那水並不要火燒就沸了。她把這水倒在他身上，他立刻就站了起來。那皇后又對他說道，『快去快去，慢一慢你就是死了。』

十分感謝教皇來這樣搭救他，那少年國王連忙去躲了起來，等他回來，那妖婦飛也似的又到紀念祠裏去了。但是她的酬報這時還不會到手哩。

『樹是被你砍倒了，』從那床上發出聲音來道，『根却還沒有斬去哩。我天天晚上聽見四山當中的湖裏的魚跳躍着，那聲音真把我吵得很不安甯。你去把他們恢復了原來的模樣，再到這裏來罷。』

那皇后又連忙跑到湖邊去了，手裏掬起一些水來，她把這水往這邊洒一洒，向那邊洒一洒，一面念念有詞。不一會，湖變做了城子了，魚變做男子和女人了，四座山變做島了。市上人來人往的做買賣了，個個百姓都照前安居樂業了。

然後那兇惡的妖婦又回到了教皇的面前。『伸出手來，』她對他說道，還把他當做那個黑奴，『我來扶你起來。』

『你走近些，』他回答着，等她彎下身去的時候，他就拔出刀來也一刀把她殺死了。他連忙爬起來去找那少年，那少年感激得眼淚都淌下來了。

『你還是願意和我一塊兒進城去呢，』那教皇道，『還是依舊要在這裏呢？』

『賢王呵，』那少年道，『你知道到你的城裏有多少遠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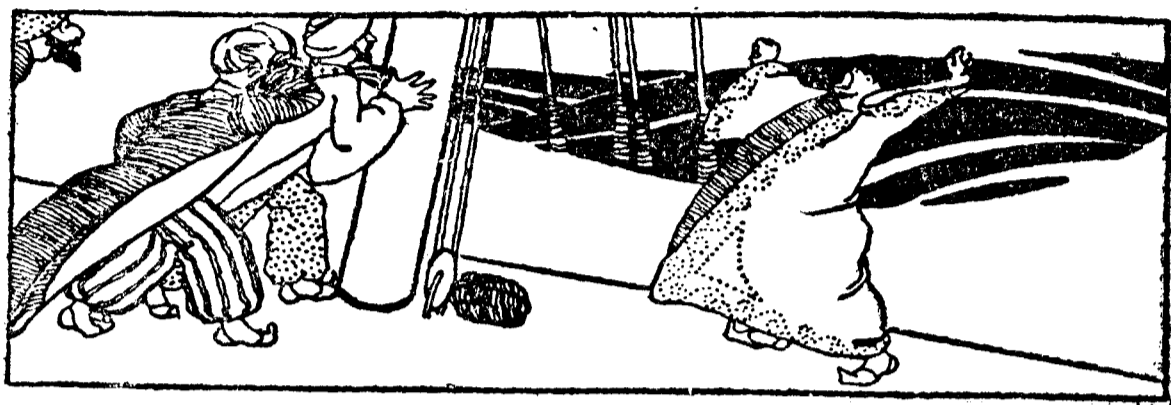
『兩日半的路程，』他回答道。

那少年道，『要是你在做夢，快快醒來！從這裏到你國裏要走一年光景哩，你兩日半便到了這裏，因為是着了妖術。但是，無論遠近，我今生決不離開你了。』

那教皇很歡喜，說道，『謝謝阿難，給了我一個兒子！』他們親愛地互相擁抱着。準備了十天，兵士們帶着各種貴重什物，保護兩王起程。他們在路上還不到一個足年就差不多到了教皇的京城了。他派了送信的先去通告將要回國，他的國務大臣連忙帶了全軍歡天喜地的出來迎接，因為他們覺得再要見他們的領袖一面好像是無望了。他的軍隊一齊在他面前俯伏在地，他隨即就進城去重登了寶位。

國事大定，那教皇對着國務大臣說道，『把那送魚給我們的那打漁的帶

了來！』那國務大臣就去把那送魚送出怪事來的打漁 叫了來，那打漁的走到御前，教皇重重的賞賜了他。他後來竟做了當代的一個大人物，他的女兒都做了王后。那位國務大臣後來封做了黑島王，那教皇和小王快快活活的一塊兒過了一生。



阿吉伯王子

——一個回教僧——

我是一個國王，又是一個王子，我的名字叫阿吉伯。我很公正地和善地管理我的國土。我的京城是在一隻大海的岸上，相離不遠還有許多小島。我既愛海，又有心去把許多小島遊遍。因此，我安排了十隻船，裝足了足以支持兩個月的糧食，開船出發。我們行了二十天，忽一晚，大風大浪，到天亮的時候，海裏才風平浪靜，那時恰好我們走到了一隻小島，就上岸去休息了兩天。我們再動身，一

走又是二十天過去了。但我們那時候覺得所到的水面實在奇怪，連船長都迷糊了，我們就叫巡士爬到桅桿頭上去探着探看。

『船長，』他說道，『左右看來，除了海和天，我什麼都看不見，只有遠遠的看得見前面有一樣東西，時而是黑的，時而又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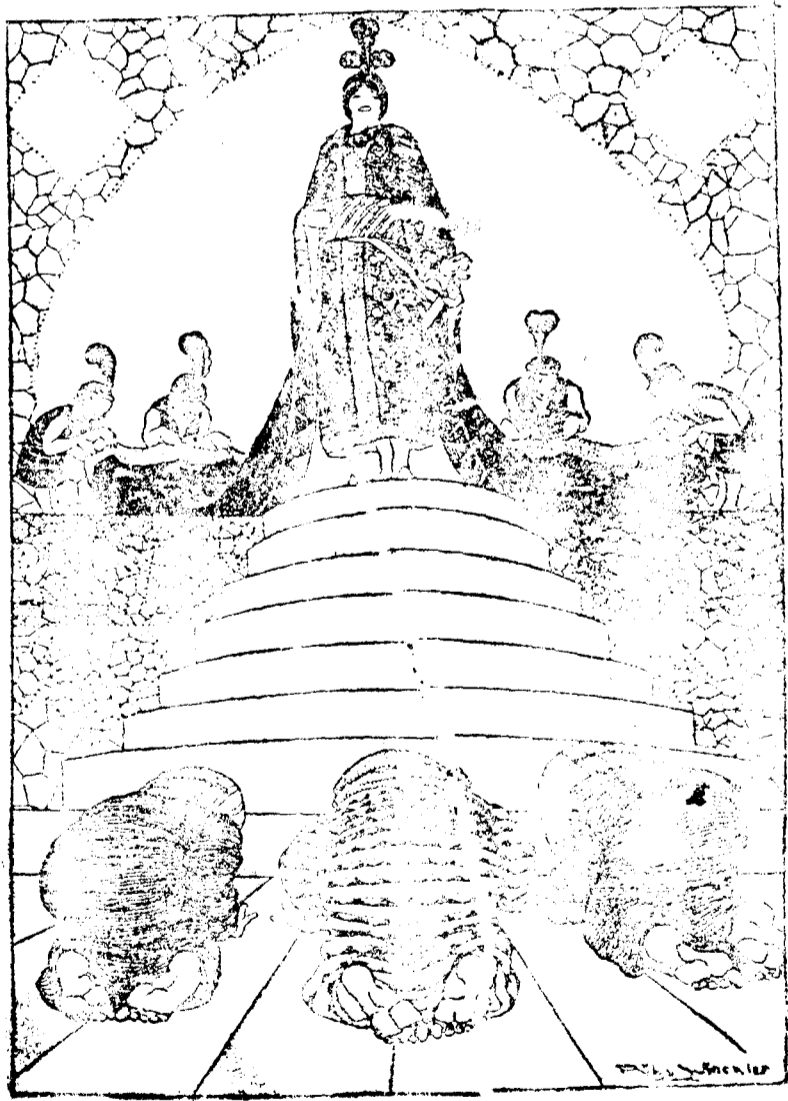
那船長把頭巾往甲板上一擲，叫起來道，『王呵，我們都是死人了！』

『快快告訴我們，你們看見了些什麼？』我命令道。

『陛下，』他回答道，『我們走錯了二十日的路程，再沒有風能夠送我們回去了。明天我們會走到一座叫做磁鐵石的黑石山。我們一走到相離不遠的時候，我們船上的釘都會飛了去貼在那座山上，因為阿難曾給磁鐵石有吸鐵的能力。這山上的鐵很多。因為有許多船隻都被他毀壞了。在那山巔有一座十根柱子造起來的銅屋，在那屋頂上又有一匹馬，馬上騎着一個人，也全

是銅的。那個騎馬的手裏拿着一桿槍，胸前掛着一塊鉛牌，上面有名號和符咒。要叫人送命的就是這個騎馬的，除非他在馬上翻了下來，他的符咒不會不靈。』

那一晚我們都睡不着，早晨就看見了那磁鐵山，航了去的時候，急流把我們轉了去，轉得我們把捉不定了。我們的船走得和磁鐵石相離不遠的時候，船上的釘，果然一齊飛了去貼在上面。那晚我們一個個都在那山下的



水面上掙扎着。有的打救起來了，有的水手都淹死了。我呢，爬在一隻船上的木板上，被風一吹吹到了岸邊。我在那裏碰得一條路，好像是一架梯子，引到石頭山頂上去。我喊着阿難，他的名字在這個時候是格外值得尊重的，於是我連忙一級一級的平平安安的到了山頂上去了。

我在屋下睡着，在夢中聽得有人說道，「客司伯王的兒子，你在腳下掘下去，你會掘得一把銅的弓和三支鉛的箭，上面都刻着符咒。你把箭搭在弓上朝着屋頂上那個騎在馬上的射了去；你就能夠拯救人們的大大的災難了。你射着的時候，他會翻到海裏去，那馬也會跌到你的腳邊來。你就把他埋在你掘起箭來的地方。事完的時候，海裏的水會漲得和山頂一樣平，水面上，你會看見一隻船，船上有一個銅人，（這人和那個翻到海裏去的大不相同）手裏會拿一把槳來給你。你上了船，千萬小心，切不可提起阿難的名字。十

日之後，他會把你送到一個平安的海口去，那裏，你自會找得你回國去的路了。』

我醒來的時候，我就依着那神秘的話一一去做。我對着那騎馬的一箭射去，他果然翻到海裏去了。那匹馬也果然跌到我跟前來，我就把他埋在那我掘起了箭來的地方。海水汎濶，真個也漲得和山頂一樣平了；又過不了一會兒，果然又看見海當中來了一隻船。那船走近來的時候，我看見上面果然又有一個銅人，胸前有一塊盾牌，上面刻着名號和符咒，我就一聲不響地上船去了。

那搖船的把我搖了十日十夜，果然又看見了海島，又看見了高山，太平無事了，我真好不多高興，叫起來道，『只有阿難，沒有上帝。』說着，那隻船登時掉轉頭來，把我一擻擻在海裏，我就一直沉到了海底。

我是會泅水的，泅了一日一夜，我的手膀和肩膀都疲乏了，只好由着水勢漂了去。一會兒，海裏刮起了大風來，一個大浪，又把我捲上了乾灘。我爬上岸去，隨即把我的衣服絞乾，鋪開晒在地上。天亮的時候，我才穿起衣服，四面八方的打一看。忽然看見有一座大樹林，我走了去瞧瞧的時候，好像是在一隻小島上面，四面都是海圍着似的；我說道，「我剛脫危險，不要又衝着更危險的危險。」我那時真很淒涼，只見遠遠地又來了一隻船，我就爬上一棵樹去躲在枒枝裏面。不一會子，那隻船進了口，我一眼看見十個黑奴上了岸來，一個個荷着鐵鍬，走到島當中，掘了一會，掘起了一個活門。他們然後又都回到船上去把麵包啦，麵粉啦，油啦，蜜糖啦，坐褥啦，地氈啦，以及一切用來佈置一個住處的東西搬了來，一直搬到船上帶來的東西都搬完了才停止來來去去。

他們一齊走出船來了，背着非常華麗的衣服，人叢當中只見有一個老頭子，一手攙着一個少年，那位少年長得好有氣派，非常可愛。詩人對於他一定會這樣說：

他們帶了美女來和他比一比，

美女也覺得羞愧而胆寒了。

他們說，『你曾見過這個一模一樣的人兒嗎？』

美女說道，『他真個是天下無雙的。』

他們都到地底下去了，在下面耽擱了約摸有兩個多鐘頭；隨後，那位老頭子和黑奴們又到外面來了，但不見那少年。他們把木板門照舊關好，又把泥土堆上，回到船上，開船去了。直到看不見了他們的影子，我才從樹上爬了下來，走到眼見他們蓋好的地方，把泥土搬開，開了木板門，細看那門，

很像一塊磨石。到下面去有一疊梯子，我看見底下有一個小巧的房間，那少年在裏面坐着，靠在一個綢的坐墊上面，面前供着香氣撲人的鮮花和水菓。

他一眼看見了我，面色登時青白了，但我和他行了一個禮，說道，『你儘管放心，不要害怕；我決不害你。我也是和你一樣的一個人，也是一個王子。請你把你的歷史說給我聽聽，再告訴我，你爲什麼跑到這個地底下來住着。』

他這才高興起來了，面色也轉了，他說：『我的哥哥，我的歷史說來很稀奇哩。我的父親是一個珠寶客人，他有好幾個奴才替他跑到遠地別國去做買賣；他也和一些國王有交易來往。我不會出世的時候，他是一個小孩子也沒有，他有一晚忽然夢見他會有一個小孩子了，不過這個小孩子的壽命很短。他就很苦惱地醒了。我出世之後，他就跑去請教看相的，那看相的對他

說是我只會活到十五歲，以後我的生命就有危險了。他們又說明怎樣危險：

「在危險海裏有一座磁鐵山，山頂上有一個騎着馬的銅人。這個騎馬的在他騎着的馬上翻下來之後五十日，你的兒子就要死了，他會被客司伯王的兒子阿吉伯殺死的。」

「十日前聽見一個消息，那個騎馬的已經翻到海裏去了，是被客司伯的兒子阿吉伯打翻了的。因此，我的父親來在這個泥地底下造了這個地方，讓我平平安安的躲過這四十日的災難。我的故事就是這個了。」

我心裏道，「我其實就是阿吉伯王，但我是絕對不會把他殺死的。」我於是對他說道，「天呵，要是阿難願意的話，你是一定能夠避免災難和死亡的；我一定同着你住在這裏，伏侍你，將來送你回家，順便打那裏歸國。」他聽了我的話，十分高興，我們就坐在一塊兒歡歡喜喜的閑談起來，一

直談到晚上，我才站起來點上一支蠟燭，和他吃飯，喝酒，吃糖果。他睡下去的時候，我把他蓋好，我才睡覺。第二天早起，我把他輕輕的喊醒，又取了水來給他揩面，拿了飯來給他吃。我又替他做了一個棋盤，給他娛樂。我這樣待他，我的心裏真很愛他了，我心裏說道，『看相的真扯謊！我決不會殺死他的。』

像這樣過了三十九天，在第四十天的早晨，他對我說道，『我的哥哥，今天已是四十日要過去了。請你替我燒一些水，讓我洗一個澡，換換乾淨衣服。』

『好，』我回答他，一面替他燒了許多水給他。

他後來又說道，『我的哥哥，替我摘一個瓜來，把他加一些糖，加得甜甜的。』

我飛也似的去摘了一個瓜來，對他說道，『你有刀子嗎？』

『刀子在我的頭上的架上，』他回答道。我正在要把那刀抽出鞘來的時候，我的脚一滑，我重重的一交跌在那個少年的身上，那把刀子就照命運註定的一戳戳進了他的心裏去了。我看見他已死，我很悲傷的哭起來，說道，『我的命運真不幸。這個少年的父親和他的僕役們來的時候，看見他躺在這裏死了；他們知道一定是我把他殺死了的，一定也要殺死我了。』

我連忙起身上了梯子，走到外面，把木板門關好，又把泥土照前堆了起來。那時候，我朝海裏一看，啊呀！一隻船望島上開攏來了，我非常驚慌，連忙爬到一棵大樹上面去躲了起來。僕役們和那老頭子一齊上了岸，他們發現了慘事的時候，一齊悲哀地大聲呼號。他們把那少年用綢袍裹好，看見他的父親也已經昏暈過去，就把他們兩個一起送上船去，立刻開船走了。

我依舊在這個島上住了一個月，那時候，海裏的水往西邊退了。月底我居然能夠打那不曾退盡的淺水裏走到陸地上面去了，在那裏，我看見白茫茫的一片片沙漠，那怕是駱駝，都會沒了他們的腳。我又遠遠的看見一種射人眼睛的東西，我料定是火了，但我走近前去，原來是一個皇宮，門是銅的，被太陽映得那樣亮光閃閃的，耀人眼目。

我慢慢的走到那皇宮門口的時候，有十個少年人朝着我走了來，穿著得很華麗，但一個個都瞎了一隻右眼。又有一個老頭子同他們在一處，我一眼看見，十分詫異。他們和我行了禮，又問我的來歷，我就從頭至尾的告訴了他們一遍。然後他們引領着我進了那座皇宮，我看見有十個藍呢套的坐墊，又有一個較小的放在當中。那些少年一個個都在自己的墊子上坐了下來，隨後那個老頭子就居中坐下了。他們這才對我說道，『請坐，少年，在地上。』

你再不要問我們到底是在幹一回什麼事，也不要問我們爲什麼都瞎了一隻眼睛。」

一會子，那個老年人把吃的喝的一齊拿來給我們了，我們就談起我的遭遇來，一直談到深夜。那時候，那些少年人對着那個年老的說道，「把平時給我們的給我們罷，」那年老的就起身去拿了十個蓋着的托盤來，是重疊起來的。他在每一個少年人面前去擺了一個，又點起十支蠟燭，每個托盤裏安了一支。事畢，他才把蓋子掀開，我看得很清楚，裏面原來是一些烏炭和烟煤！那些少年都把袖子轉了起來，伏在地上哭泣着哀悼；又把臉都弄黑了，哭着道，「我們是安坐着的，但我們的不相干的驚異使我們不能安寧了。」他們這樣一直弄到天亮，才洗臉換衣。

我看見這種情形，實在覺得太奇怪了，再也忍不住不問問他們這種奇怪

的禮節的意義。『少年，』他們回答道，『與你無關的事情，你最好不要詫異。』他們都去睡了，我也只得和他們一塊兒睡去了。我和他們同居了一個月，我的驚異之心，一晚一晚的加甚，竟弄到吃不下，喝不下了。最後，我對他們說道，『少年們，如果再也不允許我知道這些事的意義呢，還是讓我離開了你們回去了罷。』

『少年，』他們回答道，『我們的勸告你要聽從才好，不然的話，你也會瞎掉一隻眼睛哩。』但是我始終要求他們說個仔細，他們後來才答應，說道，『倘若你犯了這種罪惡，我們再也不能夠引你做我們的伴侶了。』

他們拿了一隻死的公羊的皮來鋪在地上，又給我一把刀子，對我說道，『你睡在這羊皮上，我們來把你縫起來，由你在這裏，我們要走開了。一會子，有一隻叫做鵬的鳥會飛到你的面前來，他會用爪子把你鉤住，飛着，把

你送到一座大山上面去。那隻鳥停住的時候，你便用刀子把皮割開，走了出來，那時候那隻鳥吃了一嚇，就會飛開去的。你起身走一日半光景，你會走到一個皇宮，那裏的金子和寶石異常光耀奪目哩。你走了進去，你遇到的事情會和我們遇到的一樣，因為我們都是已經到過那個地方的了。假如要我們來把我們的故事說給你聽，那非費許多時間不可，我們的眼睛瞎掉了一隻，各有各所遭遇的危險。』

他們把我縫在皮裏，又把我放到宮門外面的空地上去。那隻鵬果然如他們所說的來把我帶走了。我把皮割開，走了出來的時候，那隻鳥就飛走了，我就一口氣向那皇宮跑了去。門是開着的，我一直走進了一個大廳子，那廳子上面一共有四十個門，都是檀香木和楠木造起來的，又都包了金子，裝着銀環。在室裏的那一頭，我看見有四十位小姐，一個個都很標致，真個是花

容月貌。她們都向我走了來，說道，『歡迎，歡迎！我們望你來真望得很長遠了。從今以後，我們都是你的女僕了，你要怎麼樣差使我們，儘管隨意好了。』

她們隨即又去拿了許多吃的東西來給我吃，美酒來給我喝。她們看見我到了，真個有說不盡的高興的樣子。我失口說道，『這個生活真個是快樂的生活。我要永遠在這個地方住下去了。』

差不多有一個年頭，我都是這樣度日，但是到了年底的時候，那四十位小姐一齊都哭哭啼啼的哭到我的面前來，對我說要再會了，又都依依不捨的貼住我的袍子，我老大詫異。

『你們有什麼苦楚呢？』我問她們道。『假如你們還要這個樣子，我的心真要碎了。』

她們這才回答我道，『我們都是些國王的女兒，我們一塊兒在這裏住得很久了。每年我們只離開這裏四十天，然後都回來在這裏耽擱着，吃也在這裏，喝也在這裏，歡樂地過日。我們現在都要走了，我們哭着，爲的是生怕你不依我們的話，當我們不在這裏的時候，那麼我們就從此再也不能和你相見了。要是你能夠依着我們的叮囑呢，那便是再好也沒有的。你拿着這些鑰匙罷。這是開那四十個門的，一管鑰匙能夠叫你娛樂一天。三十九處都是你能夠享玩的，但是要小心謹慎，不要去開那第四十個門（就是那個紅金做的門），如果把那個門開了，你就再也不能夠和我們重見了。』

『我一定不會去開那個金門的，』我對她們說。於是她們都和我說了再會，動身去了，只把我一個冷靜靜的撇在宮裏。

到了晚間，我把第一個門開了，我原來是在一個果樹園裏面，那園裏有

好看的野樹，美麗的小鳥，奇異的花卉。我在樹叢中徘徊着，什麼都歡喜，直到我看夠的時候，我才走了出來，把門鎖上。第二天，我又去開那第二個門了，我原來又是在一個大廳子上面，那廳子上排列着小櫥，櫥裏面滿滿的盛陳着珍珠翡翠以及各種各樣的寶物，口難盡說。我看見如此情形，高興得什麼似的，心裏說道，『我真要算是一個真正的國王了，這些財寶都是我的了。』

我在那裏過了三十九天，除了那紅金做的，所有的門，我大概都去開過了。但是我的念頭終於被好奇心所激動，那怕只消再等待一天，我再也忍不住不去用那一管禁用的鑰匙了，終於把他配在那個紅金的門上。我把門打開時，猛聞得一陣異香，我就登時失了知覺，躺倒了，但過不了一會子我便醒了轉來，看見一個地方，有燈和燭，發出強烈的香味來。當中有一匹馬，真

和深夜一般的漆黑，安了金鞍韁，站在兩個水晶的馬槽前面，一個馬槽裏面盛滿了芝蔴，一個馬槽裏面裝滿了玫瑰水。

那時候，我的精神來了，我就騎了上去，但見那匹馬動也不動一動。我用腿把他兩邊一夾，他依舊不動，我就用棍子打他。那匹馬吃了打，大叫起來，雷鳴似的，伸開一對翅膀，馱着我一飛飛到人們看也看不見的半天雲裏去了。一會子，那匹馬把我一放放在另外一個皇宮裏的走廊下，在那裏，他把我丟下了馬背，用他的尾巴把我狠狠的一掃，我的右眼就打壞了。隨後，那匹馬就飛了去了。

我走進宮去，原來我又到了那些都坐在藍套的墊子上面的十個獨眼少年一處來了。他們看見我的時候，一起都叫起來道，『快快走開！這裏是不歡迎你的了。』他們隨即把我趕出了門外。我於是把我的鬍子和眉毛都剃掉，

做了一個回教僧，在世上東西飄泊，像你現在看見我的這個樣子。



駝子

古時候，在拜爾沙南城裏，有一個裁縫，他最喜歡尋開心。他出去的時候，總要同着他的妻子，因為要這樣才覺得愉快。有一天，他們回家的時候，遇見一個很快樂的小小的駝子，他那模樣給愁容滿面的人看見也會發笑，把什麼苦惱都會忘掉的。他們夫妻就走上去請他到家裏去吃晚飯。他跟他們到了他們的家裏，那裁縫連忙就到市上去買辦炸的魚哪，麵包哪，檸檬哪，糖菓哪，來備辦晚餐。

他們坐下來吃了一會以後，又高高興興的閑談起來，那時候，有一塊又大又尖的魚骨頭骹在那駝子的喉嚨裏去了，可憐他的壽命已經圓滿，他就一命嗚呼了。

『唉！可憐的朋友，』那個裁縫叫起來道，『他居然會死在我們手裏，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怎麼還好耽擱時間去哀痛他呢？』他的妻子說道，『快快起來把他抱在你手裏，蓋住他的面孔，把他送了出去。我在你前面走，要是碰見人，你就這樣說：「這是我的兒子，他病了。我們把他送到醫生那裏去。」』

那個裁縫連忙把那駝子抱在手裏，跟着他的妻子走了出去，看見他們的人都說道，『原來是小孩子病了。』

他們一面走着，一面問醫生，最後朝着內科佳爲西的屋裏走了去。他們

把門敲了敲，一個丫頭跑出來問他們有什麼事情。

「我們的小孩子生病了，」那個裁縫的妻子說道，「我們想請醫生把他看一看。把這錢交給你的主人家，請他快下樓來把我們的孩子看一看罷。」

那丫頭上樓去了，裁縫的妻子隨即對着她的丈夫說道，「把駝子丟在這裏，我們快走！」

那裁縫把駝子一背背到樓梯頭，靠在牆上，輕輕巧巧的同着他的妻子走



了。一會兒，那位醫生，想着有一個有錢的病人來照顧他了，連忙來替他開方。他還沒有走了一級，因為黑漆漆的，把那個小駝子一絆，他就骨碌碌的一直滾到了樓底。他大聲地喊那丫頭快拿火來，她拿到的時候，他發時看見那個駝子已經死去。

『伊思特娜絲呵，媽絲愛司呵，阿朗呵，佳華呵！』那內科醫生胡亂喊着。『我把病人跌了，從樓上一直跌到樓底，現在已經死了！』

他隨即去把經過的事情告訴了他的妻子，她對他說道，『你爲什麼還要耽擱時間？天亮的時候被人看見，我們兩個都是沒命的了。我們快從屋頂上把他放到隔壁回子家裏去，我們才不會受累。』

那隔壁的一家是一個教皇的管家，他這個人時常要從教皇的廚房裏偷一些七七八八的東西到家裏來的；但是貓子和老鼠以至於狗都時常要來偷吃，

因此，他的收藏時有失落。那位內科醫生和他的妻把駝子背到了屋頂上面，然後放了下來，把他從通氣洞裏送進了隔壁的院子，望牆上一靠，走了。手續剛完，那個管家的恰好回家，一眼看見一個人站在院子裏面，叫起來道：『哼！我終於捉到你罷？我還當是貓和狗常來搶劫我，原來是你！我一定要親手來辦你！』

說着，他拿起大棍子，把駝子打了一頓，打的他躺在地上。那管家看一看時，原來沒有了氣，他老大驚慌起來。他把駝子的尸首背到市上，靠在一個黑漆漆的角落頭裏一家店鋪的牆上，飛也似的回頭便走。

將天亮的時候，有一個整夜在外的生意人，喝了許多酒，剛好打那裏走過。看見巡士走近來了，他就去躲在那個黑漆漆的角落裏，就是那個管家放着駝子的地方。那尸首一翻翻在他的身上，他以為有人捉狹他，那個生意人

登時捏起拳頭來，對着那個連他也並不知道是誰的敵人亂打了去。

一會兒，巡士走近來了，看見正在相打，他叫起來道，『來，到底爲了什麼事？』

『這個惡棍想把我的頭巾扯去哩，』那個生意人回答着，於是，巡士說道，『走開就完事了。』

那個生意人站了起來，巡士一眼看去，只見那個駝子已經死了，叫起來道，『這真是一件妙事，一個基督徒會殺死一個回教徒！』他把那個生意人一把拖住，捉將官裏去了，關了一晚。

第二天，官府出庭，看見駝子已死，命把兇犯立時絞決。他們隨即把絞架安排起來。那行刑官便把一根索子往那個生意人的頸子上一套，正要把他吊起來的時候，忽然看見教皇的那個管家，剛從那裏經過，看見一大羣人，

他大聲地對着那個行刑官叫起來道，『住着！住着！把駝子殺死的是我。』

『這是怎麼說？』官問道。

『昨晚我回家的時候，』那管家回道，『看見一個人從通氣洞裏進來偷我的東西，我立刻拿起大棍子把他打了一頓，不想一打就打死了。後來我只好把他帶到市上去靠在一家牆上。我殺死一個回教徒還不夠了嗎？又要殺死一個基督徒，我的良心怎樣過得去呢？』

那官聽了，對着那行刑官說道，『放了生意人，把這個自己招認的吊起來！』

那根索子又套在那個管家的頸上去了，他們正要把他吊起來的時候，忽然又看見那個內科醫生衝到絞架旁邊大聲叫起來道，『住手！不是別人，是我把這個駝子殺死了的。昨天晚上，我在家裏坐着的時候，有一個男子一個

婦人來敲開門來，給我的僕人一個「寬特丁拉」，說是他們帶了一個有病的孩子來了，叫她請我下去診治。她走開的時候，他們就把這個駝子搬進屋來放在樓梯頭。我在黑地裏把他一絆絆翻了，他就一直跌到了樓梯底下去了。我看見他已死，我就把他背到樓上，從通氣洞裏把他送到管家的家裏去，他是我的隔壁。他回家的時候，把他當做是一個強盜，就把駝子一頓打倒在地。我失手殺死了一個人還不滿足嗎？還要帶累別人死，我的良心如何過得去呢？」

那位裁判官聽了內科醫生的一番話，又對那個行刑官說道，「把管家的放了，吊起這個人來。」

於是那個行刑官帶着那內科醫生，立刻要把索子套上他的頭頸去了！那知道那個裁縫又在人叢裏擠了出來，大聲叫道，「住手！殺死他的是我！是

這麼一回事。昨天晚上，我碰見這個駝子，就請他到我家裏去吃晚飯。一片魚腩在他的喉嚨裏，把他塞住，他登時就死了。我們把他扶了起來，我的妻子和我，隨即把他帶到內科醫生的家裏去，到了那裏，就把他放在樓梯頭。內科醫生走出來的時候，一脚把他絆翻了，他就以為是他把他弄死了的。」那時候又問着那個猶太人道，「這是實話不是？」『是的，』那個內科醫生說。那個裁縫隨即對着行刑官說道，『那麼讓這個猶太人走，把我吊



起來。』

那吊人的又把索子拿來套上裁縫的頸子，一面說道，『吊起你來又放下他，吊起他來又放下你，實在麻煩夠了，到後來還是一個也吊不起來！』

那裏知道這個駝子是教皇面前最喜歡的一個談諧的脚色，教皇一刻都不能離開他。因為有一會不會看見這位談諧的朋友了，教皇就向着一個庭臣問起他來。

『我的王呵，』那人回答道，『審判官調查起來，他已經死了，現在正在捉拿兇犯，要把他絞死；但是上綁的人正要依着命令把兇犯行刑的時候，來了一個又來了第二個，來了第二個又來了第三個，來了第三個又來了第四個，一個個都承認他自己是正兇，並且都把他自己怎麼犯出這樁案子的原委對着審判官招認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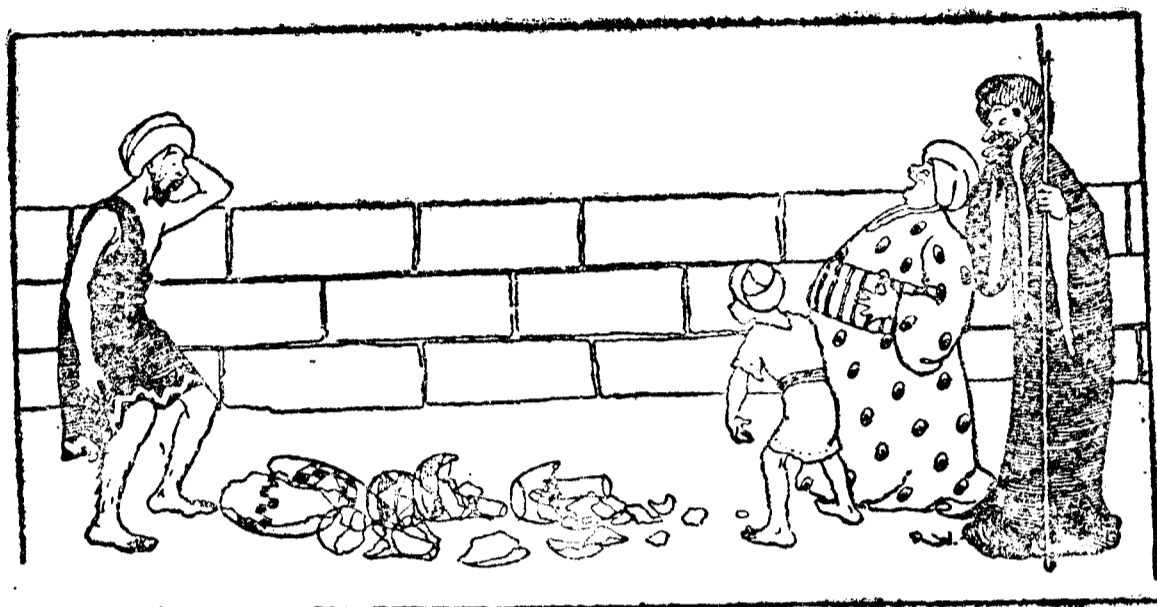
當下那位教皇聽了這話，就對着他的一個侍臣道，『到審判官那裏去把那四個人一齊帶到我這裏來。』

於是那位侍臣立刻就到刑場上去了，那時候，正在那裏要把那個裁縫上起綁來，他登時就叫他們住手。然後他把教皇的旨意告訴了審判官，隨即把那個裁縫，那個內科醫生，那個管家的，和那個生意人，並且還把那個死了的駝子帶在一起，到他的主子面前來了。他到了主子跟前，俯伏在地，把以前的情節細細的說了一遍。教皇聽了，覺得這真是一樁奇怪的事情，而且很有趣味，就叫把這件事一字一字記了下來，又對着庭臣們說道，『你們有誰曾經聽見過一個故事，比這個駝子的故事還格外希奇古怪嗎？』

正說着，那個生意人走了出來說道，『王呵，要是你老赦了我，我來告訴你老一樁事，這樁事是我親身遇見的，說起來，委實比這個駝子的故事還

要奇怪哩。」

「講來給我們聽聽，」教皇說道。



阿爾納司喬

——剃頭匠的第五個兄弟的故事——

我的兄弟阿爾納司喬，王呵，他是一個苦惱子，常常要靠討飯過活。我們的爺病死了，他老人家遺留給我們弟兄每人只有一百塊銀子。我的第五個兄弟得到他的一份的時候，不知道怎麼樣才好了，後來才想到用這筆錢去辦各種各樣的玻璃器，做這行買賣倒是可以生利的。他於是把一百塊銀子完全辦做了玻璃器，放在一隻大籃子裏

面，坐在一條凳子上，背脊靠着牆。



他坐在那裏等待他的顧

客的時候，忽然高興起來，自言自語的說道：『我所有的財產委實就是這些玻璃器了。我要把他賣出兩百塊銀子來，用這宗錢，再去另辦一批，那是一定能夠賣成四百塊銀子來的。我就這樣買

進賣出的，一直做成一個很大的家私。那時節，我要開始買賣各種各樣的貨物以及珍珠寶貝了，這些是更能賺大把的白花花的銀子的。而且也一定要買

一座大房子了，用起家人僕役來，備起金鞍駿馬來，我成天成晚的只是吃，喝，聽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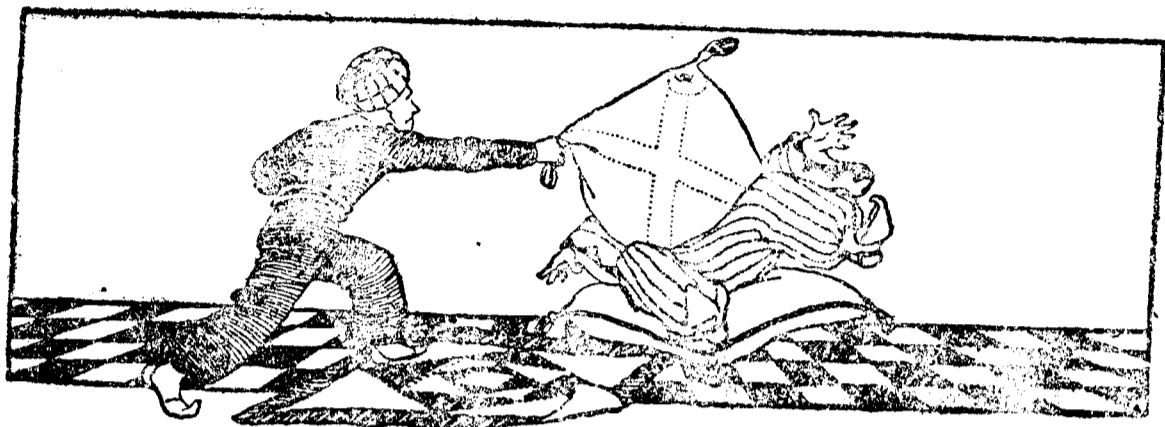
『然後，』他又接下去說道，『我再要想法把國務大臣的女兒娶了來，因為我聽說她是很標致的，什麼人都比她不上。我送她一千金子的妝奩。要是她的父親答應，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要是不答應的話，這也沒有二話，我就用權力把她娶了過來。我天天騎在我的馬上，前面是僕役護衛着，後面是長隨簇擁着，人們見着我一定要請安問好了。那時候我使去會國務大臣，他一定也要站起來恭恭敬敬的請我到他的私室裏去坐的。我登時就叫我的一個僕人拿出盛了妝奩的袋子來交給他，另外再加一袋，他一定明白我是一個十分慷慨而尊貴的人了，而且也相信在我的眼裏，把這個世界真個看得比什麼還渺小。他和我說十句話，我只回答他一兩句。

「到了結婚的晚上，我穿起華麗的衣服，我的妻子走到我面前的時候，我，搭足架子，鄙棄她，連瞧也不去瞧她一眼，一直等到她的陪嫁娘說道，「我的爺，你的妻子站在你面前哩。開恩看她一看罷。」那時候我抬起頭來瞧她一眼，爲了我的心裏是高傲的，我又是一個見多識廣的人。一直到禮節完成的時候，我總是這個樣子。」

「她的媽媽一定要和我說了，「我的姑爺，你瞧瞧伏待你的人兒，和她親熱一親熱罷。」那時候我的妻子自然會捧着一尊酒到我的面前來，但是，讓她儘在我的面前站着，我只懶懶的躺在我的金色的墊子上面。她自然舉催我，把杯子湊到我的唇邊來，但我舉起我的腿子來只把她這樣一踢——」

這麼說着，他順脚一踢，踢着了玻璃器的籃子，那隻籃子重重的翻在地上，把裏面的什麼都打粉碎了。

路過的人看見他在哭着，又很失望地把自己的衣服撕扯得不成樣子。有的很可憐他；有的注意也不來注意。有一個漂亮的婦人給了他一隻袋，裏面有五百塊銀子。有一個時期，他却還是一個很舒服的人。但是阿難終竟搭救不了一個呆子！後來，他又被賊偷了，又被賊打了。我聽見他的苦難，已經仍舊把他帶回城來，再給了他一些錢。



拜米西德的酒席

——剃頭匠的第六個兄弟的故事——

我的兄弟蕭喀班克，忠實的司令呵，他從前是一個有錢的人，但是他後來窮了，非討飯不可。有一天，他照平時一樣出到外面去沿門求乞，在路上看見有一座華麗的房子，門前站了許多僕役在那裏迎送賓客。他就跑到看門人面前去求他們給他一點什麼吃的。

『進去，』有一個對他說道，『你要什麼東西，都可以在主人家面前去要。』

胆子大了起來，我的兄弟就走進那所大屋子裏面去了，原來是一個很輝煌的大廳，砌着大湖石，掛着帷幕。廳上的一個房間裏面坐着一位有長長的白鬚子的老人。看見了我的兄弟，拜米西德站了起來，很客氣的迎接着他，並且問他應該怎樣替他盡一點義務；那時候我的兄弟就直捷了當的說是要一些吃的東西。

『怎麼！』老頭子叫了起來，『餓了嗎？你可以同我一塊吃飯。我叫他們趕緊安排飯菜。喂，孩子！打水來給我們洗手，招呼快開晚飯。』

蕭喀班克正要對他表示承他這樣慇懃接待的謝意的時候，那位老頭子搓着雙手，好像在洗手了。也並沒有孩子走進來，也不曾看見一個盤碟，也不會看見一點水，但是我的兄弟爲了禮節的關係，覺得總應該照着主人一樣的行事。

『請。』拜米西德道，『你一定很餓了。』委實並沒有東西拿了進來，但他却做出大吃的樣子，好像飯菜都擺在面前了。

『吃罷，我的朋友，』他又說道；『不要覺得難爲情，我餓的時候也是一樣難受的。』

我的兄弟也只得做出吃的手勢和喝的樣子來，那時候，他的東道主還只是叫着一樣一樣的上菜，却連影子也沒有。『喂，孩子！』他喊着，『替我們拿羊肉來，拿大麥湯來，我的客人也愛



加醬的鵝。來，試試這種裝櫃子燒的鷄。這種鷄你會吃過嗎？」

『不會吃過，』我的兄弟說，他那時肚裏實在餓壞了。『我從來不曾吃過這樣有味的好東西，』一面做出很歡喜的樣子吃那連影子都不見的東西。

隨後，拜米西德又還叫上別的菜，我的兄弟總是口口聲聲的讚好，直到後來，才說是實在再也一點吃不下了。

『但是，』拜米西德叫起來道，『你還沒有吃甜菜！吃一點這種很有味的蛋餅，不要等糖汁淌出來。』他一面催請着他的客人又是吃什麼水菓，又是吃什麼甜菜。

蕭喀班克對於這種的惡作劇實在覺得有點可惡，自己對自己說道，『他這樣拿我尋開心，把我當做呆子，我要叫他吃點眼前虧。』他又叫孩子去取酒的時候，我的兄弟說道，『啊，主人家，我決不能夠同你一塊兒喝酒。酒

是應該禁止的。」

『同我喝一杯罷。』拜米西德說道，我的兄弟只得彎下腰去奉陪。但是主人家第二次舉起那看不見杯子來挨近嘴唇的時候，我的兄弟狠狠的給了他一下，打的連屋子都震動了。

『這是什麼道理？』拜米西德叫喊起來，氣得索索的發抖。

『啊，我的主人，』我的兄弟說道，『你給我喝的真是希有的陳酒。你瞧，我喝了并不多就醉了，完全變做了一個瘋子了。』

拜米西德十分高興，笑着說道：『我真不知道拿過多少朋友尋過開心，只有你是第一個經得起開玩笑的。現在，我也不怪你粗魯了，你正式同我吃晚飯了罷。』

說着，他拍着手，僕人們就開出味道很好的夜飯來了，拜米西德說過的

那些菜蔬，一樣樣都拿了出來。我的兄弟和他的主人很相得，做了他的最知己的朋友，親近的伴侶，同居了足有二十年。到了二十年頭上，那位富翁死了，我的兄弟就不得不離開那個城子了。

*

*

*

國王聽了裁縫的故事，他說道，『這個故事，比那個駝子的故事，的確格外有味，還要奇怪。』他隨即叫他的侍臣同着那個裁縫去把那個剃頭的叫了來，說道，『把他帶來，讓我聽聽他怎麼說，或者你們都會無罪的。』

那侍臣和那裁縫登時去了，不一會就把那個剃頭的帶了來。國王把他仔細看了一看，原來是一個很老的老頭子，差不多有九十多歲了，面孔上無精打采的，跌氣十足。

國王看見他有點得意的樣子，笑着說道，『不聲不響的朋友，我歡喜你

把你的歷史說給我聽聽。』

『王啊，』那剃頭匠回答道，『怎麼有這許多人，又有這麼一個死的駝子在你面前呢？』

那時候國王便對着他的一個廷臣道，『把這個駝子的案子說給他聽聽，再告訴他關於那個醫生，管家，商人以及裁縫的故事。』

他的廷臣一五一十的說了，那個剃頭的叫起來道，『這真是一件奇而又奇的事。』然後他又說道，『駝子的死尸，讓我來看看。』

他們遵依了他，他笑得幾乎打跌。國王看見這個情形，非常詫異，對他說道，『不聲不響的朋友，快快告訴我們你爲什麼這樣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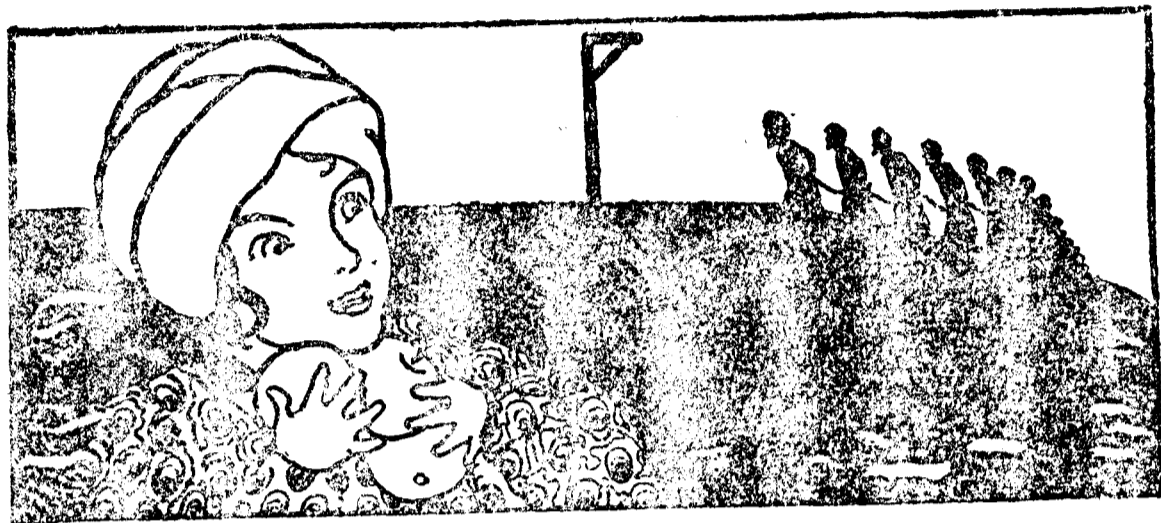
『啊，王呵，』那剃頭匠回答道，『你的有趣的朋友並不會死哩。』

他隨卽在他的帶裏拿出一盒子藥油來，塗在駝背的頭頸裏，然後，他拿

着一把夾鉗伸進那個小小的人的喉嚨裏去，把魚骨頭拔了出來。那駝子當時就一頭爬了起來，打着噴嚏，在場的人都驚喜得呼喊起來了。

那國王說道，『我從來不曾見過這種奇怪的事，妙極了，如果沒有這個剃頭匠，駝子是沒命的了。』

國王登時叫把這個故事完全記錄下來，保藏在御庫裏，然後他又賞賜了許多珍貴的東西給那醫生，商人，管家。他又給了許多很值錢的禮物給那裁縫。又委他做他的裁縫，給予相當的薪金。至於那個剃頭的，也要他做了宮裏的剃頭匠，同樣的做了國王的伴侶。他們一塊兒過得很快樂，很舒服，很長久才離散。



三蘋果

有一天晚上，國王嚇郎阿爾來思齊把他的國務大臣佳福叫了來，對他說道，『我想到城裏去走走，問問老百姓對於吏治的情形怎樣。如果有些是大家說壞話的，我們就該撤他們的職；是大家稱讚的呢，重有賞。』

『遵命，』佳福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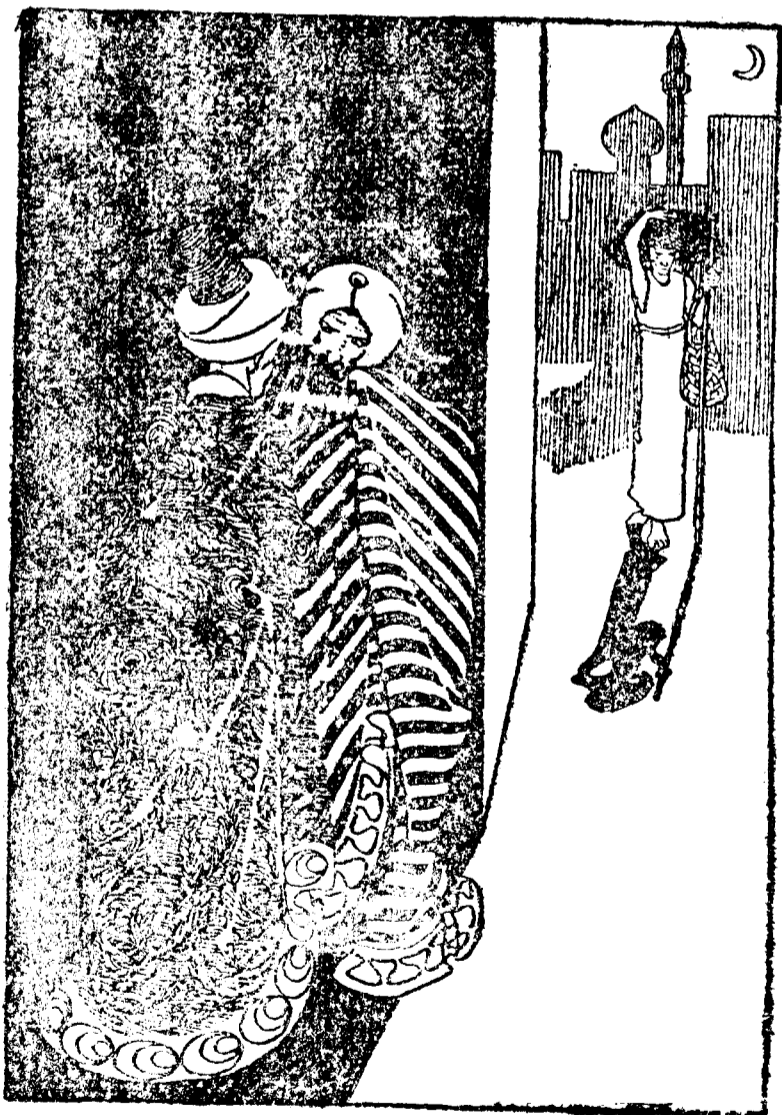
於是國王同着他的國務大臣以及馬士路，他的一個劊子手，進城去了。大街小巷的一到處去走着。走

進一條小巷的時候，月光之下，他們看見有一個高個子，頭上頂着一副網。他的手臂上挽着一隻棕葉打的籃子，手上又拿着一根拐杖。

『這好像是一個窮人，』國王說道，『讓我們和他談談。』

國務大臣朝着那人迎上一步，對他說道，『你是做什麼事的？』

那人道，『啊，先生，我是一個打漁的，但我是一個不幸的人。我中飯出門，直到現在，一個魚也不會打得。』



『同我們一塊兒再去，』國王道，『再打一網。無論你打得什麼東西，我們給你一百塊金子。』

打漁的聽着這個話，很高興，隨即同着他們折回舊路，仍到河邊去了，自己對自己說道，『如果他們只把答應我的給我百分之一，那還是一個大數目哩。』

他們到了河邊，他撒下網，拖了起來，原來是一口箱子，很沉重，釘得非常結實。那國王立刻拿出一百塊金子來給了那個打漁的，叫他去了。馬士路把那箱子背在肩上，因為急於要驗看到底是一箱什麼東西，國王同他的國務大臣也就馬上回宮去了。他們把箱子打開的時候，十分驚嚇，原來裏面是一個死了的少婦。

『唉！』國王叫起來道。『我們城裏的治安能夠像這個樣子嗎？下流的

佳福，人能像這樣被人殺死往河裏一丟嗎？如果你查不出殺死她的是誰來，我一定要把你絞死在宮門之外，你的四十個遠親近戚也都要一齊處死在你旁邊。」那時候國王真個是惱怒已極。

「啊，忠實的司令呵，」佳福說，「請許我一些時間去調查一番。」
「我給你三日期限，」國王說道，「小心在意！」

那國務大臣回到家裏，說道，「這樣的大城，叫我怎麼查得出殺死婦人的是誰呢？如果隨便捉一個人去，不是真正兇犯，這又是罪過。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查了三日，毫無影響。到了第三天，國王叫一個報子到拜哈台德城裏的街上去叫喊道，「大家來看絞決佳福和四十多個拜米西德！」

絞架佈置停當了，佳福和其他的人都站在旁邊，等待行刑；當時的觀衆

都掉下淚來，只見人叢中有一個少年人走出來叫道，「啊，幸呵，在箱裏的女尸是我殺死的。把我絞死罷！」

話猶未了，又一個人在人叢中擠出來叫起來道，「不要相信這個少年人的話！殺死少婦的是我。」

那國務大臣非常詫異，又十分高興，因為他是可以脫去危險了。他登時命把兩人帶到國王面前去，伏在地下，磕了七次頭，說道，「啊，忠實的司令，殺少婦的兇犯拿到了。」

「他在那裏？」國王說。佳福答道：「這個少年人說，「我是兇手，」這個老頭子又說，「我是兇手，」請看！他們兩個都站在面前。」

「殺死她的是我，」那年輕的說道。但是那個老頭子搶着說，「殺死她的是我。」

國王隨即說道，「一齊帶出去把他們絞死。」

「但是，」佳福說，「兇手只有一個，多絞一個是罪過的。」

「請聽着，啊，主呵，」那年輕的說道。「殺死她的是我，我來告訴你老我怎麼犯了這樣的罪惡。忠實的司令呵，這個婦人是我的妻，是這個老人的女兒。這個老人還是我的叔輩哩。我們都很愛她。」

「她病得很厲害，輪倒了，雖然我請了許多醫生來替她診治，但是她的病總不見好。後來她說道，「我想吃一點東西。」

「只要你說出來，總辦得到，」我說。「你想的是什麼呢？」

「她說道，「我想吃一個蘋果。」

「那時我說，「無論你想什麼，我一定辦到。」因此我就連忙跑到城裏去買蘋果去了，但是是一個也買不着。就是要一塊金子一個罷，如果我看見有

的話，我也買了，無奈直到夜晚，再也找不着。天亮了，我不得不出城了，因為生怕我的妻要望苦了。我真懊惱。她要的東西，我竟不會替她帶來。

「後來我又跑到一個老園丁那裏去，他說道，「啊，我的孩子，你在尋的，現在是沒有的。只有在

拜爾沙南國王的花園裏才有蘋果。」

「於是我遠行了，我跑了十五日十五夜，才帶了三個蘋果回來給我的妻，我花了的是三個「丁拉」。但是她又不歡喜，把蘋果擺在旁



邊，因此我白白的吃掉了一番辛苦。

『再過了十天，她的病漸漸好了，後來竟完全復原了。我於是仍舊回到我的店裏去做我的買賣。就那一日正午的時候，有一個高個子，很醜陋的黑奴走我門口經過，手裏拿着那三個蘋果裏的一個。

『啊，我的好朋友，』我對他說，『這樣年終歲逼的時候，你在那裏找得一個蘋果，對我說說。』

『他笑了笑，說道：「這是一個婦人送給我的。我看見她病着，躺在床上，她說道，『我的拙夫跑到拜爾沙南去買了這三個蘋果來，花了三個丁拉哩。』她給了我一個，我就走了。」

『我聽了這話，氣得眼前發黑，火冒冒的連忙回家。我尋那三個蘋果，只有兩個了，我說道，「啊，我的妻，還有一個蘋果那裏去了？」她很

冷淡的回答道，「我不曉得那裏去了。」我相信那個黑奴的話是真的，我很惱怒，登時把她的喉管剪斷了。我把她的尸首放在一口箱裏，鎖得緊緊的，親手背到河邊丟了下去。因此，忠實的司令呵，快快把我絞死。我把那箱子丟到河裏去的時候，真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回家的時候，只見我的大兒子在哭。我問他道，「你爲什麼哭，兒子？」他回答道，「呵，爸爸，媽媽的三個蘋果，我拿了一個到街上去，有一個高大的醜惡的黑奴把我一搶，說道，『這是那裏來的？』我說道，『我的爸爸跑到拜爾沙噶去買來的，還有兩個給我的媽媽，因爲她病着。他花了三個丁拉哩。』我再三再四的請他還我，但是他踢了我一腿，又打了我一個巴掌，就走了。」

「我聽了我的兒子的話，我哭得差不多傷心，那時候恰好我的岳父走了進來，我就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他，我們都覺得實在難過的很。」

國王覺得這個故事太希奇了，說道：『饒恕了這個少年人。這兩個我都不絞他們了，單要把那個黑奴絞死。三日之內，快把他捉來，佳福，不然的話，着你抵罪。』

那國務大臣出了皇宮，說道：『水甕從井裏去打出一點水來是不會永遠不乾的。唉！我的末日到了。那裏去捉那個黑奴去。我也不出門口了，只好聽天由命！』

到了第三日，那國務大臣準備空身去見國王，和他的孩子們作最後的訣別。他緊緊的抱住他的最小的一個女兒貼着他的手臂的時候，他覺得在她的衣裳裏面有一樣東西，又圓又硬。

『啊，我的小女兒，』他對她說道，『你的衣裳裏是什麼東西？』

『啊，我的爸爸，』她回答道，『這是一個蘋果，上面有國王的名字。』

南亭，我們的奴才，四日前給我看的，如果我不給他兩個丁拉，他還不肯給我哩。」

佳福立刻把他的奴才南亭叫了來，對他說道，「這個蘋果你是從那裏去弄來的？」

「啊，我的主人，」那黑奴說，「我在城裏走着，看見一個小孩子拿着這個蘋果在手裏玩。我從他手裏搶了來，我的小姐用兩個金丁拉問我買了。」

是這麼一回事。」

佳福聽了這話，隨即把那個奴才帶到國王面前去了。說明了這樁事的經過，國務大臣道，「啊，忠實的司令呵，這個故事還不希奇，因為這個故事還比不上客諾的南泥丁阿尼和他的兒子拜尼丁漢生古怪呢。」

「說這個故事罷，」國王道。佳福回答道，「我來說，主啊，但是有一

個條件，請你老饒了我的奴才。」

「如果這個故事真比三蘋果還要希奇，我饒了你的奴才的命就是了，」
國王道。

於是佳福把他的故事說了下去。



南泥丁阿尼和拜泥丁漢生

一

有一次，有一個國務大臣住在客諾城裏，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很懂人情事故。這個大臣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叫做南泥丁，他是一個極漂亮的孩子，他的美貌的名聲，全國皆知，任何人到客諾去，都希望能夠見他一面。

現在那個國務大臣死了，國王就選了他一對兒子承襲着他們的父親的位置。他們一同就了國務大臣之職，

每人一星期輪流着當值一次。國王有時候要出門，總要帶着一個去做伴。

有一晚，兄弟兩個人在一塊兒談心，西米西丁，老大，說道：『啊，我的兄弟，如果我有一個女兒，你有一個兒子，我們就把他們結起婚來。』

『很好！』南泥丁說道。『但是你的女兒要多少妝奩呢？』

『三千塊金子，』西米西丁道，『還要三座花園，旁邊又還要三個莊子。』

那時候南泥丁說道：『我們不是親兄弟，又都地位相同嗎？你的女兒自然不該要什麼東西就給了我的兒子，因為這是你很明白的，一個男子比一個女子當然高貴得多了。』

『你完全錯了，』西米西丁很發火的樣子，回答道。『這是你的一偏之見，我再也不願把我的女兒許給你的兒子了。』

「無論怎麼樣，我的兒子也不要娶你的女兒了，」
南泥丁說道。

早上，國王動身要到金字塔去，帶着去的恰好是西米西丁，他的兄弟，那時候還十分憤怒，騎上了他的最好的驢子，也離開城市，往

別的地方去了。他決心決意的把官丟掉，離了本國，雖然他自己也不曉得到那裏去好，但是他騎着他的驢子，過了幾天，到了拜爾沙南城。

這個拜爾沙南城的國務大臣是一個老人，他一眼看見來了這樣的一位漂



亮少年，非常中意。『啊，我的孩子，』他對他說道，『你是從那裏來的？有什麼事情？』

『我的爺爺，』南泥丁回答道，『我是從客諾來的。我的父親曾做過客諾的國務大臣。我現在心決意定了，我不遊遍世界各國，我是再也不回去了。』

『千萬不要起這個念頭，』那國務大臣說，『否則你會吃虧的。快同我到我的家裏去，包管好好的待遇你。我是一個老人，我又沒有兒子。你不妨認做我的兒子，我去對我的主人，拜爾沙南的國王，說，「這是我的兄弟的兒子，我的兄弟是埃及的一個國務大臣。」』

南泥丁回答道，『遵命。』那國務大臣真個非常看得起他，把他當做愛兒般看待，又把他的女兒給他做了夫人。這便是南泥丁的奇遇。

却說他的哥哥陪着他的國王旅行歸來的時候，聽見他的兄弟南泥丁出去了，十分難受。他真很傷心，自己對自己說道，『我爲了子女的婚姻問題的關係，得罪了我的兄弟了。我爲什麼不依他哩！我真是一個沒見識沒決斷的朋友！』

過不了多時，西米西丁和客諾的一個商人的女兒結了婚，那時候，他也不希望再能會見他的愛弟一面了。後來他果然生了一個女兒，事有湊巧，他的女兒生出來的那一天，在拜爾沙南，南泥丁的心裏也正十分高興，因爲他也正生下了一個兒子。這個孩子真個同晨曦一樣的美麗。他生出的第七天，大開宴會，好像是王子出世一般；酒後，拜爾沙南的國務大臣便把南泥丁帶了去進見國王。

國王對他們很優待，問國務大臣道，『這個年輕的人是誰？』

『這是我的哥哥的兒子，』國務大臣回答道。『他的年紀很輕，我却老了。我的耳朵都差不多要聾了，我的眼睛也都差不多要看不見了。所以我很希望我的王把他補了我的國務大臣的缺。他是我的女婿，又是一個有學問有決斷的人。』

那時候，國王把那位青年看了又看，對於他的話覺得很以爲然。他命把一套高貴的堂皇的衣服賞給了新國務大臣，又把他自己常騎的最好的驢子揀了一條賜與了他。南泥丁抱住國王的手吻了又吻，於是就同着他的岳父回家去了，兩人都非常歡喜。次日，他正式就了國務大臣之職，料理人民各種案情；國王看見他治事很有條理，很有決斷，驚爲奇才。

南泥丁做了新官，公務很忙碌。那個老國務大臣終日只在家裏同他的外孫玩弄，這孩子的名字叫做拜泥丁。這孩子教得很好，長大的時候，又出落

得十分美貌。國王對於他的國務大臣的這個美貌的孩子也非常鍾愛，每日都要他把那孩子帶進宮去。南泥丁回答道，『遵命，』直到那個孩子長到二十歲，他的父親無日不把他帶到國王的面前去。

拜泥丁還不會成人，有一天，他的父親病倒了。把他的兒子叫到面前，他說道，『啊，我的兒呵，你聽我說！我有一個哥哥在客諾，我離開了他，他是十分不願意的。』他一面流淚，一面說着。然後又拿一張紙把經過的事情一齊記了下來，把那張紙交給他的兒子，對他說道，『你好好的收藏着，在這裏面，有你的來歷以及你的職位。如果你有什麼大難臨身，你到客諾去找你的伯伯，告訴他我身死異地，無時不想念他。』然後他又說道，『不要叫大家知道，不要多開口，不要喝酒，這些都是禍根。不要恨人，也不要害人。』他這樣叮嚀囑咐了一會，就斷氣了。接連兩個月，這個青年悲悼他的

父親十分哀痛，在這兩個月中，他也從不曾去見過國王一面。

國王大怒，一方面委派了一個新國務大臣，一方面又叫他把拜泥丁當作罪犯捕來。但是在軍隊裏，有一個黑奴是南泥丁先時的部下，他看見他的主人的兒子受如此待遇，老大不滿。他找到拜泥丁那裏去，請他逃走。那黑奴正來告訴，拜泥丁也風聞滿城的人民都在說他這一回的性命恐怕難保了。他聽了這些話，他就下了逃走的決心，一直跑到他的父親的墳上，十分疲憊，他躺下來便睡着了。

這塊葬地在白日裏是精靈耽擱的地方。有一個精靈，老是晚上出現的，看見一個青年躺在那裏，他的美貌，使他十分驚異。那精靈正要照平時一樣開始作長夜之遊的時候，他恰好又碰見一個神仙。迎接着他，說道，『你是打從那裏來的？』

『從客諾來的，』她回答道。

『你願意同我一塊兒去，』他問着她道，『看一看睡在葬地上的一位美少年嗎？』她回答道，『好。』

於是他們一塊兒到那墳上去了，看看那位青年的面孔，他還在那裏熟睡着哩。

『告訴我，』那個精靈說道，『你生平曾經看見過一個人，像他一樣漂亮嗎？』

『啊，精靈，』那位神仙說道，『在埃及，我曾經見過一個，真和這個青年十分相像。她是國務大臣的女兒，國王要娶她，但是她的父親一定要把她嫁給他的兄弟南泥丁的兒子。』啊，王呵，』他說道，『原諒我罷，可憐可憐我的苦衷罷，因為你是知道的，我的兄弟離開了我，我們都不曉得他現

在是在那裏。他是因為和我生了氣才走開的，而且，我也曾經說過，我的女兒只給他的兒子，不給別人。」

「國王聽了這話，大怒，說道，『像我這樣的人要娶像你這樣的人的女兒，你還要推故嗎！我活在這裏的時候，我一定要使出一個卑陋的新郎來娶她，對付你。』」

「國王有一個一文不值的新郎——殘廢的，醜陋不堪——他叫把他帶來，那一晚就要他和國務大臣的女兒結婚。她坐在婢僕之中哭泣。啊，精靈呵，她真個比你看見的這個青年還要標致多多了。」

聽了這個故事，那個精靈回答道，『你錯了。決沒有一個比他更漂亮的人。』

那時候，那位神仙說道，『啊，我的哥哥，讓我們用臂膊把他抱到我們

說的那個姑娘那裏去，我們仔細看看，到底那一個美些。」

那精靈回答道：『就是這樣說。再沒有一個法子比這個更好了；我來抱他。』

於是帶起那個少年人到半天雲裏去了，那個神仙在他旁邊飛着，一氣到了客諾城。他把他放在一條凳子上，才把他叫醒。

拜泥丁醒來時，才知道不是在拜爾沙南城裏了，他幾乎要喊叫起來，但是那個精靈對他說道：『我們是爲了你自己的事情才把你帶到客諾城來的。你拿着這枝蠟燭，走到那邊同着賀客到新人房裏去罷。只要有喜娘走到你面前來，你只管伸手到衣袋裏去拿出一把金子來給她們。你不要怕你的袋子空了。只要有人走近你來，儘管拿出來塞了去。但是，新娘子走進來的時候，

你就對她說道，「我是你的丈夫；這是國王的命令。」

聽了這番話，拜泥丁說道，「這是什麼意思呢？」但是他終於拿着臘燭擠到做喜事的人叢中去了，歌女們被人們止住，給她們錢的時候，他就把金子滿把滿把的撒到她們的手鼓裏面去；大家看見他這樣漂亮，又有錢，都非常驚奇。

他們到了國務大臣家裏了，她們一齊讓出路來給他，說道，「這個少年人不進去，我們也不進去，他大叫我們中意了。」雖然那個醜陋的新郎十分惱怒，不過無論他怎麼說，誰都不去理他。

後來那個國務大臣的女兒走到歌女侍婢當中去了，她真美麗，真像清夜的時候，滿天星斗，掛着一輪明月一般。一眼看見了拜泥丁，她就走了去站在他身邊，却把那個苦惱的新郎丟在一旁，活像一隻猴猴。抬起頭來，她說

道，『啊，阿難呵，把這個少年人配給我做丈夫罷！』那時他便說道，『我正是你的丈夫；這是國王的命令哩。』於是她的侍婢把她打扮起來，越發現得標致，引着她走了，後面跟着那個狂喜的拜泥丁，把那可憎的新郎冷靜靜的撇在外廳。

不一會，那個精靈對着神仙道，『快快走，讓我們把這個少年帶走，否則天亮的時候，我們就要壞事了。』他們帶着拜泥丁飛開了，那時候拜泥丁還在睡裏，把他帶到了拜姆斯開司的城門外，放了下來，這也是命該如此。

天亮的時候，城門開了，讓百姓進去，他們忽然看見一個美貌少年睡在那裏，穿着夜衣，沒有頭巾。他們正在詫異，拜泥丁醒了。

『我是在那裏呢，好朋友？』他叫了起來，十分驚愕。『你們爲什麼擁在我旁邊呢？我怎麼會睡在這個城門口呢？我怎麼又沒有外袍，又沒有頭巾

呢？」

他們回答道：「我們看見你睡在這裏。你昨晚究竟是在那裏過夜的？」

「我昨晚委實住在客諾城，」他回答道，「但是前日却還在拜爾沙南成裏哪。我昨夜曾和一個世界上極美麗的女子結了婚。」

「這個少年人一定是瘋了，」大家說。

「快快醒來，」他們對他說道，「快快醒來。你在做夢哩。」

拜泥丁搖着他的頭。

「這不是一個夢，」他說道。「如果是一個夢，我的外袍和頭巾到底是那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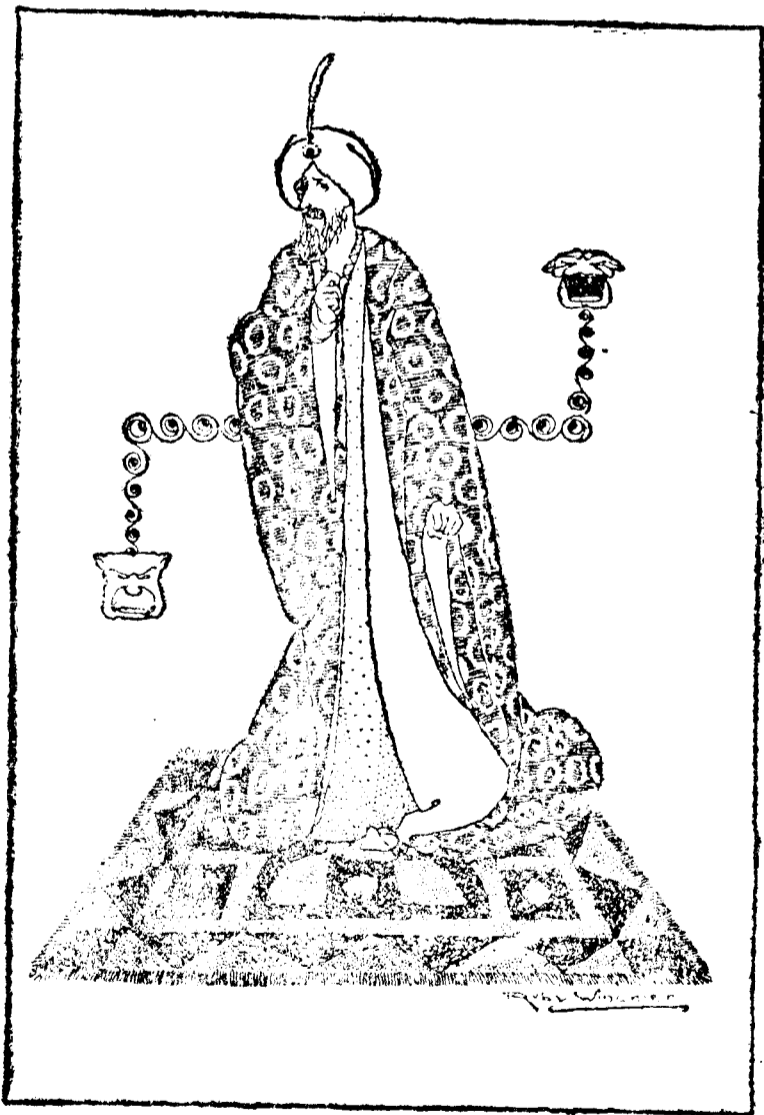
大家都笑他，他進城去的時候，大家又都跟在他後面，那時有一個賣熟食的，他叫大家走開，把他帶到他的家裏去了，拜泥丁對於他的友誼和保護

十分感謝。

拜泥丁把經過的事情一一的說了，那個賣熟食的說道，『啊，我的朋友呵，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故事，誰也不會相信的。你和我再住幾時。我願意把你認做乾兒子，因為我很歡喜你，你將來一定是有出息的。』

『就是這樣說罷，』拜泥丁便道。『我答應了就是了。』

拜泥丁的恩人到外面去買了些很值錢的衣服，又對



大家說是他已經把拜泥丁認做了乾兒子，丹姆斯開司滿城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這個少年人是一個賣熟食老板的兒子了。他坐在店裏司銀錢出入，老頭子死了的時候，他依舊還接着做這個行當。

却說這一方面，拜泥丁的新娘子，那個『美女子』，不見了她的丈夫，非常苦惱。找遍了客諾城，再也沒有他的影子。西米西丁和他的女兒討論種種方法要把拜泥丁找尋回來。他們把那在他的牀上找得的頭巾和衣服拿來仔細查看。

『這塊頭巾倒是做國務大臣的戴的，』西米西丁道。『我的女婿不要是一個國務大臣？』

然後，他把拜泥丁的錢袋打開來一看，裏面有一張紙，就是南泥丁寫給他的，上面寫着生年以及職位。他的眼睛登時瞪住了，西米西丁大叫起來：

「啊，我的女兒，這真是一個好消息！你的丈夫正是我的姪兒。我怎麼能夠曉得這樣清楚！」他喜歡得抖顫着。

西米西丁立刻去會國王，帶着錢袋，把這個故事從頭至尾的說給他聽。國王覺得奇怪之極，命把這件案子紀錄起來。他和國務大臣發生的意見也就消除了，並且立即派人四面八方的去找尋那個失蹤的拜泥丁。但是，他的心力，都是白白的花了。那不見了的人，毫無踪影。

二

又過了許多時，拜泥丁，那個賣熟食的，正在他的舖子門前站着，他看見一個大個子的黑奴帶着一個小孩子，後面跟着一羣人，趕着看那個漂亮的小孩。

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道理，拜泥丁心裏對於那個小孩子也非常愛慕。他正在鍋上拿出一個乳餅來，上面加上糖，加上石榴子，他就飛也似的拿了去送給那個不認識的少年去了。

『呵，我的小主，』他道，『你能夠進來吃一點東西嗎？我很榮幸。』那個小孩子，他的名字叫做阿佐伯，停住了腳，對他的奴才說道，『好罷，我們進去罷。』

但是那個奴才說道，『呵，我的小主，我們是國務大臣家裏的人，不配跑進這個舖子裏去吃東西的哪。』

拜泥丁對着那個奴才說了一番巴結的話，說得他感動了，於是他不攙着阿佐伯的手進到舖子裏去。

拜泥丁很高興，擺出一盤石榴子來，裏面加了杏仁和糖，說道，『吃吃

看，不知道好不好。」

但是小小的阿佐伯很感動的說道，「請坐下來和我們一塊兒吃；也許阿難會幫助我們的訪問哩。」

那時候拜泥丁說道，「我的孩子，你和你的一個最親愛的離散了！」

「你的話真不錯，」阿佐伯說道。「我的母親，我的外公和我正在要找一個我們渴想的人哩。」那個小孩子哭了，拜泥丁想到自己的身世漂零，也忍不住流下淚來。

他們吃飽了的時候，那個小孩子同着他的奴才站起身來走出舖子去了，但是那個賣熟食的，心裏如有所失，緊緊的跟在他們後面跟了好一程路。那個奴才有點害怕起來，對他的東家說道，「你的念頭真不幸。看！那人跟在後面，也許是要害我們哩。」

阿佐伯回頭一看，看見拜泥丁果然跟在後面。『他在大路上走着，聽他走去，』他有點動怒的樣子說道，『如果他朝着我們的帳篷走去的話，我們才能說他是跟我們的踪，我自然再來把他趕走。』

他們都走過了大路，拜泥丁還跟定在後面，一直跟到那設了帳篷的空地上，那時候阿佐伯便拿起一個石頭來打了去，把他的面部打壞了。拜泥丁很傷心，但是自己又責備自己道：『跟定這個小孩子往這邊走，我本錯了。這也並不希奇，他以爲我是要害他的哩。』

當那個時候，阿佐伯便同着他的外公，不必說是西米西丁，客諾的國務大臣，起程去尋訪那個美女子的丈夫去了。恰好他們又都到了拜爾沙南城。

到了的時候，西米西丁把家裏所有的東西一齊料理起來，自己拿去獻給國王，那國王接待他十分有禮，問他來有什麼事情。那國務大臣登時把他的

故事對國王說了，請問他的哥哥南泥丁的消息。

『呵，』那國王說道，『南泥丁是我的國務大臣，我很敬愛他。他在十二年前死了，只撇下一個兒子，但是，這孩子忽然又走失了，我們再也沒個地方去尋他。這孩子的母親却還同我們住着，因為她是我的老國務大臣的女兒。』

西米西丁要求許他去看看她，於是他被引領着去進見他的寡嫂，他把自己的來歷說了一遍，使他的寡嫂知道他是誰。

他對她說是她的兒子，拜泥丁，是他的女婿，他的女兒就是那美女子，他們生了一個兒子，叫做阿佐伯，這個孩子，他常帶在身邊。那國務大臣隨即去把阿佐伯叫了來，他的祖母看見他的時候差不多高興，但又忍不住流下淚來；那時候西米西丁對她說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同我們一陣回到埃

及去，也許上帝會幫助我們，和你的兒子團圓哩。」她回答道，「就是這樣說罷，」把一切東西料理停當，帶着僕役，她便同着她的伯伯動身向客諾去了。

在路上，那國務大臣在丹姆斯開司又停下來，說道，「我們在這裏歇一歇，買一點禮物去送給國王。」阿佐伯隨即對他的奴才道，「我們再到市場上去走走。看看我們吃了他的糖餅的那個廚司現在怎麼樣了。我的舉動實在對他不住。」那個奴才回答道，「遵命。」

他們走近那個舖子的時候，看見那個廚司正在門前站着，也正在預備一個乳餅，上面加上石榴子。

「你老好呵！」阿佐伯說，很有禮的樣子。

拜泥丁的心裏非常感動，雖然這個時候，他還不知道阿佐伯就是他的兒

子。

『請進來，先生，』他說道。『讓我高興一下，吃一點我的東西。如果不是十二分愛你，我從前再也不會跟在你後面的。』

『你再不要跟我們叫我們難受了，』阿佐伯說道，『因為我們在這個城裏並沒有幾天耽擱，不過是我的外公要在這裏買一點禮物拿去送給國王。』

『我再也不會，』拜泥丁說道，『做一樁叫你們討厭的事了。』

於是阿佐伯同着他的奴才走進了舖子，拜泥丁連忙拿出乳餅來擺在他面前。對着乳餅，阿佐伯說道，『同我們一起吃罷，也許阿難能夠減少我們的苦惱的。』拜泥丁很高興，就同他們一塊兒吃起來；但是他只是目不轉睛的對着那個小孩子的臉。隨後他又拿起一個瓶裏的玫瑰水來洒在他的兩位客人的身上，又給他們吃了兩杯冰水，然後他們走出舖子，連忙回到他們的帳篷

裏去了。

他們回到的時候，阿佐伯走進了他的祖母的帳篷，那時她問他道，『你到那裏去了來？』他回答道，『城裏。』她站起身來，拿了她剛做好的一個乳餅來給他，但是阿佐伯剛才已經吃過，這種美味，現在委實連嘗也不能嘗一嘗了。

『呵，我的孩子，』他的祖母說，『你覺得我弄的東西不好吃嗎？這是我親手做給你吃的，世界上除了你的父親，拜泥丁漢生，再也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得我這樣好哩。』

『奶奶，請你原諒！』阿佐伯說道。『我剛才在城裏吃了一個了，那一個真是夢想不到的好；同這個比起來，你老人家做的還不及他哩。』

聽了這話，那個老太太把那奴才大罵了一頓，說道，『你把他帶進熟食

舖裏去過了嗎？」他正要說不會的時候，她把那個乳餅擺在他面前，說道，「你嘗嘗這個味道，就曉得你是怎樣的不識貨了！」但他已經吃得飽飽的，一點都吞不下了。後來他只得說道，「是的，我們曾走進一個熟食舖裏面去過，我們吃過一些乳餅，我一生從不曾吃過那樣有味的東西；現在擺在面前的這一個，却覺得再討厭沒有了。」

拜泥丁的母親聽見這個奴才的魯莽的話，大怒，說道，「你去，你去替我們買幾個那樣好吃的來，讓我比比看，到底那一種好。」

「遵命，」那個奴才說。

她立刻給他半塊金子，一個碟子，他就跑到那個舖子裏去對那個廚司說道：「在我的東家的帳篷裏，爲了你的乳餅，起了一場賭鬥。你趕快好好的做一個，加上石榴子，我們好拿了去和我們自己做的比一比。」

拜泥丁聽了這話，大笑起來說道，『做這種美味，除掉我的母親，誰也做我不過。但她却是在一個老遠的國裏哪。』他一面說着，一面拿一個乳餅加上石榴子，那奴才就拿着急忙忙的回帳篷去了。

拜泥丁的母親把那乳餅嘗了一嘗，她大叫起來，說道，『這是我的兒子做的。除了他，沒有別人會做得出這個式樣來的。』

那國務大臣聽見這話，十分高興，但他自己還不給拜泥丁知道，要等到



他的希望證實了才對他說明。把他的僕人們叫了來，他說道，『你們去二十個人到那熟食舖裏，用頭巾把那個廚司的兩隻手綁在背後，帶到我這裏來，但是你們却不許傷害他的身體。』他的僕人們遵依着他的命令行事去了。

同時西米西丁騎上馬跑到丹姆斯開司王的皇宮裏去，拿出一封客諾的國王寫給他的信來交給他，要求許他把拜泥丁帶進城。這要求完全答應了，那國務大臣才連忙回到他的帳篷裏去了。

他看見被捕的拜泥丁在那裏自言自語的道，『他們發見我的乳餅裏有什麼東西，這樣對待我？』

那國務大臣對他說道，『是你把乳餅賣給我的奴才的嗎？』

『是的，』那個少年說道，『我到底有什麼過失，我急於要曉得哩。』

『我一會兒便會告訴你，』那國務大臣道。

他隨即叫他的僕人把拜泥丁上起腳鐐來，當做囚犯，解到客諾去。

『現在，』那個國務大臣對他說道，『我已經下了命令，把你綁在木頭的十字架上，當犯人示衆了。』

『你爲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呢？』有點怒意的拜泥丁問道。

『因爲你的乳餅裏沒有胡椒，』那國務大臣問道。

『因爲我的乳餅裏沒有胡椒，』拜泥丁大叫起來道，『你們才這樣對待我嗎？』

『當然的，』那國務大臣道。『這就該當死罪了。』

這時候，拜泥丁很驚嚇，一聲也不響了。後來，那國務大臣又問他道，

『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你這樣無定見的人，』拜泥丁道。『如果你是一個有頭腦的，』

你一定不會這樣看待我了。」

「我一定要處分你，」西米西丁道，「省得你再爲非作歹。」

當下那國務大臣離開這位少年，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了。他到了屋裏，對他的僕人們說道，「來，把這個房子佈置起來，我的女兒要結婚了。」於是他們大家動起手來，點起臘燭，那位美女子也穿上了她的結婚衣服。拜泥丁留下的頭巾和衣服依舊擺在原地方，一切都佈置停當的時候，那國務大臣又下命令叫僕人們一齊散開。

拜泥丁睡着了的時候，解開他腳上的鐐，把他背到皇宮的房間裏，他在幾年前曾在那裏睡過的。這時候恰好他醒了轉來，他一眼看見了他的頭巾，衣服，和這個很面善的地方。

「我是醒在這裏呢，還是睡着了？」他糊裏糊塗的說道。「這是我的新

娘子的屋裏，但是我此刻却是一個囚犯哪。」

他正在詫異，內室的帷幕開了，那個美女子走了出來。

「呵，我的爺，」她說道，「你爲什麼在這裏自言自語的，好生張慌失措呢？」

他看着她的臉，笑了起來，說道，「真的，我是在夢裏。我不知多少年不會看見你了？」

她說道，「你在想念什麼？是不是你覺得你的頭巾和你的衣服好像是昨晚擺在這裏的？」

「是的，」他說道，「這是我的。但是我在夢裏，好像我曾在丹姆斯開司做過十二年的廚司。自然我是睡着了，並且我在睡裏，的確曾見過所有的這些東西。」

『你看見些什麼了？』那美女子問着；於是他把他的故事細說給她聽，又道，『如果我不醒，他們會把我綁上十字架去示衆了。』但是他還是不清楚，有時說道，『我是在睡裏夢裏看見的。』又道，『這是我醒了的時候遇到的哪。』

那時候那位國務大臣走了進來，對他行了一個敬禮，但是拜泥丁，看見他的時候，大叫起來道，『原來就是你，叫人把我的兩手綁在背後，從我的舖裏帶了來，因為我做的乳餅沒有胡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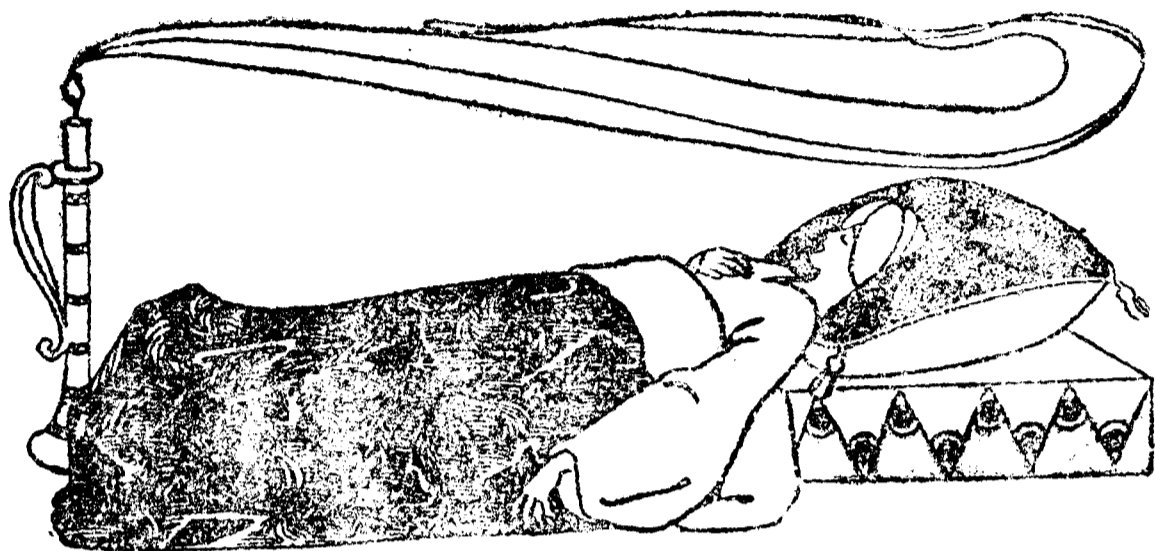
『是的，』那國務大臣道，『但是我不得不這樣辦，因為要證明你不是我的女兒的丈夫。我看見你認得這個房子，你的頭巾，你的衣服，和你的錢袋，然後我才敢斷定你的確是我的姪兒。你給他乳餅吃的那個小孩就是你的兒子，你的妻就是我的女兒呀。』

拜泥丁聽見他的伯伯的一番話，非常驚異，也高興得非同小可。

『呵，我的孩子，』那國務大臣說道，『說起這件事的原因來，原來是爲了我和你的父親的一場閑談。』他當下就把以往的事一一的告訴了他，然後，他才把阿佐伯和拜泥丁的母親叫了來，大家團聚，十分快樂。

那國務大臣又連忙跑去把發生的事故完全告訴了國王，那國王覺得很奇怪，叫把他完完全全的紀錄下來。西米西丁和拜泥丁同着全家很歡樂的團聚着，直到毀滅歡樂和拆散伴侶之神的來臨。

國王聽完了這個故事，覺得奇怪之極，說道，『這個故事應該用金汁紀錄下來。』然後他放了那個奴才，並且，那位說這個故事的青年也做了他的一個廷臣。



喀墨來西門王子

—

離波斯的一個海口約摸有二十日航程的地方，

有一個國王，他只有一個兒子，叫做喀墨來西門王子。那位王子受了極好的教育，關於一切王的智識都很有根底。他到了成人的年齡，他的父親對他說道，『我的兒，這是我的願望，在我死之先，我一定要眼見你很快樂的完了婚姻。』

『呵，我的父親，』那位少年回答道，『我無

意結婚。我請你老人家原諒，我不能遵依你老的心願。」

國王老大失望，但是，因為他很愛他的兒子，所以也並不曾動怒，依舊很親愛的很忍耐的待他。不過，到了年底的時候，他又把王子叫到面前，提出從前的要求。

那時候喀墨來西門說道：「呵，我的父親，這件事，不要強迫我罷。古今的書籍我都讀過，我深知道，婦人是最不好惹的。」

國王聽了這一番話，垂頭喪氣，對他的國務大臣說道，「請你告訴我，我應該怎麼樣才好呢。」

「啊，王呵，」那國務大臣說道，「再等一年，到討論國家政事的日期再把這件事提出來。他在公衆的會議之前，一定不好怎樣拒絕了。」

國王只好再耐心等待一年，那時的喀墨來西門更加長得文雅漂亮了。討

論國家大事的日期已到，開了一個極大的會議，當着全國的官員面前，那焦急的父親又說道：『我的兒，我有一個命令給你，無論如何，你要服從。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眼見你和一個國王的女兒完了婚姻。』

那位王子，站在那裏，雙手反搭在背後，此時從後面伸了出來，十分惱怒的捲起了他的袖子。

『我再也不能答應！』他叫了起來；『那怕是因為我拒絕的原故，把我置之死地。』



國王這時又覺得驚愕，又覺得羞慚。他登時叫他的護衛把他的兒子綁縛起來，解到一座古塔裏去，當做罪犯監禁了起來。喀墨來西門感覺着異常寂寞，往一張塌床上一躺，很悔自己的行爲不當。說道：『我就不能服從我的父親的命令嗎！結婚的生活一定會比這個陰森森的地方好得多了。』

後來，他睡着了，頭的這一頭點上一支臘燭，脚的那一頭又點上一支燈籠，因爲在這個房間裏，那怕是白天，也是漆黑的。他一直睡到半夜的時候才醒了轉來。

這好像是命運註定的，在這個古塔裏面有一口古井，這口井裏住着一個神仙，她的名字叫做梅昂。在夜裏，這是她的習慣，要到井外來閑遊。她看見塔裏有火，毫不遲疑的走了進去，跨過了躺在門邊的那個奴才。

喀墨來西門王子的被只蓋住半個面孔，梅昂就對着她自己說道，『我一定要從災亂裏把他救出來，這樣的一個漂亮的少年，應該有好運的。』

張開她的雙翼，她飛到半天雲裏去了，她碰見一個精靈，名字叫做丹來施，他看見了她，認得她，很害怕，因為他是一個搗亂的精靈，而她却是魔王的女兒。

『告訴我，遊蕩的精靈呵，這個時候，你是從那裏來的，你看見了什麼了，』她對他說道。

『呵，公主，』他回答道，『我是從喀西城來的，我今晚看見一件奇怪的事，我來告訴你。』

『什麼奇事？』梅昂說道。『你要小心，只說老實話，不然，我一定要把你的雙翼剪掉，叫你吃苦受難。』

『中國的國王，』那精靈說道，『有一個女兒，她真是世界上第一個美女。鄰國的國王們也不知道派了多少特使去講親，但她無論對於那一個都一口拒絕。國王接待他們却很有禮，但是他的女兒不願意，他再也不肯強迫她答應，所以那些特使跑了來，都被遣了回去。』

『「爺，」公主對她的父親說道，「我要這樣，心滿意足。我是一個要統治男子的公主，我不願意任何一個男子來管理我。」』

『現在，但是，那位國王對於他的女兒很不滿意了，把她鎖在一個屋子裏，用了十個老太婆看守着伏侍她。他一面通告所有求婚的國王，說是他的女兒的確瘋狂了。他又告訴所有的衙門，如果有醫生能夠把她治好，他便可以娶她做妻子。我請你，梅昂，同我一塊去看看她。她實在漂亮的很，世界上真找不得一個像她那樣標致的人。』

梅昂聽了他的話，笑了起來，『蠢才，』她說道，『今晚我給你一個漂亮的少年看看，你看見的時候，你一定會嚇呆的。』

『那少年在那裏？』精靈問道。

『呵，精靈，』梅昂回答道，『他關在一座塔裏，因為他也和你的公主一樣，不肯結婚。』

『帶我去看看，』精靈道，『讓我看看他是不是果真和拜爾沙南的那個公主一樣標致。』

『來，同我一塊兒去罷，』那神仙說道，『隨後我們再去看一看你說的那個古怪的公主。』

『遵命，』那精靈說；於是他們到塔上落了下來，喀塞來西門還正在那裏熟睡着。

丹來施目不轉睛的把那王子細看了好一會，才對着那個神仙說道：『說到歸根，你的話不錯。他們的美貌實在不相上下。他們真像是一個模子印下來的。』

聽了這些話，氣憤憤的梅昂惡狠狠的用兩翼把他一掃，真個幾乎結果了他的性命。

『我要你，』她說道，『快快去把你的那個公主帶了來，放在平排，讓我們把他們比一比。你要不聽我的話，我把你撕得粉碎，丟到荒涼偏僻的地方去。』

『呵，我的太太，』那驚恐萬分的精靈說道，『我遵依你的話就是了。』他很快的飛到中國，不一會又飛了回頭，公主熟睡着，抱在他的手裏。他把她帶進塔去，放在喀墨來西門旁邊，看呵！他們真像兄妹一般，他們的容貌

很相像。

那個精靈和那個神仙登時又爭吵起來，爲了睡在這裏的兩個人到底是那一個最美。後來梅昂叫起來道，『我們還是把這件事交給一個第三者去判決罷。』

『這個我贊成，』丹來施道；說着，那個神仙用她的脚把地面一踩，一個魔神登時出現了，他的樣子十分可怕，頭上有七隻角，脚上有很利害的爪子。他看見梅昂的時候，連忙對她磕頭，請問叫他來有什麼使喚。

『呵，克士許克士許，』她回答道，『我們叫你來評判睡在這裏的兩個人到底那一個標致些。』

那個魔神把王子和公主仔細看了又看，覺得很希奇。後來他說道：『你們如果要我說老實話，這兩個委實是一樣美麗的。最好還要讓我們把他們先

後弄醒來，看一看到底是誰的舉動更值得贊美。』

那個神仙同那個精靈對於這個辦法，都很歡喜。梅昂登時變做了一個蚊子。在喀墨來西門的頭頸上叮了一口，於是他醒了。在他旁邊，他看見有一個說不出的美貌的女子，熟睡着躺在那裏。又很驚異，又很迷糊，他打算要把她叫醒，忽然又想道：『這個大概就是我的父親要我和她結婚的那人了。他真錯了，爲什麼不叫我先見見她呢。如果我早知道她是這樣標致的一個人兒，無論如何，我再也不肯違背他的了。也許他老人家現在是躲在帷幕後面在探看我詫異不詫異哩。我不願把她叫醒，還是把她手上的一個戒子拿了下來，以期後會罷。』

說着，他輕輕的拿起她的手來，脫下她的一個戒子，把他自己的一個戴在她的手指上。然後他又睡去了，因爲那位神仙施用了法術。

一會兒，喀墨來西門已經睡熟，丹來施搖身一變，狠狠的又把她咬了一口，她也嚇醒了，睜开了她的眼睛。她一眼看見那個青年躺在她旁邊，叫了起來道：『啊！這大概就是我的父親要我同他結婚的那人了。我爲什麼無意識的固執着叫我的父母不樂意呢？醒來，快快醒來罷！』

說着，她把那位王子的手膀用力搖了一搖，幾乎把他搖醒了，如果不是那位神仙用法術叫他分外的沉睡着。搖來搖去總搖他不醒，公主趕然一眼看去，只見他已經和她互換了戒子。她正在要想解釋她的疑團的時候，她也一樣着了法術，兩眼一合，沉沉的又睡去了。

梅昂料定說話也不會把那個公主吵醒了的時候，她才對着丹來施說道，『你心服不心服呢？我的王子是不是格外大派呢？』然後，她又走過去，對着克士許克士許說道，『你帮着丹來施把他的公主送回原地方去罷，天快要

亮了。』兩位精靈遵依着她的命令，梅昂也就回到她的井裏去了。

天剛亮的時候，喀墨來西門醒了轉來，四面一看，看看那個女子還在那裏不在。他隨即把他的奴才叫了來，問他道，『我睡着的時候，誰把少婦帶了去了？』

『呵，我的爺，』那個很驚愕的奴才說道，『這裏不曾有一個什麼少婦哪。門是鎖了的，我又睡在門邊，她怎麼能夠進來呢？』

『你真是一個混帳東西，』王子道，『還來欺我。』說着，他拿起井上的索子把他網了起來，吊到井裏去，三番兩次的放了下去，又收了起來。那口井很深，井水又非常寒冷。

『現在，』他對着那個抖顫的奴才說道，『快說實話。』

『我的爺，』那奴才道，『讓我換上乾衣服，再來詳細的告訴你老

罷。」

「快去，」他的主人道，「快來，小心點，一點不許隱瞞。」

那個奴才連忙跑了出去，把關着王子的門鎖上，往宮裏尋國王去了。

「呵，我的陛下，」他哭着道，「王子已經瘋了。他幾乎把我的命送掉了，你老瞧。他說昨天晚上塔裏來過一個年輕的婦人。但是，我連小姑娘小孩子也不會看見一個哩，門是整夜鎖着的，我又睡在門邊，鑰匙又是放在我的頭底下。」

國王聽了這一番話，老大惱怒，把國務大臣大罵了一頓，他除了他，責備誰呢，說道，「呵，倒靈的國務大臣，都是你把事弄糟了。快去看看我的兒子怎麼樣了，來告訴我。」

那個國務大臣連忙站起身來，同着那個奴才跑到塔裏去，爲了國王的惱

怒，嚇得索索的只是發抖。那時喀墨來西門正坐在榻床上讀科命。那國務大臣對他行了敬禮，便在他旁邊坐下，說道，『我的小爺，這個混帳的奴才跑去告訴我們一些消息，真把我們嚇壞了。』

『他怎麼說？』那個青年問道。

『他告訴我們，』那位國務大臣道，『你已經瘋了。因為你說昨晚有一個年輕的婦人曾到裏面來過。』

喀墨來西門聽了，大怒，說道：『這還不是很明白的，你們叫這奴才來瞞哄我。老實告訴我，國務大臣，那個女子現在是在那裏？』

那國務大臣聽了他的話，沒頭沒腦的，說道：『真的哩，我的小爺，這是一個夢哪。那少婦，你是親眼看見的嗎？』

『你這油頭滑腦的老鬼，』王子大叫起來道，『你以為我是用耳朵看見

她的不成？」說着，他騰身跳了起來，一把扯住國務大臣的老長的鬍子，把他拖開了塌床。

那時候，那位國務大臣自言自語的說道，『我要想不吃這個瘋子的眼前虧，只有扯一個大謊；不然的話，他會白白的送掉我的老命呵。』

於是他說道，『我的小爺，你不要對我動怒，我老實告訴你罷，你的父親叫我把他的計劃對你嚴守秘密哩。』

於是，喀墨來西門說道，『快快到他那裏去告訴他，說我很願意和那對女子結婚，快來回話，一刻也不要停留。』

『很好，很好，』國務大臣一疊連聲的應着。真個很難相信已經逃出了難關，他飛也似的跑到國王那裏去了。

『王呵，』他說道，『他真個瘋了。』然後他把經過的情形一齊告訴了

他。

國王聽說，立刻同着他的國務大臣到塔裏去，喀墨來西門登時就跑到他們面前來，兩眼對着地下，兩手搭在背後。他忽然又抬起頭來，唸着下面幾句詩：

『假如我有什麼過錯，

有什麼不敬，

我現在很後悔了，

請你老原宥罷。』

國王當下緊緊的抱住他的兒子，親他的額，對他說道，『塔裏的女子到底是什麼一會事？』

喀墨來西門聽了他的父親的話，笑了起來，說道，『呵，我的父親，我

們再不要開玩笑了。我決意要同我昨晚看見的那個女子結婚。」

「我的兒呵，」國王回答道，「願阿難保佑你！那不過是一個夢哩。」

王子道：「我拿出證據來給你老看，的確不是一個夢。瞧瞧，這是她的一顆戒子，是我從她的手指頭上拿了下來的。王呵，你老瞧瞧這個戒子的價值。」

「真奇了，」他的父親說道，「這事真神秘。誰也不該責備，只該責備我的倒霉的國務大臣！這件老大神奇的事，我相信只有阿難能夠解決。」

「我的父親，」那個青年哭着，「疼愛我罷，把那個女子尋來罷；如果沒有她，我要愁悶死了。」

王子一面長吁短嘆的，國王攙着他的手，領他回宮去了。在宮裏，那個昏頭昏腦的父親只是成日成夜的守在他的兒子的床邊，哭泣悲傷。後來，還

是那位國務大臣說道：「王呵，你打算多少時不臨朝理事呢？依我的意見，你老還是把王子帶到海邊的涼亭裏去住着，每一個禮拜，到那裏去同他住五天。禮拜一同禮拜四，你回來參那政務會議，執行公事。這兩天，你照平時一樣，下命令，問大事好了；其餘的五日，你老儘管陪侍你老的兒子，安慰他，等待阿難來解除這種災亂。」

國王覺得國務大臣的意見很聰明，他登時命把他的兒子移居到海邊的一個涼亭裏去了。這個亭裏用地氈鋪了起來，又掛起了絲的帷幕，上面鑲着許多燦爛的珍寶。他們在那裏住了許多時，一概都遵依着國務大臣的計劃。

二

却說那兩個精靈把公主帶回了中國，依舊把她放在原來的床上，她一直

睡到天亮的時候才醒。她醒來時，四面去找尋她昨晚曾經看見一眼的那位漂亮的少年。一點影子也沒有，她大哭起來，於是所有那些伏侍她的婢女都跑到她跟前來了，問她有什麼苦楚。

『我昨晚看見的那個少年那裏去了？』她問她們。

『唉！』侍婢的班頭叫了起來道，『這是怎麼說？我再也不會看見一個人，不管是老的，少的，我請你不要這樣尋開心了。如果傳進你的父親的耳朶，我們怎麼能夠不要挨罵？』

『我告訴你，我真不是尋開心，』包多蘭說道。

『大願阿難保佑你不要瘋了！』那老太婆哭着道。『有什麼人進來，我沒有不知道的。你真胡說。』

這些話激怒了公主，她很無禮的對待她的僕女，於是發生的事登時就給

國王知道了。他隨即來看他的女兒，她迎接着他，也同樣的問着，他知道她的確已經失了神。他立刻叫她的侍女趕緊動手把她綁起來，用鐵索鎖她在窗子上。他一面又忙着請醫生，請做卦的，請外科，對着他們說道：『我的女兒已經瘋了。誰把她醫得好，我把她給了他做妻子，并且分半個國給他；但是誰來試了試，醫不好，那麼一定要殺頭的。』

醫治無效的都遵依王的命令把頭砍掉了，一連殺了差不多有四十多個人頭，血淋淋的掛在宮牆上示衆，那怕是不在那公主近前的人也都嚇死了。

却說包多蘭有一個乾哥，他的名字叫做馬士文，他曾到過許多老遠的國家裏去游歷了來。正在這個時候，恰好他回來了，他跑到他的母親那裏去問公主的好。

『唉！』他的母親說道，『你的姐姐害了失心瘋，不懂人事了。這三年來，天天把鐵索鎖在她的頭頸上，許多術士，許多醫生，都治不了她這個病。』

馬士文聽了這番話，他

說道：

『也許我能夠把她醫好。我學過星相，也學過做卦，懂得這種學問的名人，我都去請教過了。讓我看看她去，如果允許的話，却不
要叫王知道才好。』



『那很好，』他的母親道；她立刻安排他進宮。那時天色已黑，她把他穿上女人的衣服，照平常一樣，把他帶進去看她的公主去了。

『姑娘，』那老婦說，『我帶來看你的却不是一個女人，是你的乾哥馬士文，他急於要會你。』

公主很高興，熱烈的歡迎那位青年。那馬士文當下便對她行了敬禮，拿出他隨身帶着的一本書來，點上一支蠟燭，念動符咒。

『我的哥，』包多蘭說道，『你離開很長遠了。』

『是的，』他對她說道，『但是現在我是回來替你醫病來了。』

那時她對他說道，『我實在沒有病，我也并不瘋；』她把經過的事情完全全的一口氣說給他聽了，又把手上的戒子，喀墨來西門把她戴上去的，也拿給他看了。

馬士文沉思了好一會子，真有點摸不着頭腦，但是後來他說道：『這些事，有許多人都不相信，我却相信是有的。明天我就出門去探訪，一定要解除了你的苦惱。』

說着，他就和他的乾姐作了別，從這一個城子跑到那一個城子，又從那一隻海鳥跑到這一隻海鳥，到處去探訪了。每到一個地方，他總聽見人們紛紛的議論着包多蘭公主的瘋病。後來過了許多時，他又走到了一個城子，那裏的人却再也沒有一個說起中國的公主來的，他們開口閉口總說起一個少年，名字叫做喀墨來西門，他是克嚇利登島的國王的兒子，着了迷惑，不省人事，非常受苦。

馬士文聽見這個情形，他知道他的精力一定有酬報了。他連忙上了一隻船。但是，他的那隻船足足走了一個整月，他才看見了蕭士門管轄的那隻海

島。當時海裏又起了極大的風浪，把船打翻，把旅客們又一齊都沉到海底去了。

『無巧不成話，』却說那位國務大臣正在喀墨來西門王子就攔着的那個涼亭上的窗子口朝海裏閑望，他一眼看去，忽然看見一個人在水裏和波濤打拚。登時起了憐憫之心，他對着國王說道，『呵，我的主，我要求允許下岸去把那個快要淹死的人拯救起來。』

『啊，國務大臣，』國王回答道，『我們的苦惱還不夠了嗎，還要去惹是非嗎？如果這人來的時候還要笑我們的不幸，我一定要先殺了你的頭，然後再把他殺死。我這樣說了；隨你的便罷。』

那國務大臣終於下海去了，他看見馬士文已經命如懸絲。一把攔住他的

頭髮，那國務大臣把那個幾乎要淹死的人救了上岸，等他透轉氣，給他換了乾衣服，才對他說道：『我已經救了你的命了；我自己的性命不要送掉哩。我現在要把你帶到許多官員許多大臣面前去了。他們一個個都靜默無言，愁眉皺臉的，爲了喀墨來西門王子的原故。再看着你是不是也是一個一籌莫展的。』

馬士文此刻明知他的探訪已經有了結局，但是他只說道，『喀墨來西門是誰？』

那時候那位國務大臣便把故事完全告訴了他，又說道，『你走進涼亭，不要看王子一眼，因爲國王生怕你是來笑他的霉運的。』

於是他們兩個一齊離了海岸，現在，那馬士文非走近王子不可了，那位王子這時候恰好正在一張榻床上躺着，只對他的面孔望着。那國務大臣這時

真幾乎嚇死了，但是馬士文再也不注意他的癡狂的樣子，大叫起來道，『祝阿難創造了這一對美貌無雙的她和她！』

喀墨來西門聽見這話，睜開了他的眼睛，只看着這個生客。『呵，我的父親。』他說道，『請我們的客人進來，在我旁邊坐着。』

國王聽見他的兒子忽然有情有理的說出話來，十分驚異，他連忙站起來，催着馬士文坐下，又請問他是從那裏來的。

『從中國來的，』馬士文道。

那時國王便道，『你來的正好哩，也許能夠搭救我的兒子，使他早起沉疴。』

『如果阿難願意，』馬士文回答道。然後他很溫和的對着喀墨來西門談起話來，『儘管高高興興的，我的小爺；那位少婦也和你同病哩，但是你們

要想痊愈，全在我的掌握之中。」

這時候，喀墨來西門請他的父親把他扶着坐了起來，國王真高興得什麼似的。他一把緊緊的抱住他的兒子，一面叫趕緊拿吃的東西來，於是他同着兩個少年一齊進食。王子病愈的好消息，滿城登時都知道了，這一天全城開起極大的宴會來。

後來只有王子同着那個來客坐在一處時，他們談起心來，各把各的往事都說了，那馬士文便道，「呵，我的主，我跑到這裏來的目的是要拯救包多蘭公主的。我們應該設法，能夠越早到她那裏越好。明天就該對國王要求允許出去打獵，我們到了鄉野之間，我們就不妨逃走了。」

於是喀墨來西門立即請求他的父親，國王使一口答應了。他安排了四匹馬，一隻駱駝，帶着這次旅行所需的糧食和水。將行時，國王擁抱着他的兒

子，說道，『不要離開我太長遠了，因為我實在還不能相信你的病已經全好了哪。』

喀墨來西門答應早早回頭，同着他的客人，騎上馬，朝着鄉野而去。他們走了許多日夜，才走完了他們的旅程，進了中國城。馬士文把王子打扮起一個商人來，穿上生意人的衣服，又拿一副做卦的傢伙給了他。

『去，我的主，』他對着他說道，『去到王的宮外喊着：「我是一個能幹的醫生。我是一個有名的星相家。有什麼失落的，要找尋的，我一說一個着！」國王聽見的時候，他一定要叫人請你進去，求你診治他的女兒。你就對他說，「你給我三日期限醫她好了；如果她不能全愈，我的性命橫豎是在你手裏的。』』

『沒有有人在跟前的時候，你就不妨對她明說，她登時就會不瘋了。然後

催着她吃喝，她的父親高興了，無論你要求什麼，他都會答應你的。」

說着，喀墨來西門拿起了他的傢伙，跑到國王宮門前，叫道：『我是一個能幹的醫生。我是一個有名的星相家。有什麼失落的，要找尋的，我一說一個着。』

那時候城裏的居民團團的圍攏來，站在他旁邊，很欽佩他的樣子。其中却有一個人對他說道：『你看看那邊宮牆上的人頭！他們也都是同你一樣，自尋死路，把性命送掉了的。你這樣年輕，這樣好相貌，我實在替你可惜哪！』但是他依舊只管大聲叫喊，『我是一個最有本領的醫生，』大家都

有點討厭他了。

他儘管叫喊，叫得國王聽得大呼大叫的聲音了，說道，『快去把那個星相家帶進來。』

於是那個國務大臣跑出來把喀墨來西門引領進去，到國王面前去了。國王對他說道，『啊，我的孩子，你如果不是一個真有本領的星相家，你千萬不要拿你的性命兒戲，因為我說的話是不可改移的，任何人來醫我的女兒，醫不好便要砍頭哪。』

『一切我都知道，』喀墨來西門說道，『我很願意照辦。』

那時候國王就叫了一個奴才領着那位青年到公主面前去，但是，喀墨來西門跑得飛也似的快，那個奴才反落在他後面。『爲什麼這樣快？』他叫了起來，緊緊的在那個假裝的星相家後面趕上去。『我從來不曾見過這樣一個搶死的人！』

這時候他們已經走到了帷幕跟前，那帷幕是張掛在公主的臥房之前的。喀墨來西門說道，『我還是站在這裏替她醫治，還是走進房間裏去呢？』那

個奴才道，『如果能夠就在這個地方醫治，那是格外光榮的。』

於是喀墨來西門坐了下來，寫了一封信給公主，在信尾又寫着幾句詩，道：

那一晚在你手指上拿了去的那顆戒子，

我現在送回來還你了；

你把我拿了去的那一顆，

也拿出來還了我罷。

寫完的時候，他把包多蘭的一個戒子包在信裏，交給了那個奴才。

公主讀了信，高興得什麼似的，叫她的奴才道，『快去告訴王罷，我的病已經好了。』

中國的國王登時得到了這個消息。『陛下，』那個奴才又說道，『所有

以前來治公主的病的星相家和醫生，比起這個青年來，真是一班笨伯。他也不用什麼傢伙，也不念什麼符咒，他醫治她，連看也不必看見她！」

國王聽見這話，好不多詫異，連忙跑到他的女兒的房間裏去，緊緊的抱住她，又把她的手搭在喀墨來西門的身上，說道，「無論你是誰，我再不改口的。」

那時喀墨來西門把往事從頭至尾一一的告訴了一遍，又說了他的名字，他的職位。國王聽了，真覺得再希奇也沒有了。兩個情人登時結了婚，全城裝點起來慶祝七日。許多大桌子擺滿了山珍海味，賀客接二連三的來，足足的熱鬧了個把月。

過了這個時期，喀墨來西門記起他曾經答應他的父親的話來了，要求公主同他回到本國去耽擱一年。她一口答應了，於是國王給了他們許多馬匹，

許多騎兵，又預備了一隻小駱駝給他的女兒，此外還有驢子哪，駱駝哪，以及其他許多旅行應用的東西。而且他又給了他們幾個奴才，以備沿途伏侍，又給了一千袋金子。

那王子和公主在路上走了差不多一個足月，他們走到了一個極美麗的平原，他們就紮下了營幕。他們在那裏吃喝了一頓，休息起來，實在困倦了，那公主一躺下便沉沉的睡去了。

過了一會子，喀墨來西門走進營幕去，他看見她的妻的解下來的帶上，有一件同火一般紅的射人眼睛的寶貝，在那上面還刻着兩行字。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對他自己說道，『我怎麼從前不曾見過呢？這必定是她的秘密的護身符，所以收藏得很緊密。』

說着，他把那件寶貝解了下來，帶到有亮光的地方去看看到底上面是寫着些什麼字，正在動手的時候，但是，有一隻鳥飛了來把他一掃，便把那件寶貝叨了去了。生怕這件壓邪的東西要失掉，他就在那隻鳥後面趕了去，不過那隻鳥飛在他前面，再也讓他趕不上，天又夜了，那隻鳥就在一棵大樹上面歇了下來。喀墨來西門也想回轉舊路，但他那時已經不知道他的營幕的方

向到底是在那裏了。他只得在那棵大樹下面睡了下來，等待天明。到了天亮的時候，他醒來了，他看見那隻鳥又飛了去了。他一頭爬了起來，跟在後面趕了去，他真忍不住要笑起來，因為那隻鳥現在實在飛得很慢。

『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他自心裏說道。『昨日這隻鳥飛得那樣快，我再也趕不上。今天哩，好像他也曉得我很疲憊了，又這樣飛得同我的脚步一樣慢了。我非跟定他不可，因為我再有什麼方法能夠走到有人烟的地方去

呢？」

於是他緊緊的一步步跟了去。到了晚上，那隻鳥又在一棵樹上歇下了，到了白天的時候，那隻鳥看王子的能力怎樣，只在前面引着他跑。像這樣走了十天，他忽然看見了一座城池。他在一條小河旁邊坐下來洗了面和手，休息了一會子。然後他站起身來進城門去了，他也不知道他應該到那裏去好。他在城裏跑了一個大圈子，把全城都跑遍了，但是，再也不見一個人影。後來，他走到通海的那一門去，原來那裏都是花園，果樹園，他已是身在園林之中，在那裏，他才碰見一個園丁。那園丁對他說道，『謝謝阿難，你能夠逃得性命！快快走進門來，千萬不要給住在這個城裏的波斯道士看見。』

喀墨來西門登時進了那人的花園。從頭至尾的把爲了一件壓邪的東西冒了大險的經過對他細細的說了。

『你知道嗎，我的孩子，』那個園丁說道，『伊歇來姆城離這裏遠得很哩，從這裏到那裏要走十二個月的旱路，還要走四個月的海道哩。我們每年要裝一船貨到那裏去，打那裏再到蕭利門王的領土。』

喀墨來西門思想了好一會子，覺得在那裏耽擱下來，跟園丁住着，等待貨船出發的時期來到，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於是他說道，『我不能回國去的時期中，你老願意給我一些什麼事情做做嗎？』

『這是易辦的，』那園丁說道，登時拿出一身齊膝的藍布短衣給他穿著起來，又把怎樣薅草，怎樣澆花，怎樣灌木，一概都教給了他。

三

却說包多蘭公主醒來的時候，尋她的丈夫不見。她舉眼把她的圍帶看了

一看，只見她的無價之寶的壓邪物也不見了踪影。

『唉！』她自心裏說道，『我怎麼好？如果我跑到外面去告訴我的奴才們，說是我的丈夫不在這裏了，他們一定就要不服從我的命令了，那我們就不了哪。我只得假扮起來，一直等到他回來。』

於是她連忙起身，著上她的丈夫的馬靴，穿上她的丈夫的衣服，繫上她的丈夫一樣的頭巾。然後，叫了一個她的丫頭坐在她的御床上面，她才叫小使們把喀墨來西門的駿馬帶了來，準備登程。他們連忙把東西整理妥當出發了，再也沒有人對於引領着他們的主子發生疑心。

走了許多日夜，他們眼見前面有一座臨海的城子，於是又安置下了他們的帳篷。當那公主問起這座城的名字的時候，有人告訴她道：『這是伊邦尼城。王的名字叫做阿墨老斯。他有一個女兒，叫做漢耶脫阿爾來佛絲。』

第二天，阿墨老斯派了一個使者去調查到底是一個什麼王子紮營在京城之外，那人回去復命，說他是一個國王的兒子，要到克嚇利登島去的。那時國王阿墨老斯便立刻親去迎接他們。包多蘭和她的侍從便一齊進了城，一共就攔了三天。

到了第三日，那位國王對着那個女扮男裝的王子，說道：『啊，我的孩子，我老了，我只有一个女兒，她也長得同你一樣美麗漂亮。如果你不嫌這個地方，願意住下，我把我的女兒嫁給你，將來你就可以繼承我的王位，統治我的人民。』

包多蘭公主自心裏思量道：『我再怎麼好呢？如果我不答應，他也許會叫他的兵士來把我殺死哩。我只有應允，我相信那個不知誰何的公主是一個心腸好的，會饒恕我的欺騙之罪。』

於是她抬起頭來說道，『謹尊台命。』國王好不多歡喜，全城和伊伯尼全島都大張筵宴。所有的御前侍臣以及國務大臣都來敬禮新王，個個都覺得委實是對着一個少年施了敬禮。準備大婚了，不到幾日工夫，漢耶脫阿爾來佛絲很隆盛的嫁給了包多蘭了。這兩個少女獨自在一塊兒的時候，包多蘭哭了起來，一面長吁短嘆，一面哀哀啼哭，哭得新娘子也好不多傷心起來，她說道，『啊，我的主，在這個時候，你要這樣哭泣，不怕難為情嗎？我很難受，你的苦惱，我實在又不能告訴我的父親，因為如果他知道了，他一定要大怒，說不定要把你置之死地哩。』

那時包多蘭說道，『我請你千萬替我守秘密，』一面便把往事從頭至尾說給她聽了。她大感動，頓生憐惜之心，說道，『你不要害怕，啊，我的姊姊，因為我再不會害你。』她們吻抱了一會才睡了，直到招禱司把人們招起

做禱告的時候才起身。第二天，大設結婚的喜筵，百姓都異常歡忻鼓舞。

却說喀墨來西門同那個園丁住着，很安閑快樂，不過有一天，他到園裏去走走的時候，一脚滑倒，跌到一棵樹跟邊去了。他爬起來，只見有兩隻鳥在他的頭頂上噪着，忽然這一隻把那一隻打死了，跌到地上來。那隻死鳥躺在那裏，只見另外有兩隻鳥飛了下來，把雙翼蓋住死者，好像表示哀悼的樣子。喀墨來西門又看見他們挖了一個墳墓，把那隻死鳥葬了；事後他們才同着那隻犯凶的鳥一起飛了去，結果把他殺死了。這件事情，喀墨來西門看來實在很奇特，他正在閑望，忽然又看見那隻死鳥旁邊有一件亮晶晶的東西。他走近去細看時，原來就是引他誤入迷途數月之久的那件壓邪寶物。

『願阿難蔽佑！』他叫起來道，『因爲這是很明顯的一個暗號，我該去尋覓我的愛人了。』然後他把那件寶物拿近眼前細瞧一番，妥貼地帶在他的

膀子上。他拿起鋤頭，依舊做他的工作去了。

第二天，他在園裏挖着的時候，在一棵長春樹下，又挖着一個有機關的門。他把那門提起，只見裏面有一疊樓梯，通着一個古穴。在那古穴裏，他發見許多銅瓶，滿滿的裝着燦爛的黃金，他對着那些金子說道，『苦惱的日子過去了，安樂的日子到來了！』他依舊回去挖他的地，直到太陽落山才歇。

到了晚上，那個園丁跑來告訴他道，『這不是一件極高興的事嗎！啊，我的孩子，你的好消息來了，你可以很快的回故鄉去了。許多做生意的人都已經預備停當，三日之內，就要開船到伊伯尼城去了，那便是伊歇來姆的首都。打那裏你再走六個月的旱路，你就能夠到了蕭利門王管轄的克嚇利登海島了。』

喀墨來西門聽見這話，十分快活，說道，『我也有好消息告訴你哩！』
隨即把那二十瓶金子指給他看。

那時那個園丁說道，『啊，我的兒，這是老天賜與你的，因為我在這裏住居許多年，我夢裏也不會夢到有這樣的財富。』

『不要這樣說，』喀墨來西門說道，『我們應該均分。』

『那麼，』那園丁道，『把生長在這個園子裏的橄欖裝起許多瓶來罷。這種橄欖是這裏的特產，別處沒有的。這裏的生意人常要販到別國去哩。你把你的半金子裝在底下，上面全用橄欖蓋上去。封起來，你到了開船回國去的時候，再把他們一齊帶上船去。』

於是，喀墨來西門站起身來，照着那園丁的話，拿了五十個鉛瓶裝了起來。在其中的一个瓶底，他把包多蘭的那件壓邪物藏在下面。

不幸第二天那個園丁就病倒了，到了第三日，他的病非常沉重，竟不能起床，死了。正在這個時候，船長跑來找喀墨來西門，說道，『要同我們一處到伊伯尼島去的客人在那裏？』

『我就是的，』喀墨來西門道，『這是我要在船上帶去的貨。』他隨即把那些預備停當的橄欖一瓶一瓶的指給他看了。於是那個水手就把那些橄欖帶上船去，說道，『快來快來，此刻正順風哩。』

喀墨來西門連忙跑到那個園丁那裏去話別，看見那老人原來已經死了。

『這是一定的，』那個青年說道，『我不能讓他孤零零的死在這裏。我一定要守在這裏，等他神散。』他掉轉頭來飛也似的跑到船上去，只見那隻船已經開走，連影子也不見了。他很傷心，只得回去，幾乎急出病來。

又過了許多時，他仍舊每日只在園中工作，忽一日，他走到那個古穴裏

去把其餘的金子拿了出來，因為那個園丁已經把他所有的財產都給了他了。這些金子，他依舊照從前一樣裝進瓶去，但是他問起船來的時候，聽見要一年才開一次哩。你看他的命運多麼苦惱！

却說那隻船開了去，一直開到了伊伯尼城，下了錨。那時候恰好包多蘭正在倚窗觀海。一眼看見那隻船，她心頭一跳，連忙跑到岸邊，問船長帶來了什麼貨物。

『啊，主呵，』他告訴她道，『我的船上帶來的，有五金，有奢華的布疋，有地毯，有香水，有橄欖，這些，都是這裏沒有的。』

那時她問道，『你有多少橄欖？』

他回答道，『有五十瓶哩，物主却不曾同我們一塊兒來，所以王如要的話，儘管拿了去。』

『起上岸來，』她道；她把橄欖嘗了一嘗，又說道，『這五十瓶，我都要。要多少錢，我就給多少錢。』

『啊，主呵，』那船主道，『橄欖的主人是一個窮漢，這些橄欖，在這裏要賣一千個「達漢姆」哩。』

『我如數照付就是了，』包多蘭一面說着，一面叫水手立刻把橄欖搬進宮去。

到了吃飯的時候，她叫把橄欖拿一瓶來打開，那時恰好並沒有別人在屋裏，只是她和漢耶脫阿爾來佛絲兩個。在她們面前擺着一個碟子，把橄欖倒了出來，跟着出來的有一塊金子。她登時叫把其餘的瓶子一齊拿來，啊，橄欖很少，貴重的金子倒很多！而且，在這些金子當中，她又看見了她的媽媽給她的那件解除困難的壓邪物。她一眼看見，高興之極，叫喊了起來，隨即

把那件東西拿給漢耶脫阿爾來佛絲看，說道：『這真是一個好預兆。我一定就會和我的丈夫見面了。』

第二天，天剛亮的時候，包多蘭就把那個船主叫了來，對他說道，『我買的橄欖的主人是在那裏？』他說道，『啊，王呵，他在麥金斯，他是在那裏替人家當一個園丁。』

『快把他帶到這裏來，』她命令道，『不然的話，你的性命留不牢，你的船隻也保不住哩。』

然後她又對着那些商人們說道，『我有事要問問橄欖的主人。你們不去把他帶到這裏來，不許起卸你們的貨物。』

於是所有的商人都跑到船長那裏去，答應他的費用，如果他肯再去走一次，說道，『王真暴虐，救救我們罷！』那船只得再開回麥金斯去了。

却說那隻船進口的時候，喀墨來西門正在園中，連睡也不能睡，因為覺得他的命運實在太苦惱了。正在煩憂，恰好船長來敲門。那少年剛開了門讓他進去，水手登時把他捉住，帶了上船。他們開船走了許多時，在這個時期之中，喀墨來西門左思右想，再也想不出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待遇他。他問起水手的時候，他們說，『你得罪了伊伯尼島的王了。你偷了他的錢。這就是我們非回來帶你不可的原故。你真是一個倒運的脚色！』

『這是從何說起呢，』喀墨來西門問道，『我不但不曉得人是一個什麼人，島是一隻什麼島，而且連他在海裏是朝東向西也都不知道呢？』

後來他們終於到了伊伯尼島了，王子帶到了國王面前，他再也不認得她就是他的妻子。看見這個情形，包多蘭索性忍心不告訴把他叫了來的原因。她賜了他許多奴才，僕役，駱駝，驟馬。除此以外，她又給了他許多金錢，

又時時把他加官進爵，及到後來，一直把他升做了度支部長，總司全國的財政。喀墨來西門再也不明白王爲什麼這樣優待他，但是，他總是努力爲民服務，後來，全國上下無不信任他，敬愛他了。

忽一日，那個女扮男裝的國王把她的度支部長叫了來，請問他爲什麼愁眉皺臉，終日無歡。

「啊，王呵，」他回答她道，「你老的仁慈是我沒齒難忘的，我并不是不知感，但是如果我找不到我的妻子，我是再也不會歡樂的。假如你老能夠開恩，收回成命，還是許我走我的路去罷。」他當下又把失落了壓邪物的話說了。

包多蘭看見他對於她的愛依舊如金石之固，她知道不能不揭開的時期已到了。她把那件壓邪物拿出來給他看，他們各把各的經過一一的細說了。到了

第二天，他們把阿墨老斯王請了來，他老聽了這個故事，非常驚奇，請他們用金字把這個故事完全記了下來。

然後那老人對着喀墨來西門說道，「啊，王子呵，你能答應也把我的女兒漢耶脫阿爾來佛絲娶做你的妻子，做我的女婿嗎？最好是你替我統治我的人民，像包多蘭一樣。」

「我一定要和包多蘭商量商量，」他回答道。「因為她待我情深，我實在無以為報。」

於是他把阿墨老斯王的意見告訴了她，那時她便一口答應，說道，「這很好。娶了她罷，我很願意做她的愛姐，因為她待我很好，我們是互相瞭解的。」

喀墨來西門王聽見這個消息，十分滿意，立刻把這個故事的原委公告百

姓。喀墨來西門正式登王位的時候，全國的百姓無不歡忻鼓舞。大賑窮民，大赦囚犯。過了許多年的安閑快樂的日子，因為以前的一切苦惱現在都忘掉。有一天，但是，恰好喀墨來西門王帶着他的一部份軍隊出巡。他一眼看去，只見有兩支軍隊，遠遠看去，有如城牆一般，黑壓壓的。這兩支軍隊是蕭利門王和中國國王帶領着的。他們帶領着軍隊，憂愁苦悶地到處在尋找他們的子女，但是毫無影響。

喀墨來西門聽見他的父親近在咫尺，大叫一聲，奔去迎接，緊緊的抱住那老人，歡喜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他們一齊在伊伯尼團聚了約摸一個足月的光景。喀墨來西門得到了阿墨老斯王的允許，讓他的幼子嗣位，才同着蕭利門王回克嚇利登島去了。首都張燈結彩致敬，喀墨來西門正式統治了本國。他嗣位之後，憑他的公正與智慧，直到百年的時候為止。誰說阿難什麼事情

都不知道！



異馬

古時候，在波斯國，有一個極有權力的國王，他有一個兒子，和三個標致的女兒。那個國裏的風俗，一年之中要慶祝兩個大節——新年和秋分。過節的時候，國王照例要開放宮殿，重賞有功，大赦罪犯，接受人民的慶賀。

有一次過節，有一日，忽然有三位聖賢跑到國王面前來：一個有一隻金孔雀，第二個有一個銅喇叭，第三個有一匹紫檀和象牙製成的馬。

國王對那三位聖賢道，『這是些什麼東西，有什麼用處？』

孔雀的主人說道，『無論日夜，只要是一個鐘頭過去了，這隻鳥要拍一拍他的雙翼，叫一聲。』

喇叭的主人說道，『如果把我的這個喇叭放在城門邊，他是一個最靠得住的看守的，因為敵人要進城來的時候，他會發出警告。』

那匹馬的主人說道，『啊，我的主呵，這匹馬的用處是這個樣子的，如果一個人騎了上去，他要到那裏就到了那裏。』

國王聽了這番話，說道，『我一定要把這些東西逐件逐件的試一試。』他先把孔雀試了試，果然同他的主人說的一樣。他又把喇叭試了試，真個也同他的主人說的相合。他那時就對着那兩位聖賢說道，『你們願意我怎麼樣酬報你們，說了來罷。』他們回答道，『把你的兩個女兒許給我們每人

一個。』國王登時便把他的兩個女兒嫁給了他們。

然後那第三位聖賢走上前說道，『啊，王呵，願你老也同樣賞賜我。』

『也要等到我把馬試了，』王道。

正說着，國王的兒子走

上去，說道，『啊，我的父

親，讓我騎上馬去試試看，

不要上當，把我的第三個姐

姐又落到一個做戲法的手裏

去，那真是我們的家門的恥

辱哩。』那時國王道，『試

罷，我的兒，你歡喜怎樣就



怎樣。」

國王的兒子登時上了馬，催他前進，但是那匹馬動也不動一動。

『啊，聖賢，』他說道，『這是怎麼說？你以為這便是快步了嗎？』

『你把樺頭攀一攀，』馬的主人道，指着馬頸裏的一個木樺。王子把那樺頭一攀，那馬隨即騰身而起，把他升到半天雲裏去了。

却說那王子當下真吃驚不少，很悔不該試驗。他很小心的把那匹駿馬細看，看看可還另外有一個什麼樺頭，可以叫他不要這樣飛快，可是，再也沒有。後來他在馬肩兩邊看見兩個螺螄釘，一邊一個。他把這一個旋了一旋的時候，那匹馬飛得更加快不可當，他真個幾乎連坐也坐不穩了。他立刻把那一個一把捉住，他真高興，因為他把這一個一旋，快機就止住，他就往下落了。他落了一日還不會落到平地，因為他飛得太高，離地已經很遠。等到他

落到平地的時候，他已經知道他現在能夠要叫這匹馬怎樣就怎樣了。

却說王子離地不遠的時候，他看見許多國家，許多城池，都是他從前不曾見過的。裏面有一個極美麗的城，是在一個青山之中。

『且在這裏過一晚，』王子道，『明天早上再回到父親那裏去，告訴他我這一次奇異的漫游。』

他開始找尋一個可以安身的所在，四面一看，只見城中有一個皇宮，聳入雲霄，四面都是堅牆。

『這個地方真可愛，』他自己對自己說着，就在那個宮殿屋頂上面下了馬。他等待了好一會，知道屋裏的人都已睡熟，他嘴裏又渴，肚裏又餓，他就走下階梯進宮裏去尋一些什麼吃的解渴充飢。

他在暗地裏摸索了好半日，他走到了一個燭光朦朧的房間，有幾個丫頭

睡在那裏。在她們旁邊，有一張床，床上躺着一個極美的公主，看見他走近的時候，吃了一嚇，站了起來。但是，她看見他很殷勤，很和藹，她也就放心了。

『大概，』她對他說道，『你就是昨天向我的父親對我求婚，被他拒絕了，因為你的面貌醜陋的那人罷。我的父親實在錯了，你委實是一個無比的文雅的人哪。』

但是丫頭們說道：『這不是那個人，我的小姐。這個少年一定是一個高貴的子弟，那個人實在還夠不上給他做奴僕哩。』

這時候，國王也走進來了，他是被一個驚惶失措的奴才吵醒了的，他對着那個少年直撞了去，恨不得一下子就要把他的性命結果了。

『這是怎樣說，』他很惱怒地叫喊起來道，『你不曾得到允許，居然就

直進我的皇宮來了？我不會聲明過嗎，任何人要娶我的女兒，都是不會答應的？我能夠忍得住讓你這樣來偷摸我的女兒不成？」

但是那王子說道：「你的話真叫我莫明其妙。你不是要替你的女兒挑一個女婿，要像我這般一樣高貴嗎？你可曾親眼見過一個人，敢說趕得上我這麼像模像樣嗎？」

「委實沒有，孩子，」那國王回答道，很好猾的樣子，「但是我要你公開向我的公主求婚哪。」

「你老的話很近情理，」王子道，「但是你老把你老的僕人奴才兵士一齊召集起來，向我進攻，結果把我殺死了，那麼，老實說，你老在正人君子的眼睛裏看起來，實在是丟醜的。如果允許我向他們對打，拚一個你死我活，那麼你老的名譽還能保全，因為我如果勝了，那就夠證明我是你老配

挑選的一個女婿了。」

國王聽見那位少年的一席話，驚異得不可言狀，就對他說道：「我的馬隊的數目是四萬，屬於我的奴才以及他們的跟隨，他們的數目也同四萬不相上下哩。」

「天亮的時候，」王子說道，「把他們召集起來和我相會，對他們這樣說，「這人要求我把我的女兒許給他，他的條件是他能夠把你們一齊打敗，你們再也不能有勝他的希望呢。」」

「就是這麼說好了，」國王道。

他隨即把他的國務大臣叫了來，要他下令把所有的軍隊都召集起來，叫他們一個個都騎上他們的馬。那時候，那位少年便道：「王啊，你老這樣待我，太不公平了。我步行，怎麼能夠打得過你們的在馬上的人呢？快把我騎

了來的那匹馬給我。』

『你的馬在那裏？』王問他道。

『我的馬在你老的皇宮的屋頂上面，』王子回答道。

『這是那裏說起，那裏有這麼一回事？』王叫了起來。但是他立刻叫了一位高級的官員來，說道，『你到皇宮的屋頂上去看看，如果有什麼，拿下來。』

那位官員於是到屋頂上去一看，只見有一匹馬，是紫檀和象牙製成的。其餘的許多官員看見了這匹馬的時候，他們都失笑，說道，『這個少年真是一個瘋子。』但是他們終於把那匹馬從梯上帶了下來，放在國王面前。百姓們細看那馬，十分羨慕，因為他的鞍韁真很華美。

那時候王子便說道，『啊，王呵，我要上馬去打你的軍隊去了。』

『你要怎樣就怎樣，』王道，『你千萬不要憐惜他們，因為他們再也不肯哀憐你哪。』

於是王子穩穩當當的坐上他的馬，把木樨一旋。國王看見王子登時到了半天雲裏去了，他對着他的軍隊叫喊起來道，『快快把他捉住，不要讓他走了！』但是那位國務大臣說：『啊，王呵，我們能夠捉得住空中的飛鳥嗎？這是一個妖人。你老能夠不遭他的毒手，已經是應該慶幸了。』

國王登時跑到他的女兒那裏去告訴她一切經過，她對於那位少年十分悲痛，說道，『要是他不得回來，我再也不吃不喝了。』她的情形便是這個樣子的。

却說那位王子走了一程，不一會，居然看見了他本國的城池了。他把那一個木樨一旋，立刻就落在他自己的家裏。他回到了家中，大家都好不多高

興，但是過不了一會兒，那個少年再也制不住不去再會會他的愛的公主，於是他又上了他的異馬，飛回那公主的父親的皇宮裏去了。

他進了皇宮，四面尋找，從這間屋子到那間屋子，又從那間屋子到這間屋子，終於找到了她，病在床上，在皇宮裏的一個僻靜的所在，丫頭奴婢四面圍繞着。她對他說道，『你怎麼拋離了我呢？』

『啊，公主，』他說道，『你聽不聽我的話，依不依我的意見？』
她說道，『不問什麼事，我都依你。』

『那麼，』他說道，『你同我到我們國裏去。』
『我十分願意，』她回答道。

於是王子攙住她的手，上了皇宮的屋頂，騎上了他的馬；他要她騎在他後面，把木樨一旋，登時一同到了半天雲裏，那時候，她的爸爸和媽媽在下

面只叫她快快回頭。

『好姑娘，』王子慇懃地問她道，『你要不要我把你帶到你的父母那裏去呢？』

『啊，我的好人兒，』她回答道，『我只要跟你走。』

那時候王子真高興極了，馬又跑得快也似的快，他們直等到了他們的目的地才停止。這却是靠近皇宮的一所花園，公主就在這裏歇下，王子連忙跑去準備迎接她去了。

却說那位公主同着那匹異馬正在花園中期待着，恰好那位波斯的聖賢正來園中採取有用的草本。他一眼看見了那匹馬，他的心頭好不多得意，連忙大着胆子走近那個女子跟前。

『你是誰？』她對他說道，『你來做什麼？』

「啊，公主，」他回答道，「我是王子的信差。他一會兒就要同着他的父親到你這裏來了，他要你到花園裏的別的地方去等待他。」

於是那位姑娘就起身跟他走了，他把她往馬上一放，旋一旋木樺，飛騰起來，登時便不見了城的踪影。

「惡漢！」她叫起來道，「你太不服從你的主人的命令了。」

「他又并不是我的什麼主人，」那聖賢道，「你中了我的計了。我想這匹馬實在想得很長遠了，因為這本是我製造的。現在我既然得到了這匹馬，又得到了你，我一定要叫那個小子吃一番苦頭，像他叫我吃的一樣。但是你正無須害怕；我比他還於你有些哩。」

那姑娘聽見這話，老大傷心，號啕痛哭，但是誰也聽不見她的哀音，因為那匹異馬飛也似的走，離地已經很遠。

過了好一會，那位聖賢又把馬往下開落下來，他們同時落在希臘左近的一片大草場上面。那時恰好希臘王出來打獵，忽然看見那個聖賢回着一個女子合一匹馬站在那裏。那國王看見他的面孔非常醜陋，看見她的面容又好不多標致，他就對着那個姑娘說道，『你和他有什麼親？』

『啊，王呵，』她回答道，『我連認也不認得他哩。他是用奸計和暴力逼迫着我同走的。』

國王聽見這話，立刻命他的手下人把那個聖賢綁縛起來送進監牢，他們登時遵着辦了。國王便帶着那個女子同那匹馬登時回宮，誰也不知道這是一匹異馬，誰也不曉得這匹馬行動起來有什麼秘密的機關。

却說那位王子一切都已預備停當，連忙騎着馬跑到園裏來看他的愛的公主，但是，不但不見她的踪影，連馬的足跡也沒有了。他找住看守花園的，

說道，『你們曾看見過什麼人走進園來？』他們回答道，『沒有什麼人，只有那個波斯的聖賢曾進園來採取有用的草本。』他這才知道一定是那個聖賢把公主帶走了的。

王子這時真的很煩惱，又焦急，又苦痛。他從這一城跑到那一城，又從那一國跑到這一國，希望得到一點關於異馬和他的愛人的消息。有一晚，他在一個旅店裏，聽見幾個生意人談天，說起一個極標致的姑娘和一匹奇怪的馬在某一個城裏出現。王子很客氣的樣子走近那幾個生意人面前去，請求他們告訴他那個國家叫什麼名字，國王是誰。一概都問明白了的時候，他又動身上路去了。

不久，王子便到了那個城子，在那裏，他果然聽說有那麼一個標致的姑娘，又有那麼一匹稀奇古怪的烏木馬，又有那麼一個醜惡不堪的聖賢。『但

是那個女人已經瘋了，』又有人告訴他，『雖然國主要和她結婚，不過一定要先找到一個醫生把她的病治好。如果那位聖賢真個名副其實哩，也許能夠把她的病醫治得好，但是，直到現在，却還沒有人醫好了她哩。』

這些話，使王子登時心生一計，可以如他所願了。他喬裝打扮起來，要求允許他進見國王，說道：『我是波斯國的一個醫生，我能夠醫治害心病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不辭經過許多國家到這裏來替人行醫，也想多求一點知識。』

那時候，國王真高興之至，『啊，聰明的醫生呵，』他很懇懇地要求，『你來的正好。』他隨即滔滔不絕的把他怎樣看見那個女子，她怎樣瘋了，聖賢怎樣放進監牢，細說給王子聽了。

『那麼，王啊，』王子問道，『你把那匹馬怎樣處置了？我的意思，先

要看看那匹馬，因為我也許能夠從馬身上想出方法來醫好少婦的病。」

說着，國王就領他到那放着異馬的那個屋子裏去，他看見那馬一點沒有損患，十分滿意。

『現在，』他說道，『把我帶到那個少婦那裏去罷，我可以叫她不瘋，恢復原狀了。』

王子看見她的時候，她正在扭手扭脚的，把自己的衣服撕得粉碎。但是看她那神氣，明知是假裝起來的。他很客氣很溫柔地同她說，說得要叫她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她認得了是他的時候，她大叫起來，跪在他腳下，他登時把她攙起來。悄悄的對她說道：『忍耐着，靜一點，因為我們要想逃走出宮，非謹慎小心不可。國王走來問你的時候，你要好言好語的，不要叫他害怕；那就什麼事都沒有問題了。』

『我一切依你，』少婦道。他隨即離開了她，跑去把她的病已經好了的消息告訴了國王。

『啊，王呵，』他說道，『十分僥倖，我已經看出了她的病源，已經替你把她治好了。假如你好好的待她，無論她要什麼，你總一口答應，那麼就什麼大事都完了。』

聽了這話，國王好多歡喜，立刻命令僕婦到她那裏去告訴她，國王馬上就要去看她。於是她們都跑到她那裏去了，她待她們非常客氣，好言好語的，就像她接着國王一般的。

那時王子又說道：『她的病還不曾全好哩。她應該跑到她來的那個地方去，用軍隊護衛着，烏木馬也應該一塊兒帶了去，那麼我一定能夠叫她不着
一毫迷惑了。』

國王登時同着他的兵士帶着那個女子和烏木馬到草場上去，那時王子又對着國王道，『請你老允許我燒起香料來，騎上烏木馬，把這位姑娘帶在後面。這匹馬一定要左旋右轉一番，然後停止。這樣一來，纏着這個姑娘的精靈就會永遠趕掉了。』

『你要怎樣就怎樣好了，』國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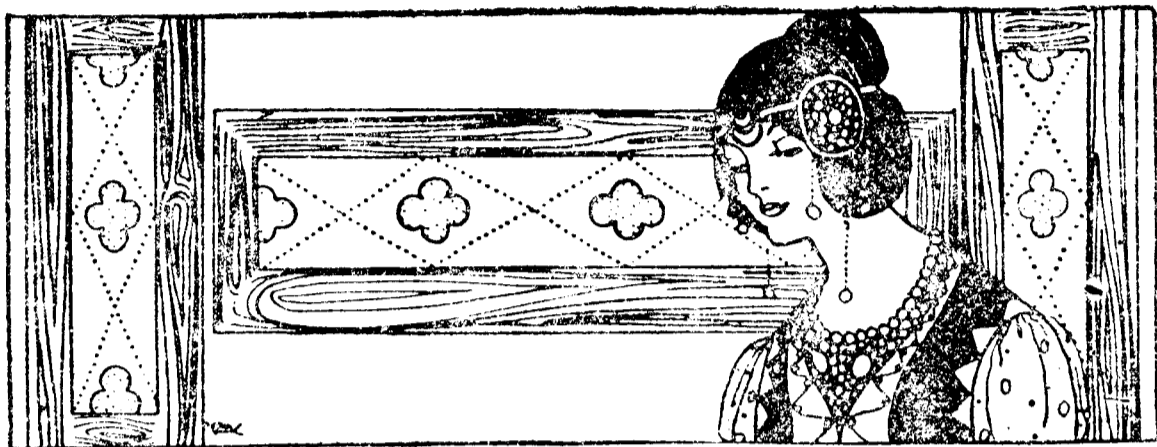
於是王子燒起許多香料來，他自己先上去，然後讓那個姑娘也騎上了烏木馬。在那烟霧裏，他把木樵一旋，那匹馬立刻騰身而起。烟散的時候，他們已經離草地很高，國王同着他的兵士還等了足足半日，等他們回來。覺得實在沒有希望了，王才帶領着他的軍隊回城。

他立刻叫把那個波斯聖賢帶來，對他說道：『唉，你這個騙子，你爲什麼不把烏木馬的秘密告訴我？現在有一個比你還壞的腳色來拿了去了，把那

個姑娘也帶走了，我們再也不能見到他們了。」一面說着，一面把他監禁在宮裏，過了許多時才釋放了他。

却說這時王子已經回到本國了，好不多高興，好不多威風。他到了的時候，大張筵宴，慶賀他回國，百姓們歡迎他，足足的熱鬧了差不多有一個緊月。

但是那位國王，他的父親，終於把那匹馬毀壞了，不能再用了。一面又派了使者到那個姑娘的父親那裏去，告訴他，說是他的女兒很快樂安耽，從此兩方年年有禮物互贈，王子和他的愛妻的父親，也時通音問。他們這樣過着，過得很長遠，直到那分離使者，愛的拆散者，死神降臨的時候才離散。



海裏的格爾來爾

古時候，在波斯國，有一個國王，叫做蕭士門。他的宮殿建築在一個風景極好的所在，他的僕役很多，金銀寶貝的數目更是數也數不清楚，但是他總覺得非常寂寞，毫無趣味可言，因為他竟沒有一個親生的兒女。

有一日，他的奴隸們裏有一個跑到他面前來說道，『啊，我的爺爺，門外面有一個商人，帶着一個丫頭，那個姑娘真個比月亮還要美麗哩。』國王回答道，『把他們帶到我面前來。』

於是那商人同着那個姑娘都走了進去，那商人把她的面幕揭了起來的時候，屋子裏四面八方都因為她的花容月貌，頓生光輝氣象，國王看見她那可愛的樣子，真個有幾分呆了。他對着那商人說道，『啊，會長，她要賣多少錢？』

那個商人回答道，『我在她身上花了三千金子，我現在把她送給了你老罷。』

當下那位國王對他道了謝意，又賜了他一套榮譽的衣服，又賞了他一萬金子。然後他發下命令，這女子應該特別看待，特別敬重。於是她的丫嬛們引領着她到一個大廳上去了，那裏有可以望海的窗，所有她須要的一切東西都齊備的時候，國王叫他的大臣們把房門關上。

過了一會，國王去看那位小姐，她只顧坐在窗口，好像不曾看見他走了

進來的樣子。國王心裏說道，『這是很明白的，因為同她相處的人并不會教她禮數。』但是因為她的面貌實在長得美麗可愛，所以他也不敢對她動怒。他發下命令，把最好的食物拿進來。她雖然站了起來，並且和他一處坐着，不過她再也不開口說一言半語。國王好心好意的對她說話，問她的名字，但是她始終不回答。

像這樣過了許多日，她依然不開口。因為她性格溫和，面容標致，國王十分愛她，有意要立她為后。有一日他對她說道，『啊，我的愛人，我對於你已經緊緊的忍耐了一年了。我求你總要開口，那怕是僅說一半句話吧。如果你是一個啞子，你也不妨做做手勢告訴我，那麼我也就斷絕了一定要聽一聽你的聲音的念頭了。你真愛我，給我一個回答罷。』

那時候他真高興得不可以言語形容，那姑娘果然抬起頭來，對他嫣然一

笑，一屋子都充滿了光彩。然後她對他說道，『啊，大王呵，你老對於我真很含容，你也應該有一點相當的酬報了。』

國王聽見她的話，臉上覺得十分榮耀，歡天喜地的出去了。他叫他的國務大臣預備十萬金子大賑窮民，做一個紀念。他隨即又跑了回去，坐在那個姑娘旁邊，請她告訴他，爲什麼她老是這樣緘口無言。

那個姑娘回答道，『王呵，我是一個窮苦的人，我又是一個很傷心的人呵。』



『你現在說不到窮了，』王道，『因為我的國家以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了，而且我也已經是你的僕役了。』

那姑娘又對他笑了起來，說道，『我的名字叫做海裏的格爾來爾。我的父親是海王裏的一個，他死後，便把他的國家傳給了他的孩兒們。但是，我有一次和我的哥哥大吵大鬧，我說我寧願和陸地上的人們來往。於是我就出海上岸，坐在月光地裏。那時恰好有一個人走過，他就把我帶了去賣給了一個商人。那商人便是把我帶來送你的那人。』

『他真是一個好人哩，又忠實，又和氣，又慈善。如果你老不是誠心愛我，我早就從這個窗子口跳到海裏去，依舊回到我的百姓們那裏去了。初時我覺得回到他們那裏去便有點害羞，因為生怕我說一個國王已經立我爲后，他們會笑我是假的。這便是我的故事了。祝你老有福！』

國王聽了她的話，道了謝忱，吻着她的額。『但是你們的百姓，』他對她說道，『怎麼能夠在海裏耽擱？』

她回答道：『我們在海裏走起來也和人們在陸地上走起來一樣。我們也同你們一般看得見太陽，看得見月亮，看得見天星。海裏的人很多，也有各種各樣的種族；老實說起來，要拿陸地上的和海裏的比一比，陸地上的真是微乎其微的哩。』國王聽了她的話，好不多奇怪。

當下那位皇后叫拿一個火盆來，拋了一塊木頭進去，嘴裏說起話來，誰都不懂。『啊，我的主，』她對着國王道，『你去躲在一個密室裏，我來叫你看看我的哥哥，我的母親以及我的表姊妹們。』國王連忙跑進密室去躲了起來，看她作法。

她燒起香料來，口中念念有詞，一會子，只見海裏波濤洶湧，有一個美

貌的青年走了出來，後面跟着一個白髮的婦人。又還有五個少女。他們在水面上走着，漸漸的走近格爾來爾正在迎接他們的窗口來了。一眼看見了她，他們一齊飛進屋子，抱住她，真說不盡心頭的悲喜交集，一面問她經過的事情。

於是她把她的故事完全告訴了他們。她說完的時候，她的哥哥道：『謝阿難，使我們重得團聚！來，我的妹妹，快快回國去了罷。』

國王聽見她的哥哥的話，滿腹疑懼，生怕他的妻真個要離他去了。但是格爾來爾說道：『啊，我的哥哥，國王是一個大國之王，他很尊貴，又很聰明，又很慷慨。自從我到這裏來的那一天直到現在，他待我十分好，我很心滿意足，我很快樂。如果我真個同你們走了，他會死的，他很愛我，他是真心真意的愛我。』

那時她的母親說道，「啊，格爾來爾，你知道我們都很愛你，如果你覺得在這裏很快樂，我們也不願要你回走了。」當下格爾來爾回答道，「我的確十分快樂，非常滿意。」國王聽見了皇后的話，心裏對她非常感激，因為他曉得了，她愛他，就和他愛她一樣，她十分願意同他終身相守。

格爾來爾隨即發下命令，叫他的女僕們揀各種各樣最好的食品送進來待客，於是她和她的家人一同坐下吃起來。但是他們立刻對她說道，「啊，格爾來爾，我們都還認不得國王哩。不待允許，我們居然就進了皇宮，又來吃起他的東西來，我們連見還不會見他一面哪。」他們都停止不吃了，對她怒形於色，嘴裏一齊噴出火來，令人可怕。

國王嚇壞了，生怕他的妻難免危險，但是她連忙安慰她的來賓，答應他們立刻和她的丈夫相會。她隨即到密室裏去把他帶了出來，他們登時都站起

身來，對他行了大大的敬禮。國王請他們一齊住下，但他們只耽擱三十日，在這三十日中，他們備受優待與敬禮，然後他們才回去了。

過了不久，國王同皇后格外歡喜得不了，因為他們生下了一個真漂亮的兒子。全城慶祝七天，到了第七日那一天，格爾來爾的母親，哥哥和表姊妹們又都進宮來了。國王迎接着他們，說道：『我已經說過，暫時不替這個孩子起名字，一定要等到你們來。他的名字應該取做什麼，隨你們歡喜罷。』

他們把他的名字取做皮得，是『如月之滿』的意思。那時他們又把那個孩子抱了去給他的舅舅薩利，他抱住他在宮外這邊去走走，又那邊去走走。那薩利忽然從窗子口跳到海裏去了，登時便不見了他們的踪影。國王老大失望，但是，格爾來爾看見他這個情形，走到他面前去，說道：『啊，王呵，你不要替你的孩子耽憂。我比你還愛他哩。我知道他不到一會子就會平平安安』

安的回來了。願阿難蔽佑！」

他剛說了，不一會，海裏波浪滔天，那個青年手上抱着那個孩子，果然飛進窗來了。「啊，王呵，」他說道，「大概你的心裏很替你的孩子着急了。其實一點危險也沒有，不然，我也不會抱他去了。我們替他的眼睛行了一個洗禮，我們又把沙羅門的印子上的名字念了好幾遍。我們只要生一個孩子，我們都要辦一辦這些手續的。現在你老不必替他憂慮了，他是再也不會淹死的了。他不但能夠像你們一樣在陸地上行動，他將來還會在水面上行走哩。」

他隨即又在他的衣袋裏拿出一匣珍珠寶貝來，真個比太陽和月亮還要光彩。他又說，「王呵，這是我送給你老的禮物。再過幾天，我再送一些來。這些珍珠寶貝，在我們那裏，實在很多，真像岸上的泥沙一般哩。」

國王看見那許多光彩奪目的珍珠寶貝，真個眼花繚亂了，說道，『這些珍珠寶貝，一件的價值就比得上我的國家！』他對於海裏的薩利十分感謝，說道，『我接受這許多無價之寶，十分赧顏，世上的人，誰也比不上我這樣富有了。』

那時候，海裏的薩利說道，『王啊，我們都希望你老允許我們回去了，因為我們急於要去看看我們的家了。和你老分別，我們委實捨不得，但是我們既是命定住居在海裏的，有什麼辦法呢？』

國王只得站起身來對他們說了再會，那個青年同着他的母親表姊妹們登時朝着海裏飛了去，無踪無影了。

皮得一日一日的長大起來，十分聰明。他學會了讀書寫字，歷史和文法也很有研究，至於開弓射箭以及馬術，也都精良嫻熟，總而言之，凡是一個

王子應當知道的，他簡直無般不曉。到了相當的時候，他正式加冕了。他登位後，強弱貧富的事，都親自裁判。他時時要打聽民間對於他的言論，無論一件什麼事，他總要辦得非常公平正直。人民無不愛戴他，直到毀滅歡樂與拆散伴侶之神降臨，他與世長辭的時候。



王子阿密德和仙女伯利朋羅

古時候，印度有一個國王，他的名字叫做密薩。他有三個很漂亮的兒子，一個很標致的姪女。大王子的名字叫做霍生，二王子叫做愛麗，最小的一個叫做阿密德。公主的名字叫做娜喀利哈，是『光明』的意思。當時所有的女子，要說起性格來，美貌來，才智來，聰明來，要算她是第一個有名的了。國王滿心想把她許配給一個隣國之王，但是等到她長到相當的年紀的時候，她的三個表兄，無一個不十分愛她。這種情形真叫密薩感覺着非常困難，因為

他們決不能一齊都和她結婚，而他又不能眼見他們任何一個老大失望，痛苦不歡。後來，他只得把那三個王子一起叫到面前來，說道：『啊，我的孩子們呵，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叫你們不傷手足之情。你們三人之中，只能有一個把公主娶作他的娘子。你們都出門到遠國去，以一年爲限，你們應該分頭而去，每人把客中所得的最奇怪的東西拿一件回來。誰的東西最可寶貴，誰就可做娜喀利哈的丈夫。』

三個王子對於這個提議無不承應，因爲個個都覺得自己很有把握，能娶公主到手。於是國王給他們每人一大宗錢，叫他們立刻起程，不要遲疑。那時候，兄弟三人一個個都去扮起商人的樣子來，各各帶了幾個長隨，上馬去了。初時他們同路走着，後來到了一個三叉路口，他們三個就決意要分路而去。他們一塊兒親親熱熱的吃了晚飯，議定一年之後，仍舊在這個旅店裏相

會，一齊回去見他們的父親。次日，天剛亮的時候，他們互相擁抱了一回，各各上了馬，分頭去了。

却說王子霍生從前就聽說比難格國很有名，久已有心要去看看，恰好那時候有一個商隊是到那裏去的，他就附伴同行了。走了三個月，他平平安安的到了那個國家的首都，他就在那指定給國外商人居住的旅館裏住了下來。他看見城裏有一個極大的中央市場，人們都從那裏去買賣各種各樣的罕有之物。這個市場上，分成許多街道，屋宇比鱗，都有天窗，個個舖子的大小形式又都一模一樣。這些舖子裏真個是無般不有——波斯來的綢緞，佳美無匹的紗布，磁器，玻璃，帷幕，此外還有許許多多金銀的裝飾品，和無數的寶石。

一日，霍生正在街上閑走，他疲倦了，便在一家認識的店門口坐下來歇

力。他忽然看見一個叫賣的手上拿着一小方地毯，嘴裏叫着，『要買罷，四萬金子！』

王子聽見，詫異之極，對着那個叫賣的說道，『你這條地毯必定有什麼奇處，才討這樣的行情。』

『啊，先生，』那個叫賣的說道，『我的東家吩咐我，少一個都不賣。這條地毯，老實說，真是一件極奇的奇物哩，無論什麼人坐上去，一會工夫，他要到那裏去就到了那裏。』

那王子立刻就自己對着自己說道，『如果是真的，我還有什麼別的更希奇的東西拿去給王呢。』當下他就朝着那個叫賣的說道，『你這件破爛的東西，有什麼方法能夠叫我相信的確有這種驚人的好處呢？』

『你同我一塊兒坐上去，』那叫賣的說道，『你心裏只要想着，我們立

刻就到了旅店裏了。到了那裏，你相信了我的話，你再拿出錢來，這條氈子就是你的了。』

當時那人就把他的毯子舖在店後的地上，自己先坐上去。要王子坐在他旁邊。王子一轉念間，那條奇異的毯子果然騰空而起，把他們帶到了旅店裏面，王子當下便把那條毯子的錢一一的照付了。

霍生恨不得立刻就回去和他的心愛的公主結婚，但是他和他的弟弟們有約在先，不能失信，所以他就在城裏盡量的享樂，直到約定的時間來到。過了一些時，約期到了，他把地毯往地上一舖，他心裏想着要到他們三人約定相會的那個旅店裏去。

却說王子愛麗也附着一個商隊，他却是在波斯去的。走了四個月，他便到了波斯的首都。他在那裏和一般市場上的商人來往的時候最多。有一天，

他看見那些賣貨的裏面有一個人拿着一個象牙筒，討價要四萬波斯金洋。

『我的朋友，』愛麗王子對着一個店主人說道，『這樣一個小小的象牙筒，要討這許多錢，他不要是一個瘋子？』

『啊，先生，』那店主回答道，『他既然要討四萬金洋，這個筒子必定值得這個數目。不管他怎樣，讓我們親眼看看。』

當下那位商人就把那個叫賣的叫住，對他說道，『朋友，這一個小小的筒，要討這許多錢，大家聽見都覺得太奇了。我的這位朋友說你瘋了哩。』

那叫賣的聽見這話，毫無怒色，但說道，『啊，先生，你不妨仔細把這個筒子看看。這筒兩頭都有玻璃，只要你想着看什麼，從裏面望出去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愛麗王子心裏想着要看一看他的父親，他登時看見他的父親坐在他的寶

座上面。他又急於要看一看公主，他立刻又看見她正在和她的侍女們閑談說笑。王子看見這個情形，大奇，自己對着自己說道，『那怕是搜遍全世界，不見得再能夠尋得一樣東西比這個象牙筒更寶貴了。』他隨即對着那個叫賣的說道，『你說這個筒子所有的好處，果然不錯，這裏是你討的價錢。』

我們現在要來看看那個最小的兄弟碰到了什麼了。阿密德王子是到史曼坑去的。他看見那個城子的景色絕佳，於是他就住了下來。一日，他跑到市場上去走走，恰好從一個叫賣的面前經過，那人正在出賣一個奇異的蘋果，嘴裏叫着，『四萬金子，誰要買嗎？』

阿密德王子說道，『讓我把這件水果看看。說給我聽聽，這件東西有什麼可寶的地方，這樣值錢。』

那個叫賣的說道：『我要說給你聽了，你真個要樂得拿一座金屋來和我

交換了。老實說，這真是世上的一件最奇的奇物呵。老板，只要把這個蘋果聞一聞，什麼病都會醫得好，也不曉得有多少病人都是用這個方法醫好了的哪。這是一個聰明人製造成功的，他自己把性命送掉了，因為可以救他的命的這個蘋果一時不在身邊。他的寡婦窮了，急於要把這件東西賣掉，買些吃的給她的孩子們。我說的是真話，這裏的人都會告訴你的。」

他聽見這個蘋果有這樣的好處，所以才討這個價錢，十分滿意，阿密德王子隨即把錢交割清楚，預備動身回家。他相信世界上再不會買得一件寶貝比得上他尋得的這一件了。他辛辛苦苦的在路上走了許多時，他終於到了那個旅店，只見他的兩個哥哥已經在那裏等他。那時候，各各都急於要把自己的送禮拿出來獻一獻。

『你們來瞧瞧，』霍生王子說道，『我在比難格買得的這條地毯！這毯

子，看起來真不過是一件小東西，但是無論我要到世界上那一個地方去，我只消往上面一坐，一會兒工夫，我要到那裏他就把我帶到了那裏。」

這時愛麗王子便說道：『啊，我的哥哥，這條地毯真可算得是一條奇毯了，但是我花了四萬金洋，也買得了一件無價之寶。你瞧，這裏是一個小小的象牙筒。無論什麼人，用這個筒，隨他要看什麼東西，那怕是在天盡頭，地盡處，都可以看得見。』

霍生聽見這話，就從愛麗王子手裏把那個牙筒拿了過去，心裏想着要看一看公主，那時候，他的兩個兄弟都守在旁邊等待他看了以後怎麼說。只見他面色青白，大叫起來道，『唉，完了！我們一個也愛不成我們心愛的表妹了，她差不多要死了。你們要見她一面，趕緊乘她還活着的時候來見她一面罷。』

愛麗同阿密德連忙拿起筒子來一看，真的，他的哥哥的話，千萬真確。

當時阿密德便叫起來道：『如果我們立刻就去，我能夠把她救活。在史曼坑的時候，我花了四萬金子買了這個蘋果，能治百病，那怕是病人病得要死了都能醫好。我們快去。』

『這就容易辦了，』霍生王子道，『因為只要我們的眼睛剎一剎，我的地毯就會把我們帶到那裏了。』

三個王子登時一齊坐上地毯，果然馬上就到了娜喀利哈病臥着的那個房間裏了。侍女們和用人們看見他們突然而至，大驚。也來不及把他們怎樣來的情形說明，阿密德王子立刻走上前去，把那奇異的蘋果放在公主的臉上。只見她馬上睜開了她的可愛的雙眼，好像是醒了轉來的樣子，歡迎她的表兄弟們。

大家看見她的病已經痊愈，非常高興。三個王子登時很有禮的走開去找他們的父親去了。他慈愛地擁抱着他們，又把他們的禮物一件件的細看了一番，覺得十分有趣，但是他們要求他說一說誰的禮物配得采的時候，他回答道：『啊，我的孩子們，這個問題，叫我怎麼解決才公平正直呢？如果沒有愛麗的望遠管，你們又不會知道你們的表妹病了；如果沒有飛毯把你們送了回來，奇怪的蘋果又救不了她的性命。我來另想一個方法，再決定誰配得獎罷。明天你們都到我這裏來，各人騎着各人的駿馬，各帶弓箭，比賽武藝。誰的箭射得最遠，我當然就把公主許配給他。』

三個王子都遵依着他們的父親的意思，次日，一齊都到那指定的地方去了。什麼都停當的時候，霍生王子是老大，當然他發第一箭。他的那枝箭真

個是在平地上飛也似的前去，但是愛麗王子的箭比他的去得更遠。阿密德最後，雖然他的箭在絃上發出去的時候也和他們同一方向，可是，像是命運註定的，他的箭一離絃就不見了踪影，誰都不曾見他落地。旁邊也有人觀看，都說阿密德並不曾開弓。後來，花了許多時間去找也找不得，國王便叫不必再尋了，娜喀利哈應該是愛麗的新娘。

霍生王子老大失望，結婚的喜酒，他也謝絕不到，過不多時，他就決計逃出塵世，出家做和尚去了。至於阿密德呢，他還花了幾天的工夫去找尋他那枝失掉了的箭。他從愛麗的箭找得的地方動身，直顧向前走去，滿山遍谷的去找尋。後來他走了約摸有九里路光景，忽然看見那枝不見踪影的箭橫在一個石頭上面；那時他便對他自己說道，『這件事真有點神秘，這枝箭，不是我，誰也射不得這樣遠呵。』

正在亂石叢中走來走去的走着，王子忽然發現了一個鐵門，不會上鎖。他把那門推開，只見裏面是一個寬闊而明亮的院子。旁邊有一座又偉大又華麗的宮殿，一個極標致的女子，皇后那般打扮，衣服麗都，珠光閃閃，從裏面走了出來。一眼看見她的時候，阿密德對她行了一個極恭敬的禮，她當時也就對他還了禮，說道，『歡迎，歡迎，阿密德王子。』

王子聽見她叫出他的名字來，覺得很奇怪，那時候只見她又笑迷迷的說道，『雖然我不認得你，我却知道你是誰，你聽我說來。我是一個精靈的王子的女兒，我的名字叫做伯利朋羅。關於你和你的哥哥們的事，我一概都曉得。飛毯，探遠鏡，奇異的蘋果，我都知道。我十分愛你，所以你們比箭的時候，我就在你旁邊站着。我看見你的箭不會射得像愛麗王子一樣遠，所以我一把撈住，拿到你剛剛才發現的這個地方來了。從那一天起，我就在這裏

『等你來尋。』

阿密德王子聽見這些話，又看見她十分標致和氣，他把她的一切苦惱與失望一概都忘去了。『啊，好姑娘，』他對她說道，『你真是一個極美的美人，如果我能服侍你，永遠做你的僕役，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要你到這裏來，』她回答道，『並不是要你來做我的僕役，是要你來做我的丈夫。我們仙家的姑娘有一種權利，可以自擇所歡。我們也不必等待求婚，成功才談戀愛。』

這些話使阿密德好生高興，攆着她的手，發誓把他的緊個的心兒忠實地愛她。那時候伯利朋羅便道，『你現在是我的丈夫了，我是你的忠實的妻子了，』一面引他走進一個佈置極華麗的房間裏去，那裏點着許多臘燭，燭臺都是透明的水晶的。就在這個房間裏擺了結婚喜筵，接着快樂熱鬧了許多

日子。

在這個奇境裏很快地一過便是六個月了，忽一日，阿密德王子對他的妻子說道，『如果你願意，請許我離開幾時，因為我久已不會見着我的父親的面了，他老人家一定很記念我，不知道我到底是那裏去了。』

伯利朋羅聽見這話，好生不自在，她想着，恐怕是他對於這個新巢生了厭倦之心了，不過後來一想，阿密德愛她的心委實有如鋼鐵般堅，終於答應了他的要求。他十分高興，對她說道，『啊，我的愛的，我一定馬上回來，因為我一時不見你，我就不歡呵。』

『你去罷，』伯利朋羅道。『不過你不要把你的婚事說出來，也不要把你在此地見到的奇境告訴別人。你只消告訴你的父親你很快樂，你是回來問他的安的好了。』

上了他的馬，後面跟着一隊騎兵，阿密德起程了，相當的時候，便到了他的父親的宮裏。他受到極大的歡迎。國王從寶座上站起身來，奔上前去，抱着他的兒子的頭頸，叫起來道，『這些時你是到那裏去了？』

『啊，父王呵，』王子說道，『我走了許多路去找我的箭，我找不得，再不肯停，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地方，我在那裏，住得很舒服，過得很快樂。請不要細問了，因為我不能多說，多說我就煩惱了。我一定要常來問你老的安，盡我的爲子之情。』

『這很好，』密薩說道，『我很滿意。不過你來看我，不要隔的時候太多了，不然，我很替你擔憂着急。』

耽擱了三天，王子便回到他的所愛的伯利朋羅那裏去了，她歡天喜地的迎接他。每一箇月中，新月如鈎的時候，王子便要回去看他的父親去了。但

是，過了許久，國王的一個國務大臣對着國王說道：『啊，我的主，你對於阿密德王子的行爲未免太不小心了罷？你不看見王子每月來時，兵隊的數目無次不加多，形勢顯赫嗎？不知道他究竟要怎樣把你的國家奪去，把你送進監牢呢？這是毫無疑義的，他是要來報復未得公主之仇。我告訴你老，千萬要當心！不然，你老會中他的奸計。』

這一番不懷好意的話，果然說進那頭腦簡單的老王的心的深處了。有一天，他叫了一個女巫來，這個女巫，念動符咒，能夠移星換斗。『如果你能夠，你去，』他對她說道，『打聽打聽，我的兒子阿密德究竟是在那裏成了家，立了業。他現在是在我宮裏，但是到了第四天，并不等我或者我的官員允許，他就要騎上他的馬，召集他的侍從們，走他的路去了。你或者在後面跟踪，或者到半路裏去等着，看他到底是到那裏去。』

那女巫便立刻去到王子阿密德找住他的那枝箭的那個地方左近的石堆裏去了，不一會，果然看見他從小路上走了來。他登時站起身來跟定他，但是眼前登時又不見了他和他的侍從們的影子，那怕四面八方跑來跑去的尋，她再也找不得他們的去路的痕跡。那時那女巫自己對自己說道，『這件事我簡直辦不成功了，』她連忙跑回國王那裏去報告她的失敗，要求寬限，許她慢慢的發現這個秘密。

國王對她說道：『你要怎樣就怎樣。你找尋的時間要多少就多少，但不_要讓他逃脫。』

月圓了，月缺了，王子探父的日子又近了。那個女巫又去藏身在亂石叢中，這一次可被她看見了，看見了王子和他的侍從們進去的那門了。他們經過她的時候，她跪了下來，號陶大哭，那時阿密德王子把馬勒住，問她苦惱

的原因。

『我的主，』那女巫回答道，『我是有差使要趕路的，不幸病了，少氣無力，只得躺在這個亂石叢中。』

『唉！』阿密德王子說道，『這裏是沒有房子可以指引你去的哪。不過我又不忍眼見你在這裏受罪。』說着，他叫他的一個侍從把她帶上一匹馬，叫她背騎着，把她帶進鐵門，走進宮殿，隨即去把伯利朋羅請了來。

那個仙女看了那老太婆一眼便叫人把她帶進別的一個房間裏去，特別優待。然後她對她的丈夫說道：『我的主，雖然你的慈心很感動我，不過我怕不免要出亂子了。這婦人一定是有心要害我們，但是究竟爲了什麼原故，我又不很明白。你去你的罷，如果有什麼危險，我來想法子避免。』

當下那個老巫婆已經抬上一張軟床，又有一杯香味很好的藥酒捧來給她

喝。一會子，她心裏覺得，國王不知道是怎樣的在那裏等待信息哩，她站起身來，對着侍候她的一般女用人說道：『這一服藥真妙，因為我現在已經完全恢復原狀了，有氣力了。你家女主人待我很好，我要走了，我應該先去謝謝她。』

於是女僕們同她走過好幾個房間，一個個都比先時的奇特，最後到了一間，伯利朋羅在裏面坐着，身上穿着繡花的綢衣，鑲着珍寶。

『我的好奶奶，』公主回答她的感謝道，『我很高興，我的客人會在這間屋子裏把病完全治好了。你老人家儘管在我的宮裏賞玩賞玩，這裏有許多有趣而希罕的地方，我叫這幾個丫頭陪你去罷。』

侍女們隨即又帶她遊宮去了，什麼房間都指點給她看，無一處不叫她看得眼花撩亂，真個想不出話來怎樣稱贊他們。後來把她帶進了一個大院子，

又把她怎樣回城去的路告訴了她，一轉眼間，她要看看是怎樣進去的時候，鐵門已經不見，她已是身在亂石叢中。回到自家宮裏，她把她的奇遇完全說與國王知道，並且警告他，說是他的兒子怎樣有錢，怎樣有勢，真是他的唯一危險的對敵人物。

『怎麼好呢？』國王大叫起來道，那時候他已經嚇壞了。『我把他監禁起來罷？』

『啊，王中之王呵，』那女巫回說道，『要那樣辦，簡直是笨極了。如果把阿密德王子送進監牢，他的手下人也一定要進去的，而且他的老婆是一個無所不能的精怪，有什麼門有什麼門可以關得住他們？我勸你老還不如叫你的兒子送你一些希有的寶貝，好比一個可以遮蓋千軍萬馬，又可以一人隨身攜帶的帳篷。如果他辦得成功，你的庫藏裏的寶物一定會漸漸多起來；如

果他辦不成功，那麼他也無顏再走進你的宮庭了，那時你不妨再想法子驅除了他。』

國王對於這個計策深以為然，第二天，他便開口要求了，說道：『啊，我的兒啊，我聽說你娶了一個仙女，她會變許多奇奇怪怪的寶貝。我現在最需要一個大帳篷，這帳篷，可以遮蓋千軍萬馬，收起來的時候，不過是一件小東西，可以一人携在手裏。如果你的妻能夠替我說法弄得這麼一件東西，那真不知道要替我解決了多少困難哩。』

『啊，父王呵，』阿密德王子回答道，『這真是一件難事哩，我現在實在不敢輕易答應，但是，只要是我的力之所能，我沒有不高興去替你辦來的。』

此時阿密德王子照例要和他的父親連住三天，這一次却提前走了。他走

進那仙女的宮殿的時候，她看見他滿面愁容，十分憂悶，她就對着他說道：

『你好嗎？你怎麼回來得恁快，而且又這樣不高不興的？』

那時他便把他的故事告訴了她，她回答道：『你放心好了，我實在不忍看見你這樣愁苦。老實說，你的父王要自取其敗了，也有許多敵人要想把你置之死地哩；但是，你眼前是平安的，因為任何常人，他決不敢沖進我的宮裏來。至於那個帳篷，倒是一件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小事。我馬上叫人去拿一個來給你就得了。』

她當時就派了她的一個女侍者去取，一會兒，她捧了一個盒子進來了，隨即交在阿密德王子手裏。

『這是一件什麼東西？』他莫明其妙的問道，『你的女侍者拿來給我的到底是一件什麼東西？』

那時那個仙女笑着對她的女侍者說道：『你把阿密德王子手裏的帳篷拿到平地上去張起來，讓他看看夠大不夠大。』

那女侍者當下便把那個帳篷張開，一頭已經去得宮庭很遠，一頭却還靠着牆呢。那個帳篷真大，不但遮得下兩支軍隊，而且連驢馬駱駝都住得下。

阿密德王子一刻都不耽擱，登時上馬，帶着那個摺疊起來的帳篷到他的父王那裏去了。國王接受着他的禮物，十分高興，隨即發號施令，叫把這件寶物十分當心地收進寶庫。但是，因為國務大臣和女巫的話已經深入他的心裏，他的惡念到這時更厲害了。他認定他的兒子的確不懷好意，要奪他的王位，他又去同他的女巫商量應該怎麼樣才好了。

阿密德王子第二次來看望他的父王的時候，國王又另外有了一個要求。

『呵，我的兒，』他說道，『我的希望，你能夠叫我這樣立刻滿足，我很高』

興，現在我另外還有一件需要的事情，希望你替我再去辦來。我聽說有一種治病泉，叫做「獅子泉」，據說這泉裏噴出來的水能治百病哩。我想來如果你真個希望我長壽，你一定要想盡法子弄一點來給我喝的。」

阿密德王子很遲疑的回說道：「呵，我的父王，這件事，我的本身力實在辦不到，我只有去求我的妻。看她能不能滿足父王的願望。」第二天，他又回去要求伯利朋羅幫助他了。

「我答應他的要求就是了，」那仙女說道，「那怕這事多少是於你不利的，是出於你的一個敵人的意思。不管怎樣，只要你聽我的話，我敢保你不會有什麼事。不過你如果忘了我的言語，或者不小心，那麼你的生命就要發生危險了。在那邊堡壘裏的大廳上，有一個噴水泉，守護着的是四隻兇惡的獅子，兩隻醒着，兩隻睡着。沒有我的幫助。任何生物不能在他們面前安全

經過。我來告訴你怎麼辦。你拿着這個線球向着這個取水的甕。你去揀一匹快馬，自己乘坐，再要一匹，馬背上放着一隻羊，把肉切成大塊大塊的。你走進堡壘的院子，隨即把線球往前拋去。那時候，球一定是在地上滾着，你只管緊緊的跟上去，一直等到他停住才歇。這時候，四隻獅子當然會看見你了，那兩隻醒着的一定要那兩隻睡着的叫醒來。他們一定都要狂吼起來，十分可怕，但你不要嚇。你大着胆子走向前去，走近他們的時候，每一隻獅子丟一塊羊肉給他。獅子忙着吃羊肉，你便拚命騎着馬衝到噴水泉邊去，用甕取水。水一到手，你連忙飛也似的奔了回來，越快越好。」

次日，天剛亮，阿密德王子騎上馬向着那堡壘去了，所遇的情形真個一如仙女所說。他從那噴水泉裏把他的甕盛滿了，正要回頭，只見那兩隻獅子緊緊的跟在他後面。他抽出刀來準備抵禦，有一隻獅子却對他點點頭，搖擺

着尾巴，好像是告訴他，並無危險。又有一隻竟奔向前來，靠近他身邊，走到宮外。兩隻獅子看見王子已經平安進了宮門，他們方才打原路回去。

却說國王正在他的會客廳裏坐着，只見他的兒子來了。阿密德王子對他行了禮，說道：『看呵，你老要的東西，我現在替你老拿來了。阿密德會保佑你老不病的，如果病了，你老只消喝一點這種水，病就會霍然而愈了。』

那時候，國王緊緊的擁抱着他，謝他，但是，他心裏格外恐懼了，嫉忌了，因為他一想到他的兒子那樣勇敢，臨危不懼。那女巫一聽見王子又把這事辦了成功，她又連忙跑到國王面前再獻一個新計，她覺得這一計，無論如何，一定會把王子難倒了。第二天，密薩對他的兒子說道：『呵，我兒，你的禮物真叫我歡喜之極，不過我現在却還有一個要求。我要你一個人，不到三尺高，鬚子要有三十尺長，手裏拿着一根鐵棒，當做軍器。』

『呵，父王呵，』阿密德王子回答道，『這樣的一個人實在難找哩，但是我來盡力去幹罷。』

說了，他又跑到那個仙女的宮裏去了，他很親愛的很快樂的問候他的妻子，雖然他自心裏因為王的要求，非常煩悶。那時伯利朋羅聽他說完了他的故事，她就對他說道：『不要耽憂。這是一件易事，因為他要的這人就是我的哥哥史喀伯。我立刻叫他來就是了，不過要小心。看見他那可怕的样子，千萬不要害怕。』

『既然他是你的哥哥，』阿密德說道，『管他的面貌怎樣呢？他一定會待我很好，同一個可愛的朋友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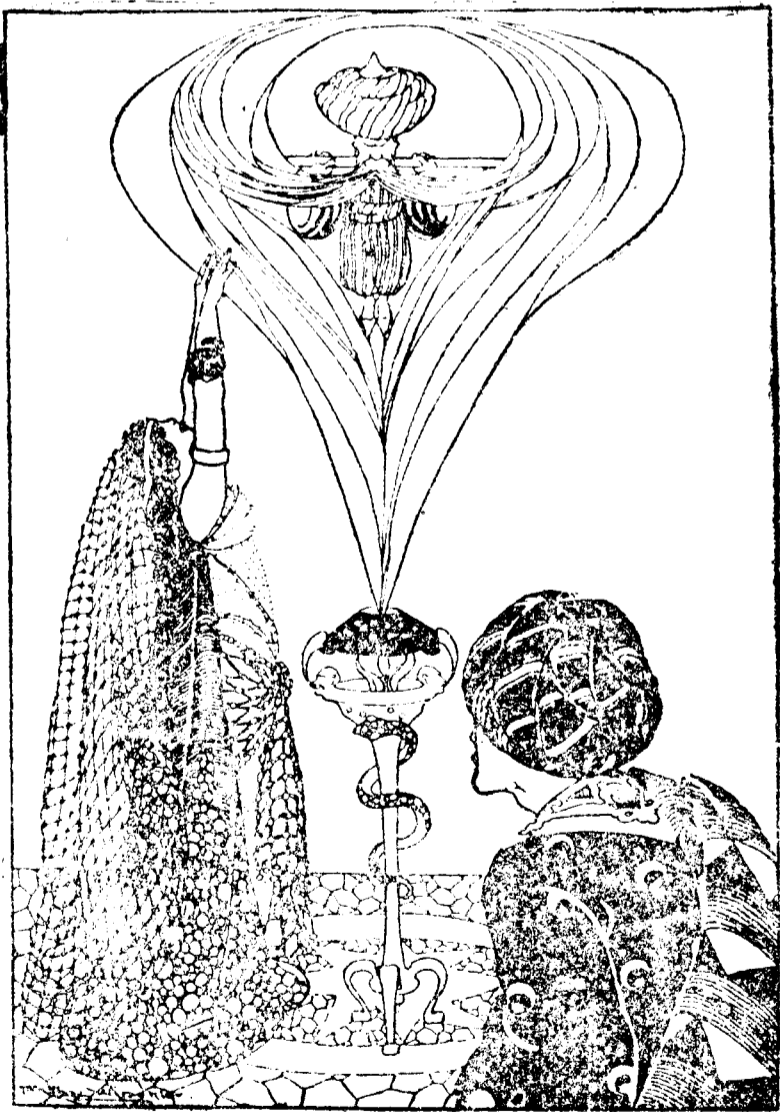
當下伯利朋羅便叫人拿了一隻金爐來，在下面生起火。在火焰上放上一些香料，濃烟直冒，她那時便大叫道，『看，我的哥哥來了！』

阿密德抬頭一看，只見

一個小小的人，真不滿三尺高，肩上橫着一根大鐵棒。他的鬚子真有三十尺長，但是理得非常齊整分清。他的頭上戴着一頂大帽子。他的兩隻眼睛很小，極銳利。他的面貌實在怕得看不得。

『這是誰？』史喀伯發出可怕的聲音來道，一面走近公主身邊。

『呵，我的哥哥，』伯利朋羅很溫和的說道，『這是我的丈夫，如果你離家不遠，我早就要帶他見你去了。他是印度王的兒子。』



史喀伯當下非常客氣地對那王子看着，問要替他盡一點什麼義務。

「他的父親，印度王，想要見見你，」伯利朋羅回答道，「如果你願意答應去的話，我的丈夫可以陪你回去。」

「現在我倒沒有事，」史喀伯很仁慈地說道，但是，伯利朋羅叫他們等，隨把女巫怎樣來探聽和國務大臣怎樣不懷好意的往事一一的告訴給他知道。次日天明，史喀伯回着阿密德王子向着城裏去了，他們到了城門邊，百姓們都逃避一空，因為那個矮人的面孔實在可怕。這種突如其來的驚慌使許多人，有的掉了鞋子，有的掉了拖鞋，有的掉了很漂亮的頭巾，被人踐踏在灰塵裏。全街空虛得和荒野一般。兩個王子却終於到了國王的宮中。他們看見國王正在坐朝，文武齊集。這些百官，一眼看見史喀伯，也都嚇得東逃西散。但那矮子，直趨王前，那時王正動也不動一動的在寶座上坐着，嚴聲厲

色的對着王說道：『你不是要見我嗎？瞧！我來了。你要我來幹什麼？』

國王再也不敢回答，只把雙手遮住眼睛，省得看見他那可怕模樣。史喀伯看見他那樣無禮，十分惱怒。『我老遠的跑來，』他叫起來道，『看你這麼一個懦夫，連看都不敢看我一眼嗎？』也不打招呼，舉起鐵棒，一棒就打得國王腦袋開花。再一棒又幾乎打倒了首相，那時他恰好站在國王右手，要不是阿密德王子大叫起來，要求那個可怕的矮人手下留情，說，『這人却從來不曾存心害我。』

那時史喀伯就對着那首相道：『快把那個憎恨少年王子的女巫同那個在國王面前多嘴害王子的國務大臣帶到我面前來，我要好好的處罰他們。』

首相登時把兩人帶到，史喀伯一棒一個，都把他們打死在地。要不是阿密德王子不贊成，他再也不肯耽擱下來。秩序恢復時，皇袍加在那個少年王

子身上，他稱了印度之王。全國的百姓聽見這消息，歡聲雷動，因為阿密德太可愛了，他們蜂擁似的送禮物，高呼着慶祝：『阿密德王萬歲！』

這時史喀伯便回到他的妹妹伯利朋羅那裏去接她去了，在歡騰聲中，接她進了皇宮。到了相當的時期，向她和阿密德王告了別，那矮子自回他的老家去了。

後來阿密德王把他的兩個哥哥一齊叫了來，拿最富有的省份給他們去管轄。愛麗王子接受了他的委任，同着他的愛妻，娜喀利哈，上任去了，他們的愛情更加濃厚起來，真個是相敬如賓。霍生王子表示了他的謝意，依舊還去做他的和尚去了。至於阿密德與伯利朋羅，很快樂的做着印度的王后，一塊兒過了許多年。



愛利柯茲

嚇郎阿爾來思齊在位的時候，拜哈台德城裏有一個商人，他的名字叫做愛利柯茲，他開着一間小小的雜貨舖。一連三夜，他彷彿看見有一個老和尚板起面孔來對他說道，『你應該到米喀去朝山進香。』

受了這樣的警告，愛利柯茲決意把他的舖子連同貨物以及他所有的東西，一概賣了，準備起程。他放了一千塊金子在一隻甕裏，上面用橄欖

蓋着，這本是遮掩金子最好的辦法。然後他跑到他的一個朋友那裏去，他是一個商人。對他說道：『啊，老兄，我要附一個商隊的伴到聖都米喀去了。我買了一甕橄欖，請你替我收着，我回來時再來拿去。』

那商人當下就把他的貨房的鑰匙交給愛利柯茲，對他說道：『你拿這個鑰匙去把貨房打開，你要把你的甕放在那裏最好就放在那裏罷。你回來的時候，包管你動也不會去動一動他的。』

愛利柯茲便遵依着他的朋友的話，把他的金子放進了貨房，他隨後就附着那商隊的伴起程去了。不久他就到了米喀，朝山進香後，他就在那裏開設了一爿店舖。橫一事，豎一事，他竟遲遲的不能回頭。他又曾到過埃及的京城，喀諾，去賣他的貨，賺了不少錢。過了七個年頭，他才回拜爾沙南。

却說這七年之中，拜哈台德的那個商人，再也不曾有一次想起愛利柯茲。

來，也不會想起過那隻甕子。但是，有一日，他和他的妻正坐着吃晚飯的時候，她對他說道，『我很想弄幾個很好的橄欖吃吃。』

『不錯，你提起來，我想起來了，』他說道，『好幾年前，愛利柯茲到米喀朝山進香去的時候，他曾寄放了一隻甕子在我家貨房裏。現在誰也不知道他到底是那裏去了，也不曉得他有下落沒下落了。我去把那隻甕子打開，如果橄欖不會壞，你今晚就能到嘴。』

他的妻却比他忠實。『老天爺不許的，』她說，『這樣不信實。也許他明天就要從米喀回來了呢，你不很難爲情嗎。我的手再也不去動他一動，我也不要吃橄欖了。』

但是那商人再也不把她的話放在心裏。跑到貨房裏去，他把那隻甕子打開，看見裏面的橄欖已經上了白花，霉爛了；但是他把甕子提起來看看底下

的可還有好的，只見好像有些金子。他立刻把那隻甕子倒了出來，他好生詫異，原來底下一總倒有千把塊金子。眼見這一注橫財，如何不頓起歹意。過了一會，他却依舊跑到他的妻那裏去，對她說道：『你是對的。我已經決定不去開那隻甕子了。』

那一晚，他再也不能睡覺，因為只想那些金子。早起，他又跑進貨房裏去，把那隻甕倒得空空的，拿許多新鮮橄欖裝了進去，把金子全拿去放在別的安穩的地方去了。這件事，他對於他的妻却一字不提。

却說就是那一個月的月底，愛利柯茲恰好很康健地平平安安的回拜哈台德來了。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去找他的老朋友，他果然也歡天喜地的迎接他。愛利柯茲把他這幾年來在外面的情形和他談了以後，他就要求許他把那隻橄欖甕搬了回去。

『老朋友，』那個商人說道，『我不曉得你是放在那裏。這裏是鑰匙。你自己到貨房裏去拿罷。』

於是愛利柯茲就依着他的話自己去取，但是，他把那隻甕子打開，只見裏面僅有一些橄欖，他幾乎昏迷過去。跑到那商人那裏，他說道，『啊，老兄，我到米喀朝山進香去的時候，我留下一千金洋在那隻甕裏，現在一點都沒有了。你能夠告訴我明白嗎？如果是你有什么困難，挪移了，那也不妨，不管多少時候，你手頭寬裕了，你再還我好了。』

當下那商人裝做大怒的樣子，說道：『老朋友，你總該記得，甕子放進貨房，是你親手放的。那時你不曾說過嗎，裏面全是橄欖，此刻裏面不仍舊都是些橄欖嗎？你的話從何說起？』

那時候愛利柯茲懇求他，說道：『啊，老兄，我所有的，只是那一點錢

了。請你還了我罷。」

那商人當下更惱怒了，喊叫起來道：『滾出我的屋子去！你真是一個騙子。』

吵吵鬧鬧的，隔壁鄰居都跑到店裏來了，不到一會兒，拜哈台聽全城的
人無不知道了這件故事。這案子鬧來鬧去，終於鬧到裁判官那裏去了，但是
那商人強辭奪理的辨駁，硬說無罪，裁判所居然就撤消了這件案子。後來這
事却傳進了阿爾來思齊王的耳朵，他登時發出一道命令來：『明天把原告和
被告一齊帶到我的廳裏來，我來親自審訊。』

却說那一晚，國王就照老調喬裝打扮起來在拜哈台聽城裏的街上一到處
去閑走。一會兒，他走到了一個大廠子，只見約摸有十一二三個小孩子聚在
月光地裏遊戲。國王走近去，聽見裏面有一個小孩子說道：『來，我們來做

說案的把戲。我來做裁判官，你們來一個做愛利柯茲，一個做商人。」

國王聽見這話，更走近去，有意看看這個孩子怎麼辦理。怎樣判決。那個小小的裁判官大模大樣的坐着。一面細聽這件案子。「你有什么話說？」案子說完的時候他問道，那被告也就照着商人陳說了一番。那時那個小裁判官道：『我要看一看橄欖。快去拾來。讓我查驗。』

做出把壘子拾到了。那個小裁判官又說道：『放在商人那裏的壘子就是這隻嗎？』兩個孩子都說是的。那時那個小裁判官又說道，『把壘子打開，我來看看橄欖。』

壘子打開了；那時候，那個小小的裁判官說道：『怎麼一會事？這橄欖的香味很好，一點都不壞哪。七年陳的橄欖決不會有這個樣子。快去叫兩個做橄欖生意的人來，我好問問他們。』

有兩個小孩子便帶上堂來，證明這些橄欖都是新鮮貨。

『你們一定錯了，』那個小裁判官說道，『這是愛利柯茲收藏在甕子裏足足收藏了七年的陳橄欖哩。』

『不會，不會！』兩個做橄欖生意的齊齊的叫了起來。『這是今年的新鮮貨，無論你去問拜哈台德城裏那一個橄欖商，他們一定同我們一樣說。』

那時那個小裁判官便對着那個商人說道，『原來倒是你是一個騙子，一個流氓光棍！』

許多小孩子一齊拍手，把那商人送進監牢裏去了。國王對於這孩子的聰明的裁判也覺得非常歡喜，說他明天一定要帶他去審這樁真的案子。

第二天早晨，阿爾來思齊上堂判決的時候，站在他旁邊，還有那個小小的裁判官。便在那孩子面前，叫愛利柯茲一一的訴說。那商人又起來強辯了

一會，那小孩子便道，『你現在不要說你無罪，等橄欖甕抬上堂來。』

那隻甕子不一會兒就抬到了，依着那個孩子的命令打開。自己嘗了一個，他又給那國王下令把他們叫了來的那些橄欖商每人一個。

『這橄欖有幾年陳了呢？』他問他們道。

『這是今年的新鮮貨，』他們回答道。

『你們一定弄錯了，』那個孩子道，『這些橄欖是七年前就收在那隻甕



子裏的哩。」

「我們說的決不會錯的，」他們不遲疑的回答。「你如果不相信，拜哈台德城裏橫堅還有別的做橄欖生意的，你再問問他們，就會知道我們說的是真是假了。」

這時候那個騙子已經知道無法可以證明無罪，只得老實招認了。但是那個小孩子對着國王說道：「王呵，我不能判決。這不是好玩的，我不能像昨天嬉戲的樣子玩下去了。只有你老有處分他的權力。」

於是國王命那商人把金子如數歸還愛利柯茲，並且定了他的罪。至於那個小小的裁判官，賞了他許多金子，把他送回他的父母去了。



一個波斯人——愛麗

有一晚，嚇郎阿爾來思齊王覺得很無聊，有一肚皮心事的樣子。因此，他把他的國務大臣請了來，對他說道，『佳福，我再也睡不着覺，很想尋一個什麼法子開心。』

佳福道，『王呵，我有一個朋友，是一個波斯人，他的名字叫做愛麗，他有一肚皮有趣的故事哩。』

『把他帶到這裏來罷，』國王道。

『遵命，』佳福一面說着，一面就跑去尋那個叫做

愛麗的波斯人去了。

「啊，愛麗，」國王道，當他們兩個來在他跟前的時候，「我有一肚皮心事，聽說你曉得的有趣的故事很多哩。」

「王呵，」愛麗道，「我還是說眼見的好呢，還是說耳聞的好呢？」

「如果是親眼看見的，又值得說，我願意聽你眼見的，」國王道。

「遵命，」愛麗道。「王呵，幾年前，我有一次離開故鄉拜哈台德出門去，我只帶着一隻輕巧的皮袋。」

「不久，我就到了某城，我就在那裏做起買賣來，忽然有一個克德的無賴一把扯住我的袋子，說道，「這是我的。」

「那時候我就大叫起來，「呵，馬司來蒙的人呵，快來幫我捉賊！」

「街上登時便有許多人圍攏了來，他們都說應該一齊到公堂上去請官判

斷。

「於是我們兩個——那個克德人同我——一齊都到官面前去了，那時官說道，「這隻袋子到底是你們那一個的？」」

「那個克德人說道，「的的真真，這隻袋子是我的，是這人把我偷了去的，他是我的仇敵。」」

「「你是什麼時候失掉了的呢？」官問。」

「「就是昨天，」那個克德人說道，「因為這件事，我昨晚竟一夜不曾合眼。」」

「「既然這隻袋子是你的，」官道，「裏面有些什麼東西，你一定知道的了。」」

「「呵，老爺，」那個克德人說道，「這隻袋子裏面有兩個銀匣子，裝

着眼藥；又還有一塊頭巾，包着兩隻金杯和一對燭台。此外，裏面還有兩個盤子，兩個茶匙，一個坐墊，兩條皮毯，一個銅盤，兩把壺，一個碟子，一個罐，一把杓，一根針，一個木頭盤，兩件大褂，兩個馬鞍，一件大衣，兩個帳篷，一條草蓆，兩隻沙法，兩隻羊，一匹駱駝，一大羣克德人，這些人，都可以證明這隻袋子是我的。」

『那時官便問我道，「你怎麼說？」』

『於是我就走向前去，王呵，（老實說，那位克德人說的話，真叫我糊塗了，）說道，「呵，大人，老實說，這隻袋子裏並沒有這麼許多東西，只有一座傾圮了的房屋，一個狗窠，一個孩子們進去讀書的學堂，幾座帳篷，幾根粗索，一個拜爾沙南城，一個拜哈台德城罷了！」』

『那個克德人聽見我這話，號淘大哭起來。「啊，王呵，」他說道，

「我的這隻袋子實在是一隻大有名的袋子，因為，這裏面有炮台，有堡壘，有一個城池，有兩個村莊，有一個官，這官，他能夠證明這隻袋子是我們的。」

「那時官說道，「你還有什麼話說，愛麗？」

「於是，王呵，我就氣憤憤的一直走了上去，說道：「大願阿難保住宮的命！我這隻袋子裏，有一千條惡狗，有雕像，有畫，有歌女，有蚊子，有洗浴堂，有整個的沙羅門的國家。此外，還有一千把飛快的剃頭刀，如果官不斷定這隻袋子是我的，這一千把剃頭刀會把官的鬚子割得精光！」

「那官聽了那個克德人和我兩造的話，真弄得莫明其妙了，說道，「我從來不曾聽見過這麼一件天大的奇事！」

「他隨即叫我把袋子打開，裏面原來只不過有一點麵包，一點乾酪，幾

個橄欖。於是我把那隻袋子丟在官同那個克德人面前，就走了。

國王聽完了這個故事，哈哈大笑，賞了愛麗許多很值錢的東西。



海客聖德彼得

—

嚇郎阿爾來思齊王在位的時候，拜哈台德城裏有一個挑夫，他的名字叫做松德彼得。有一日，天氣很熱，他挑着一個重担，一步步在路上挨，恰好打從一個富商門口經過。屋前的路上洒着玫瑰水，門口涼風一陣陣吹來，他往裏面一看，是一座大花園，有許多小使和奴僕們來來去去的，看那樣子是在安排筵宴。心裏很有點妬嫉，松德彼得又傷心又不平地大聲怨恨

自己命苦，百不如人，老天也太不公，苦的苦得這樣苦，有的又讓他有得那樣有。

他正在自怨自恨，門裏走出一個小使來，對他說道，『進來；我的東家有請哩。』

當時松德彼得就把他的担子放下，同着那個小使走進屋裏去了。大食堂裏的一張大食桌的那一頭，坐着一個很莊重很大派的人，他的鬚子都差不多夾花白了。松德彼得一眼看見他和他的許多賓客們，恭恭敬敬的對大家行了禮，俟候屋主人的吩咐。豈知那位屋主請他坐近前去，一塊兒吃那桌上擺着的美味。然後他問着那個奇怪的挑夫道：『你叫什麼名字？你是做什麼行當的？』

『呵，老板，』那個挑子回答道，『我的名字叫做松德彼得。我是一個』

賣力的，只給人家顧用。」

那時候那位屋主笑了起來，說道：「你的名字同我的倒有點相同，我叫做海客聖德彼得哩。我聽見你在我門前說的話，所以我決定請你進來。我想把我成功以前的往事說來給你聽聽。因為，我很吃過一番苦頭，受過許多驚嚇，我才能有現在這樣的舒服。你聽罷，聽我的第一次航行的歷史罷。」

二

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的父親就死了，他老人家遺留給我的財產很多。有一個時期，我的生活真很奢華快樂，簡直是揮金如土，及到後來，才知道我是一個笨伯，因為所有的一些錢都差不多花光了。那時我起了一個念頭，一定要到各處去走走，做一點生意。於是我辦了許多貨物，同着別的

生意人，上了一隻船，在海上也不知道是航行了多少日夜。

我們由這裏到了那裏，又從那隻海到了這隻海，每到一個地方，我們總要上岸去做點買賣。後來，我們走到了一隻小小的海島，我們的船就在那裏下錨停泊了。我們便上岸去尋一些快樂。船主依舊還在船上的甲板上，他忽然大叫起來道：『啊，客人們，快快上船。把貨丟了，保性命要緊。這不是
一隻海島，是一個大魚呵。你們只要點起火來，他覺得熱了，他立刻就要帶着你們下海去了，你們都會淹死的哪。』

客人們聽見他的話，立刻聽從，可是，我們還不曾全數走上船去，那隻小小的島就沉下海去了，還有在上面的，一個個都下了海。真正好運氣，忽然有一隻大大的木頭碗漂到我身邊來，我就一把撈住，爬了進去，用兩隻腳當槳打着，那時波濤洶湧，把我搖蕩得十分厲害。那隻船却先已上她的路去

了，我只得遠遠地眼睜睜的望着，一直望到不見了她的影子。夜了，我已經絕望，料定不會有人來搭救了，但是，第二日，那隻木頭碗飄近了海邊，於是，我又上了岸。我那時活像死人一樣在地上倒了下去，一直睡至次日才起來。我醒來時，四面一看，週圍都是清水噴泉，又有各種水果。我沿海岸走着，觸眼都是奇花異樹，不覺心曠神怡。忽然有一個人走出來喊我，說道，『你是誰？你跑到這裏來幹什麼？』

我回答他道，『先生，我是一個外路人，我們的船不幸在這個海口翻掉了。』

那時他說道，『來，同我去，』把我帶進了一個大石洞，拿了一些東西來給我吃。

『我們都是米來茲王的馬夫，』他接下去說道，『所有他的馬匹都是由

我們管的。等我們把馬在這裏放好草，再帶你一塊兒去罷。」

我對他道了謝，過了好半日，我們才一齊動身朝米來茲王城中去了。那位國王聽了我的故事，待我非常慇懃客氣。我在他宮裏服役很久，但是，無論什麼時候，我只要到海邊去走走，遇到有做生意的人以及過往的旅客，我總要探聽探聽我的故鄉，拜哈台德城。誰都不曾聽見說過，我只好悶悶的飄零在一個異國了。

有一天，我照常在海邊站着的時候，忽然看見來了一隻大船。那船上的水手一齊動手把船上的貨卸上岸來。因為我站在那裏替他們紀錄數目，我就對船長說道，『你船上還有貨沒有了？』

『還有，』他回答道，『還有許多貨在我的船上哩，但是物主却已經死了。我很想把他的貨賣掉，弄一些錢，帶回拜哈台德去給他的家屬。』

『那人叫什麼名字？』我問他道。

他回答說，『他的名字叫做海客聖德彼得，他是和我們同路的，不幸在半路途中淹死了。』

那時我對着他大叫起來：『呀，船長，我就是海客聖德彼得哪。我那日是同着那一般商人一起上岸的，那條大魚沉下去的時候，我也沉下了海。但是，僥倖得着阿難（這個名字真該頂禮）保佑，靠着一隻像客人們時常用來洗滌的木頭大碗的搭救，因此我不會淹死。我上了這個海岸，米來茲王的馬夫們把我帶進了這個城來。你船上的貨委實都是我的。』

那個船長聽見我說的委實是真話，於是就把貨物全交給我，上面都標着我的名字，一件也不會失落。我立刻把貨色打開，拿出一些上好的，值價的去送給國王。其餘的一概賣掉，賣來的錢，我又拿來辦了許多貨。然後我跑

到國王那裏去，謝了他的好意，要求許我回國。他對我說了再會，並且給了我許多珍物，於是我們就揚帆回拜爾沙南了。從那裏，我仍舊回到了拜哈台德。明天我再來把我的第二次航行說給你聽聽罷。

聖德彼得隨手又拿出一百塊金子來送給那個挑夫，約他明天再來。到了指定的時間，松德彼得果然又到那座大房子裏去了，同上回一樣，備受殷勤的接待。其他的賓客也都齊集的時候，聖德彼得又對着他們開始述說他的第二次航行了。

三

有一個時期，我的生活的確很舒服，不過後來總覺得有點厭倦，心裏想

着要到國外去觀光觀光，並且掙一點麵包，那才快樂。又辦了一些貨物，我於是又同其他的商人和旅客一起上了一隻很堅固的船。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經過了多少海面，走過了多少地方，後來才到了一隻很美麗很冷靜的海島，於是我們一起都上了岸。那裏的空氣很新鮮，我在樹下的清水噴泉邊坐了一會兒，忽然睡着了。等到我醒來的時候，眼前并不見一個人影，船已經載了客人開去，單把我忘了。

孤單的我，四面看看，又是害怕，又是失望。我既沒有麵包，又沒有金錢，真不知道如何才能保住我的生命。我也顧不得許多了，說道，『吊桶放下井去打水，吊起來不會一定不壞的。』我站了起來，到岸邊去東走走，西走走，心緒很不甯。後來我爬上一棵大樹，在那樹梢頭，除了天，除了海，除了樹木，除了沙泥，什麼也看不見。我後來仔細的細看，只見遠遠的有一

件極大的白白的東西，說不出他的式樣來。我登時下樹，朝着那個方向一直跑了去。我走近那件奇怪的東西的時候，只見好像是一個圓屋頂，但是，又沒有門，又沒有窗，再也不得其門而入。我正在呆着，只見有一個影子在我面前一閃，一隻龐大無比的鳥飛了下來，張開雙翼，掩護在那個屋頂上面。我於是想起旅客們說給我聽的話來了，有一種大鳥，叫做鵬，常用象喂她的小鳥，我這時料定那個屋頂一定是一個鵬蛋了。

後來我更走近那個鳥蛋旁邊去，那隻鳥的兩隻腳恰好就在我的手邊頭，真大，像樹幹般粗。我解下頭上的頭巾，扭成一根粗索，把我自己繫在鳥的一隻腳上，自己對自己說道，『這隻鳥也許會把我帶到一個城市中去的，多少總比流落在這隻孤島上好得多了。』

天亮時，那隻大鳥離開鳥蛋，大叫一聲，騰身而起，把我帶到半空中去

了。後來她在一座高山之下的深谷中慢慢的落下休息，我那時便連忙解了頭巾，自由自在了。我看那隻鳥好像并不知道我站在他跟前。她用爪子在地上爪了一些東西才飛了去，我抬頭細看，她叨去的是一條極大的蛇。

我在山谷間走着，只見遍地都是射人眼的水晶石，我彎下身子細細的驗看，原來都是異常美麗的大金剛鑽。不過身在崎嶇的山谷之中，人們那裏容易爬得出來，因此，我也無心去檢，只在金剛鑽石上走着。我正在走着，忽然間，有一大片肉落在我身邊，於是我又記起商人們說給我聽的另外一個故事來了——尋金剛鑽的人，往往因為有些地方無法走得去，但是那裏又有金剛鑽，他們老要殺死一匹羊，把羊肉切成一片一片的，散到有金剛鑽的地域裏去。這些肉片，落在尖的鑽石上就黏住了，有狗頭鷹來吃肉，把肉叨去，當然也會把黏住的鑽石一起叨進他們的窠裏。於是尋金剛鑽的人把鳥嚇走去

拾那寶石。

這時候，我有希望了。我把袋裏帶上都滿滿的裝進許多燦爛的寶石，又有一大片肉落下來的時候，我把他抱在胸前，仰臥着，緊緊的握住。肉在地上隆然高起，忽然來了一隻狗頭鷹，把他叨住，叨到半空中去了，也把我帶了上去。那隻狗頭鷹到了山頂，落了下來，他剛停住，忽然聽得一聲大叫，把他嚇走了，我一眼看去，原來我却站在一個人旁邊，那人的打扮是一個生意人的樣子，他看見了我，十分詫異。

他再也不和我交言，只對着那片肉。他走近肉邊，很小心地細細的看。肉上並沒有鑽石，他搓着兩手，嘅嘆着，失望的很。我看見他十分傷心，走近他去，說道：『不要害怕。我也同你一樣，是一個生意人。我的故事才妙的很哩。你在尋的東西，我很多，我來給你，叫你詫異，使你高興。』

我於是拿出幾個精美的鑽石來給了他，他很感謝，並且替我祝福。我們兩個於是一同離了危險之境。我們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山谷，多少城市，才到了拜爾沙南。後來我又從那裏回到拜哈台德，歸我的老家了，那時我帶着的金剛鑽很多，真可算很富有了。這便是我的第二次航行的結局。明天，如果阿難（這個名字不要輕易出口！）願意，我一定來把我的第三次航行的經過再說給諸位聽聽。

四

我的朋友們，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我又過得很舒服，很快樂。後來我又想着出去跑跑，散散心，或者又能夠碰到很好的機會使我的生活更好一點，那時候，我真可說是貪心不足。於是我又辦了許多貨物，搭着一隻大船到外

國去了。我們飄洋過海，經過了不少地方。忽一日，正在海中走着，船長忽然大叫起來道：『呵，客人們，我們走錯了路線了，命運註定我們非飄流到一隻海島不可，那裏有一座猿猴山。無論什麼人，到了那個地方，一定性命難保，我們都是死數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只見有許多猿猴團團的來把我們的船圍住，援索攀纜，上船來了。那種猿猴都是些極可怕的野獸，一頭披着漆黑的毛，就像毛毯一般。他們把所有的客人擒住的時候，逼我們一齊離船登陸。我們只得一塊兒朝島中走去，只見有一座大屋子，四面都是高牆，重門鐵壁！有一間大房子裏有許多油鍋，拿來煮食的，人骨堆積如山。

一會子，有一個十分可怕的巨人走了來。他的嘴張開的時候有如井口，他的唇皮就像駱駝的一般無二。他走近我們來，一把把我從地上提了去，

那時我在他手裏真像是一件不夠一嘴的點心。他把我拿在手裏橫來豎去的一看，簡直像屠戶對付小羊般似的，但他嫌我疲勞得過於瘦弱了。於是他丟下我，又在我們當中一個個的再看了去，後來才把我們的船長一把撈住，他是一個胖子，兩隻肩膀很寬闊。這件點心在他看來好像很稱心如意，那個可怕的巨人於是把他煮熟，大吃了一頓，睡覺去了。

第二天，我們一齊跑出去看看島上的情形，只見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躲避，時間又過得飛也似的快。不一會，那個巨人又來了，又照昨日一樣，在我們當中揀了一個當點心。早上，我們大家商量道：『我們還不如跳海死了乾淨，免得受苦受難，死得那樣可怕。我們總該想法子逃出這島。』我那時便對他們說道，『我們來把柴偷出去，拿來做成木排罷。』

他們一個個都贊成，於是我們就開始這個工作。我們把柴木偷到岸邊，

做成木排，又堆了一些糧食上去，然後我們才一齊回到屋子裏去。

那一晚，那個巨人吃過了那種怕人的晚飯，睡熟了，我們便拿起兩個大鐵叉來，放在火上燒紅，燒得同燒着的煤一樣。對準那個巨人的眼睛戳了進去，把他戳瞎了。他大叫一聲，亂躍亂跳，我們都嚇壞了，東逃西走。到了岸邊，我們一齊跳上木排，朝海裏只顧開去。但那個巨人在後面不要命的追來，又有一個比他更怕人的在前面引領，他們一齊用亂石對我們亂投亂打，逃上木排的僅僅只有三個留得性命，其餘的都死在亂石之下。次日，我們才到了一隻海島，那島上有新鮮的水菓，有甘美的清泉，於是我們才放下心來安睡。

但是，不一會我們又都被另外一種敵人驚醒了。一條巨蛇走近我們來，把我的一個同伴一口吞之。那時候我們真嚇得要死，在島上東奔西跑，後來

才找得一棵大樹，我們覺得這是我們的一個平安的所在了。但是，到了晚上，天已漆黑，那條大蛇又跑到我的同伴身邊，把他吃了，我只得眼睜睜的呆對着。隨後那條大蛇才去，他以為我死了，我實在是嚇得那個樣子的。

我這時只好拿了一些闊的木板交叉着繫在我的脚的前後。兩肩左右也拿木板夾起來，又用一塊又大又長的蓋在頭上。我完全像站在一隻四面都是木板的木頭箱裏了。到了晚上，那條大蛇看見了我，走近我來，但他實在無法可以把我吞了下去，因為我四面都有木板保護着。一會子，太陽便起山了，那條大蛇只得很惱怒地走了。

後來我到海邊去走走，只見遠遠的有一隻船哩！我於是拿起一根大樹枝來舞着，打過往的客人們的招呼，他們就開過來把我帶了上船。我把我的苦難告訴給他們聽了，他們都覺得很詫異。他們拿出合身的衣裳來給我穿上，

又給我吃得飽飽的。我那時驚魂稍定，勇氣也已經恢復，回思往事，真如一場大夢。

後來我們又看見一隻海鳥，船長拋錨，讓客人起卸貨物做買賣。那時船長對我說道：『你是一個新來的，又苦。我一定要幫助你，送你還鄉。我們有一個同道的失蹤了，他的死活我們都不知道。現在我把他的貨物交給你，你拿到島上去賣掉，解決你的困難，將來再歸還罷。』我謝了他。

他隨即叫他的水手們把貨物卸起，點交給我。管帳的說道，『寫誰的名字呢？』他回答道，『這些貨都是海客聖德彼得的，他的生死存亡我們都不知道哩。』

我一聽見我自己的名字，連忙奔到船王那裏去告訴他，我便是海客聖德彼得，並且把我的第二次航行的經過提醒他。那時便有一個商人站起身來說

道，「啊，我的朋友們，這個人說的話句句都是真的。我曾經告訴你們一個故事，說我曾把一大塊肉丟到鑽石山裏去，後來有一個人把肉拿了出來，你們都不相信。原來那隻狗頭鷹帶出山谷來的就是他，他并且給過我許多很值錢的鑽石哩。他那時也曾對我說過，他的名字叫做海客聖德彼得，現在你們該相信我們的故事是真實的了。」

船主這才相信我便是海客聖德彼得，於是把我的財貨都交還給我，我們隨即開船，不久便又到了拜爾沙南。我到了拜哈台德，找着了*我的一些親戚朋友*，於是我把我的經過以及我所遭際的困苦艱難一齊都忘去了。明天還請你來，松德彼得，我再要把我的第四次航行說給你聽聽。

松德彼得拿着聖德彼得叫人拿來送給他的金子走了。第二日，他又跑了

來，當然照常一樣受到優禮的款待。僕人們擺上了美味的食物，海客聖德彼得又開始述說他的故事了。

五

我在家裏住得真很快樂，真很舒服，後來又制不住我的好動的精神了，我又決定要出國去走走，尋一點錢。我於是辦了許多貨色和服飾之類，裝了許多袋，同着拜爾沙南地方上一班體面的人又遠行了。

有一天，忽然起了一陣大風，這風後來竟變做了颶風，把我們船上的帆都刮得七零八落。船沉了，我和幾個商人被刮上了一隻海島的岸上。我們的肚子裏又餓，又十分疲倦，走着，走着，忽然看見遠遠的有一座房子，我們都朝那裏走了去。一會子，我們都被人捉進那座房子，押到國王面前去了。

他發下命令，叫人喂我們，我看看那種東西真古怪，我一點也吃不下。我的同伴們却吃了，不一會，一個個都失了知覺。我看見那種情形，非常替他們耽憂，我便留意看他們到底要怎樣對待他們。

原來我們一齊都要養得胖胖的留給國王當點心。有一個人管束着我們，每日都要把我們帶到外面去吃草，簡直是像牛一般。但是，一來因為我硬不肯吃，二來因為我心裏害怕，我消瘦了，又病了，於是他們也就把我忘掉，丟過一邊了。

忽一日，我正在島上東走西走的走着，那個專管我們的人，一眼看見了我，他知道我還頭腦清楚，於是對我做了一做手勢，要我換路走。我依着，心裏很害怕，只顧飛也似的跑，為的要避開他們的視線。像這樣一連七日七夜，我才歇下休息，隨地找一點草根充飢，後來才看見遠遠的有一羣人在那

裏採胡椒。我隨把我的故事說給他們聽了，他們看見我逃得了殘生，都很詫異。他們帶我去見他們的國王，他十分優待我，敬禮我，下命令供給我的食物，并且許我在城內到處遊玩。

我高興之極，我的生活又很舒服了。後來又因爲一件小小的事居然使我成了一個重要的名人。我眼見那個城裏的人（連國王也在內）騎馬的時候都沒有馬鞍。於是我對國王說道，『你許我替你做一個馬鞍嗎？』他道，『馬鞍是一樣什麼東西？』那時我說道，『給我一些木頭，一些皮，一些羊毛，我就可以叫你知道馬鞍是一樣什麼東西了。』靠着一個木匠和一個鐵匠的力量，一個馬鞍製造成功了，國王看見很歡喜。他的國務大臣看見的時候，也很中意，也要一個一樣的。後來全城的要人都要我替他們製馬鞍了。於是我賺了不少的錢，不久就大大的有了聲望。

那位國王賞賜了我許多禮物，後來又介紹了一個高貴的婦人做我的妻，她的財產很多。我們過得很快樂，後來，有一日，我的隔壁的一家的妻子忽然死了。我去弔唁他，并且安慰他，看見他苦惱到了萬狀。『再見了，』他對我說，『你再也不能見我一面了。』

『這是怎麼說？』我道。『你的身體很好；千萬不要這樣絕望。』

『他們今天要去把我的妻安葬了，』他回答道，『他們要把我和她一塊兒葬下去。這是我們國裏的風俗，妻子死了，丈夫要同她一塊安葬；丈夫死了，妻子要同他一齊活埋哩。』

『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國，』我正說着，城裏的人一齊都來了。他們把那死了的婦人載上屍車，那車是用珠寶裝飾起來的。他們一齊都出了城外，那裏有一座山，靠着海。他們抬起一塊大石頭來，下面有一個深洞，同一口大

井似的。他們先把那個死了的婦人，同着她的首飾，放下井去，然後用繩子把那個男子綁起來吊了下去，他們又放下一大甕清水，又放下七塊麵包。隨後把石頭依舊蓋好，他們才一齊回去了。

我心裏說，『這樣死比先前那樣死還要壞哩，』我心裏很害怕，怕我的妻也會死掉，他們一定也是要把我同她一齊活葬了的。真的，在我看來真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我的妻竟病死了。全城的居民把她載上了屍車，送到了山邊，都來和我訣別。我哭着告訴他們道，『我是一個外路人，你們這裏的怪風俗，我實在不能忍受，』但是他們都置之不理。我跪在他們面前，吻他們的衣裳，哀求他們饒命。我那種苦惱的樣子毫，絲也不能感動他們。他們用力把我捉住，放下了我的老婆的屍身進洞裏，照例也把我放了下去，也同樣給了我一甕水，七塊麵包。然後他們把石頭蓋上，我便在那山下的地穴之中

了。我在那個可怕的地方走來走去，覺得裏面很廣大；不過遍地都是枯骨與寶物。我在一個遠遠的角落頭做了一張床，睡了下去，也不知天光日夜，餓的時候略略吃一點，不然的話，吃的東西一下子就會完了哪。

『這是真的，』我對着自己說道，『什麼事情都是阿難註定了的，但是你也該受罰，可憐的苦命的聖德彼得呵，你現在竟弄到這樣不幸的地步了。如果你好好的住在家裏，你一定不會這樣慘死的哪。』地穴裏充滿了的便是我這種自怨自艾的聲音。

一日，我正在夢中，忽被一種微弱的聲響驚醒了，我連忙朝那聲所自來的地方走去，只見一隻野獸在我身邊跑了過去，到地穴的那一邊去了。我緊緊跟着，只見遠遠的有一線光明，不過我越走近去光便越亮起來。我料定這個地穴裏還有一個洞，可與外面相通。我那時心裏好不多高興，儘量拿了許

多遍地都是的寶物，便去尋那隻野獸打開的那個小小的洞口。我打那洞裏用盡力量拚命的擠出去，我真歡喜得不得了，原來我已是身在一個僻靜無人的岸上了。

過了兩三日。我正在沙地上坐着，有一隻船鬧紛紛的經過。我拿我的頭巾做了一面號旗，盡力大聲叫水手們搭救。水手們聽見了我的呼聲，放了一隻小船來把我搖上大船去了。那船主對我說道：『啊，朋友，你怎麼跑到這裏來了？這座高山，我生平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次了，除了鳥獸，我從來別無所見呵。』

我回答他道：『我是一個商人。我搭的是一隻大船，那船在這座山下的左近沉沒了。』但是所有在城裏的經過，我一字不提。我們不久便平安地到了拜爾沙南；由那裏我又回到了拜哈台德。明天請過來同我吃夜飯，我的好

兄弟，我要來把我的第五次航行的經過說給你聽，因為這一次比以前的更奇怪哩。

於是松德彼得拿起他送給他的一百塊金子，回家去了。第二天，約摸也是那個時候，他和其他的許多客人，又都在聖德彼得家裏的桌邊，團團的坐着，很驚異地聽那第五次航行的故事了。

六

我在拜哈台德城裏，有親戚朋友來往，我很舒服，我覺得我的命運真不能算壞。但是，有的時候，我又完全把在海上所遭際的一切困苦艱難的閱歷都忘記了，滿心只想再到外國去發一點財，尋一點快樂。於是我又辦了一些

貨，上船由拜爾沙南出發了。

一日，我們走到了一隻海島，許多客人都走上岸去閑散閑散，因為長途的航行大辛苦了。原來那隻島上並無人烟，不過有幾個客人，忽然看見有一個大大的白色的圓屋頂，他們都很好奇地去仔細的看。後來，他們都拿起棍子來敲，石頭來打，結果打壞了，他們才知道是一個極大的大蛋。

我看見那般商人敲打那個大蛋的時候，我叫起來對他們說道，『那是一個鵬蛋，鵬一會子一定要來要我們的命的，』但他們再也不聽。果然！剎一閃，只見我們頭頂上來了兩隻極大的大鳥，在我們的船上盤旋飛繞。船主連忙開船離島，但那兩隻大鳥只是緊緊的跟着我們，隻隻的爪子都抓着一塊極大的大石頭。有一隻把抓着的那塊大石一鬆，打了下來，差一點兒就打在船上。那塊大石落在海裏，攪起大浪，我們的船被震得搖擺不定，好像一個海

殼在飄着。那時節，那一隻的一大塊又往下一擲，這一擲，正中船身，把船打得粉碎，我們一個個都沉下海了。

我在水裏拚命掙扎，撈住了船上的一塊木頭，帶着我浮近了海當中的一隻小島左近。我吃了不少苦頭才好容易上了岸，那裏真是一個風景絕好的地方，簡直是一個天上的樂園。

我一面走着，只見有一條小川橫在跟前，旁邊有一個老頭子坐在那裏。我心裏說，『這個老頭子大概也是因為翻了船的。』於是我便對着他說道：

『啊，先生，你爲什麼在這裏坐着，我可以替你做一點什麼事嗎？』

他做了一做手勢，要求把他背過小川。我就把他背着，過那淺水。然後我彎下腰來，以爲他會很高興的下地了，但是他再也不肯。他的兩條腿只緊緊的勾住我的頭頸，我仔細一看，那一對腿，又粗又黑，同一條水牛的腿一

般。

我這一嚇真個非同小可，連忙用力把他丟下背脊，可是他的兩條腿只是壓住我的胸部，又死命又住我的喉嚨，我那時連氣都透不過來，往地上一交跌倒，簡直死了過去一樣了。他那時在我的背脊上肩頭上很命的亂打，打得我依舊站起來背着他，他要到那裏就要把他背到那裏。我一下子不依，他就用雙腳亂踢；要是我有點懶怠的樣子，或是走慢了一點，他又就要打我。我們在樹林中閑走着，那裏有很好的水果，但他成日成夜的要我背着，一刻不肯下地。他要睡覺的時候，先把兩條腿緊緊的勾住我的頭頸，然後才睡。我真苦極了，自己心裏說道，『我今生今世再不能替人們做一點好事了。』

我被老頭子這樣累着累了許多時，忽一日，我看見地上有幾個乾了的葫蘆。我揀了一個大的，用水把他洗得乾乾淨淨，倒了一些葡萄汁在裏面，放

在太陽底下去晒，不久就釀成了很好的酒。我每天清早喝幾滴提一提精神，好有力氣背他。忽一天，那個老頭子做一做手勢，叫我給他一點酒。我依了，他吃着覺得很有味，於是把一葫蘆酒都吃得精光。他吃得大醉，我立刻就把他摔下了背脊。我還怕我不曾出險，還怕他會再爬起來，又叫我吃苦，我隨即拿起一個大大的石頭來，乘他醉臥着，對準他狠狠的摔了下去，把他打死了。

事後，我在島上東走走，西走走，又走到了岸邊。一眼看去，原來又有一隻船開了近來，下錨停泊。船客都下船上岸跑到我面前來了。他們看見我的時候，一個個爭着細問我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來，我當下就把我的故事告訴了他們。那時他們說道，「叫你背着的那個老頭子的名字叫做『海上的老人』，誰遇到他，有死無生。」他們給我東西吃了，又給我衣服穿上，帶我

上了船，把我帶進了一個城池，那城子裏都是高樓大廈，緊靠水邊。這城叫做猿猴城，每到夜裏，城裏的居民無一個不要出城上船在海上去過夜，因為生怕山上猿猴夜間要下山來擾亂。

我要散心要緊，我上了岸，但是船又開了，我一點也不知道；我真悔極了，真不該離船登陸。我每夜只得跟着別人出城上船到安全的地方去避禍。天亮的時候才回城，各去做各的事。有一日，有一個朋友，我曾同他一塊出城過夜過的，對我說道：『你是一個外路人哪。你有什麼本領技能可以糊口嗎？』

我對他說道：『沒有。我從前是一個商人，我很有錢，不過我的船同我的貨現在都丟了。』

那人給了我一隻布袋，對我說道，『你用這隻袋子去檢水晶石去罷。』

於是我拿着那隻袋子到海邊去檢水晶石去了，裝得滿滿的。後來他把我派在一隊人裏面，對他們說道：『他是一個外路人。你們同他一塊兒去，教他採的方法。』

他們對於我非常歡迎，帶着我一陣走進一個極大的山谷，那裏有極大的樹，誰也爬不上去。那裏的猴子也很多，他們一眼看見我們的時候，連忙逃走，躲在樹枝裏去了。同去的那些人便拿出袋裏的石頭來打，猴子們一個個在樹上摘下果子來回打他們。我仔細把猴子打下來的果子一看，原來都是椰子。於是我揀了一棵大樹，那樹上也有很多猴猴，我隨即拿出袋裏的石子來打，果然我檢得的椰子很多。於是我們回城了，自後我無日不去打猴子檢椰子，我積的椰子一日多似一日。

有一天，有一隻船來在城邊下了錨。我跑到那個幫助我的朋友那裏去告

訴他，我想着要回國去了。他回答道，『這也應該。』我於是對着他說了再會，上了船。遇到停泊的地方，我就賣去一些椰子，因此我賺了不少錢。到了拜爾沙南，我連忙就回到拜哈台德，我有了友朋之樂，以往的苦惱，又一概都忘了。明天請你再來，松德彼得，我還要把我的第六次航行說給你聽，這一次的故事比現在的還格外有趣哩。

海客聖得彼得叫拿一百塊金子給了那個挑子，等明天再說他的故事了。

七

一日，我的朋友們，我正在很舒適地很快樂地閑坐着，有一班商人走到我這裏來，他們顯然是要出門去旅行的樣子。我一眼看見他們，我的心裏又

想起我自海外歸來的時候了，我又禁不住想到外面去走走，再做一點生意，於是我又決計出門。我辦了許多貨，裝上一隻大船，從拜爾沙南出發了。我們經過許多地方，做了些買賣，幸運好像在譏笑我們，忽一日，船主對我們大聲喊起來道，『我們的生死關頭到了，暴風已經把我們刮出了航線，不知道是飄在一隻什麼海裏來了。』

船主連忙落帆，但是那狂風把船吹了回頭，又吹壞了她的舵，把她衝上一個石頭很多的海岸，粉碎了。

我們當中只有極少數的人衝了上岸，那裏遍地都是大包的貨物，和一些破碎的船隻。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財富就在我們面前，大家登時又都癡狂了。我到島上去走走，只見有一條小河，河水光亮燦爛，因為裏面的石子全是寶石。我看見有許多珍寶，許多水晶，許多大顆的珍珠，這些，都是國

王配用的。

我們在這隻海島上徘徊着，很小心地看守着我們所有的一點糧食。有時候，我們又不得不放胆吃一點，但又怕不久就要絕糧。後來，我的同伴們，有的竟餓死了，有的竟嚇死了，結果只剩下我孤單一人了。我哭了起來，說道，『倒不如我先死了！』我只得替自己挖了一個墳墓，說道，『如果我病了，我就躺在這個墳墓裏，讓風把沙吹來蓋在我的身上，我只有這樣安葬我自己了。』我大罵我自己太沒見識，爲什麼離開我的安閒快樂的家呢。

後來我又想道，『我眼見的這條河，必定有他的源頭，有他的終點。我不如製一張木排，由他把我流去。如果能夠留牢性命，自然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如若不然，死在河裏比死在這裏總好得多了。』

於是我站了起來，尋了一些木板和木片打了一塊木排，盡量帶了許多珍

珠，寶石，龍涎香，隨即把木排下河。原來那條河是從一個左近的石巖下面流來的，流到面對面的小山之間就看不清河道了。一會子，我的木排淌到了一個很狹的地方，非常黑暗，木排的兩邊都擠着了河岸，我的頭又碰在河上的石巖上了。那時我責備我自己道，『如果這條河的狹處比我的木排還要狹窄，我一定要進又不能，退又不可了，我只有死於非命了。』我隨即俯伏在木排上，由他淌去，有時河面很寬，有時又很狹。我只在排上俯臥着，黑漆漆的，我也不知道路長道短了。

後來我醒了轉來，才知道我已置身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木排靠了岸，在我四旁的原來是一些印度人。他們對我說印度話，我一句都不懂。後來有一個人用阿剌伯的話問我，我才說我是一個阿剌伯人，也是從那裏來的。

『我求你老，好先生，』我回答道，『先給我一點吃的，然後再來細說』

罷。』

他連忙拿了東西來給我吃；我吃了以後才從頭至尾把我的故事細細的告訴了他們。

當下他們便帶我去見他們的王，他叫做新寧的伯王，我也把往事完全告訴了他。國王聽了我的故事，覺得奇怪之極，並且慶賀我逃出了危險。

那隻新甯的伯島有八十海里長，三十海里闊，島上有一座高山，山上富有礦產，又有寶物，漫山遍野，全是香樹。我飽看了島上的風景，神心很舒適，我後來回去見國王，要求許我回國。國王隨即答應，不但給了我許多禮物，並且給了我一封嚴封的信，對我說道，『請把這信交給阿爾來思齊王，爲我道候。』我回答道，『謹遵台命！』

不多時我便打那裏回到了拜哈台德。王待我很優渥，我於是又重過以前

的優游的生活了。我把什麼苦惱都忘去，滿心都是快樂。明日請再來，松德彼得，聽我的第七次的航行的故事罷。

那個挑子照例心滿意足的回去了，次日又跑了來聽那第七次航行的故事了。

八

自從我決計不再去過那海上的生涯，我無日不是生活於安樂舒適之中。

但是，忽一日，我正在家裏坐着，國王派了一個小使來對我說道，『國王有請。』

我連忙跟着那個小使去見國王，在他面前俯伏在地；那時候，他對我說

道，『聖得彼得，我有一件差使要你去辦。你願意嗎？』

那時我說道，『我的王，什麼差使呢？』

『我要送一封信給新寧的伯王，並且送他一些禮物，』他回答我道。我聽見的時候，發抖了，說道，『啊，我的王呵，海上的生涯，我實在很害怕了。我真不願再離開拜哈台德了。』當下我把我的以往的事從頭至尾一一的說了一遍給他聽。他非常驚異，說道，『啊，聖德彼得，你所說的，真是亘古未聞的怪事。不過這一次，爲了我的原故，你只得再跑一趟，如果阿難護佑，必定能夠早去早回，不然的話，我對於新甯的伯王未免有點失禮。』

這麼着，我真不便怎樣拒絕他的要求了，我只得答應一一遵行。他把禮物，信件，交给了我，又發了我的路費，我吻了吻他的手，我就立刻登程。

我離了拜哈台德，到了海邊，上了船，幸而一帆風順，不久我便安然到

達了新甯的伯島。

我們到着的時候，我立刻去見國王，在他面前俯伏在地上。國王看見是我，說道，『啊，聖德彼得，好朋友，歡迎，歡迎。』他把我攙起來坐在他旁邊，表示十分客氣。我把禮物和信交出來，說道，『我的主，我是替我們的王阿爾來思齊帶禮物來送你老的，還有一封信。禮物是價值千金的良馬一匹，書一部，上等衣料一套，還有百種埃及的白布，希臘的地毯，絲，絹，以及一隻奇異的水晶杯。』

國王給了我許多人情，款待我十分優渥，過了幾天，我就向着他告別回國，也無心再到別的地方去走走了。

在我們的歸途上，只見有許多小船來把我們團團的圍住。那些船上的人個個都有武裝，把我們的船開到一隻海島上面，全把我們賣給人家做奴隸去

了。一個有錢的人買了我，把我帶到他的家裏，給我穿的，給我吃的，待我很好。忽一日，他對我說道，『你有什麼技藝？』我回答道，『我的主，我是一個生意人，除了經商，我實在一無所能。』他又問道，『你會拉弓射箭嗎？』我說道，『這個我會的。』他隨即給我一張弓，幾枝箭，叫我跟在他後面同他一塊兒騎在一隻象上。天剛亮，我們到了一棵大樹底下，他叫我上樹，說道，『你只在這裏坐着，如果看見象來，使用箭射去。射倒了，你來告訴說。』

他隨即走開了，我真害怕。不一會，有許多象來了，在樹下徘徊着，我射倒了一隻。我連忙奔到主子那裏去告訴他，他十分高興，待我非常客氣。他隨即帶回去取象牙去了。

像這樣一日一日的過去，過了許多時，一日清晨，我正在樹上坐着，忽

然象羣又來了，張牙舞爪的，咆哮着。他們團團的圍住我在上面坐着的那棵大樹，有一隻最大的，他的鼻子在左近受了傷，把那棵大樹連根拔了起來。我登時跌在象羣之中，人事不省，那隻大象便把我往背上一提，走了，其他的象緊緊的在後面跟着。

他們到了一個地方，把我摔在地上，都走了，只剩我一個人在那裏。在我四周，只見全是象骨，象牙，我疑心這裏是象的葬地，他們把我帶到這裏來，他們的意思，一定是說，你要的無非是我們的骨和牙，從今以後，再不必殺害我們了罷，我很驚奇，原來象是這樣很有智慧的。我費了一日一夜的工夫去尋我的主人。主人聽了我的消息，好不多高興。我們一同跑到那個地方去，主人看見遍地都是象骨和象牙，說不盡心頭的歡喜。他把他最心愛的拿了許多，我們就一齊回家了。他待我比以前更好了，說道，『你已經替我

找得一條生財之路了。你現在應該做一個自由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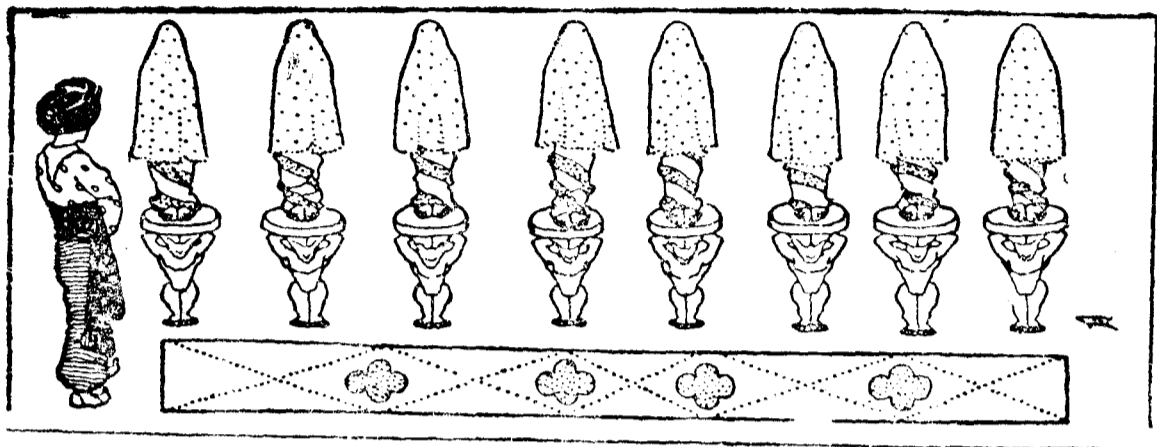
那時我就對他說道，『啊，我的主，你能夠允許我回國去嗎？』他回答道，『好的，我一定答應；但是，賣象牙的時節眼見就要到了。我的意思，你最好是等到那個時候。牙商去的時候，你再跟他們同走好了。』

不多久，商人坐了船來了，他們的交易手續完了的時候，真個帶我一同走了。我們經過了不少海島，不少地方，又過了一隻海，才到了波斯灣。這裏，商人們把他們的貨都賣掉。我也把我的貨物脫了手，揀那中意的東西，也買了一些回去做送禮。我又買了一隻牲口騎過沙漠，頗經過了幾個國家，才到了拜哈台德。我跑去見我們的國王，對他行了敬禮，吻了他的手，然後把經過的事實告訴了他。他看見我平安地回來了，很歡喜。他又叫我把我的故事用金汁一齊紀錄下來。我的航海的故事現在完了。

聖德彼得講完了他的故事的時候，叫用人拿一百塊金子來給松德彼得，對他說道：『我的老哥，現在你覺得怎麼樣？你會聽見有誰吃過我這許多辛苦嗎？你看我現在應該不應該享受一點幸福呢？』

這時候，松德彼得走上去吻着他的手，說道：『呵，我的主，你真吃過不少的苦頭才有今日。現在，請你把以往的苦楚一概拋開，願阿難保佑你長壽，多享一點人生之福！』

聖德彼得和松德彼得自此成了莫逆之交，一塊聚着，直到毀滅歡樂與拆散伴侶之神來臨。



王子西茵和魔王

有一次，在拜爾沙南城裏有一個國王，他極富有。

他有一個兒子，叫做西茵王子。這王子長得很漂亮，又很聰明伶俐。他學了一肚皮學問，國王的心裏很得意。

『啊，我的兒呵，』國王有一天說道，『我的年紀漸漸老了，我的身體也一日一日的頹敗了，我的心裏總很擔憂，你將來當着我的地位的時候怎麼樣行事哩。你千萬不要壓迫窮苦無告的人，不聽他們的訴告！你用錢也應該省儉，人民的金錢，必定要當作你自己的錢一樣』

節用才對。國內的偉人，你不信賴，倒不妨事，普通一般人的意見，你不可不接受。』

過不了多少時，老王死了，西茵王子卽了帝位。但他却把他聽得的那些聰明的教訓完全忘了，對於民衆的苦痛毫不過問，自己又揮金如土。並不多時，他那裏還有錢，已經是一貧如洗了，他覺得從前那些稱讚他的，巴結他的，現在對於他都是有意規避了。

有一晚，西茵王子感覺着心神很不安。一個鐘頭一個鐘頭的過去了，他在床上翻來復去的悲痛他的愚笨。後來才交眼了，在夢裏，他看見一個老人來對他說道，『西茵阿爾來司姆，假如你想要解除了你眼前的苦痛，除非你立刻離開拜爾沙南到客諾去，那裏，幸運在那裏期待着妳哩。』

西茵醒來時，跑到他的母親那裏去，把那老人的話告訴了她。她對他大

笑，說道：『啊，我的兒呵，你不要相信夢中之事。客諾離這裏很遠，你跑了去，決沒有什麼好處的。』



但是，王子再也不肯把這件事丟過一邊。吃了不少辛苦，走了不少路，他終於到了大大有名的客諾城了，在一個回教禮拜堂旁邊，躺下睡了。在夢裏，他又看見那個老人來了，對他說道，『我很高興，我的孩子。你

這樣肯聽我的話。足見你的勇氣和決心。現在你趕緊回到拜爾沙南去罷，在

你家裏，你能尋得你的財富了。」

西茵王子有好幾分失望的樣子，回宮去了，他的母親歡天喜地的迎接着他，勸他把夢中之事完全忘去，替人民做一點實際上有益的事。

當晚，那個青年王子上床以後，他又隱隱約約的看見那個老人來了，對着他說道，「西茵阿爾來斯姆呵，時候已經到了。拿起你的鋤頭來，跑到宮裏你父王臨死的那個地方去罷。你在地上挖下去，你可以挖得使你富有的東西。」

西茵把他的夢告訴了他的母親的時候，她又笑了，照從前一樣對着他說道，「你千萬不要相信夢中之事才好。」但是他回答道，「不然，這個夢是應該相信的，那個老人說的話全是真話哪。」

「你去挖去罷，」她只得說道。「至少你可以不必空跑到客諾去了。」

於是他拿起一把鋤頭，照着那老人的話，跑到他的父王的宮裏去，動手挖地了。他一眼看去，只見一塊石板，有一個鐵環嵌在上面，他一手提了起來，發現一疊樓梯，打那裏走進一個大廳，那廳子上有許多綠玉的甕，甕裏滿滿的盛着金子。他拿了一些金子，連忙去尋他的母親去了。

『你要小心謹慎，』她說道，『不然的話，無非又是浪用得乾淨。』

『不要害怕，我的媽媽，』西茵回答道，『從今以後，你不允許的事情，我一件都不幹了。』

隨後他的母親便同他一塊兒去了，不一會，只見還有一個小小的玉瓶裏面橫着一管金鑰匙。

『啊，我的兒呵，』皇后說道，『這一管鑰匙一定是用來開另外一個寶庫的。讓我們來仔細看看。或者我們能夠發現呢。』

他們尋了好半日，只見板壁上有一處有一個鎖孔，他們把那門開了的時
候，又看見另外還有一個大廳，裏面有八尊塑像，都是用一塊寶石雕成的。

在絲織的帷幕上掛着一幅遺訓，說道：

『啊，我的兒呵，我把這些無估價的塑像聚在一處，真不知道費
了多少時間和辛苦哩。不過還有一尊，比這些格外寶貴。你要
想得到那一尊，必須到客諾去找到馬伯利克。他從前是我的一
個奴隸。他一定願意指點你去尋覓。你要尋得他，也沒有什麼
困難，因為他現在已經是客諾城裏的一個重要的人物了。』

西茵於是又立刻起程到客諾去了，這一次的決定，他的母親認為是沒有
錯誤的。馬伯利克，他們先前的那個奴隸，現在確是一個聲勢嚇嚇的人了。
他聽見他先前的主子的兒子把話說完了的時候，把他所有的財產全部交出

來給與那位青年，請他處置。

『啊，我的主，』他對着王子說道，『我並不曾到得你的父親釋放自由哩。所以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我很願意，』西茵王子回答道，『釋放了 you，任你自由，我也不要你的財產。只要你帮我的忙，把那第九尊塑像弄了來。』

『我很願意，』那感激無地的馬伯利克回答道，『不過幹這件事實在很危險。你在這裏休息一會子罷，讓我準備妥當的護送。』

西茵王子等待得很不耐煩，因為他急於要起程。過了幾天，什麼都預備停當了，他們才出發。馬伯利克生怕王子吃不了這一次辛苦。『我們現在是要去到，』他說明白道，『一個可怕的地方去的，那個地方是那第九尊塑像所在的地方。我們到的時候，你應該鼓起勇氣來，因為很要經過一番磨折

哪。」

走了好幾天，他們才走到了一個森林。所有跟從的人都一齊下了馬。把馬交給了侍從們，那王子和他的領路的便步行前進。『我們現在，』馬伯利克說道，『差不多要走完了我們的程途了。我們一會子就會走到一隻大湖旁邊的，到了那裏，你自會看見一隻屬於魔王的小船。我們都該上那隻魔船過湖。你看見那個搖船的人的時候，千萬不要現出害怕的樣子，無論他的模樣怎樣醜惡。你和他在一處，也千萬不要開口說一句話，不然，船會立刻沉了的。』

說着，他們都到了大湖邊了，果然看見一隻小船搖了過來。他們還不會走近水邊，只見一個惡魔出現了。他的身子和獅子一般大，他的頭却是一個象頭。用他的鼻子先把王子後把馬伯利克一齊捲上了小船，那個渡夫隨即開

船把他們渡過湖去，又照樣把他們捲上了岸，才一聲不響的去了。

他們所到的這隻島，在西茵王子看來，真是一隻天然的美麗的島。花卉草木，無不香氣襲人；樹上結着茂盛的果實，纍纍的垂在行人的頭上；各種各樣的鳴禽在他們四周飛翔着。最後他們走到了一座翡翠建築起來的皇宮。宮門是金砌的，有幾個魔鬼在那裏守衛着。那王子毫無懼色，只向前衝去，馬伯利克連忙一把把他扯住。

『我們現在的境地，』他說道，『單憑一點勇氣還不夠。這是魔王的家了。』

他當下在身上拿出五根黃色的絲帶來，一根繫在自己的腰裏，一根繫在肩上。又拿兩根一樣的把西茵王子繫了起來。還多的一根舖在地上，兩人同在上面坐着。馬伯利克嘴裏反復的說道，『啊，魔王呵，我們要求你老的保

護來了。』

然後他掉轉頭來對着王子說道，『如果他肯答應我們的要求，他會變做一個平常人一樣來看我們的。如若不然，他會變做一個奇形怪狀的可怕的样子出來，不過不問怎麼樣，我們只不要着地就是了。』

當下那馬伯利克便開始祈禱，口中念念有詞，王子一點也莫明其妙。忽然之間，大雨驟下，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在此聲中又來了一種巨響，真個是地動山搖。那王子嚇得只是索索的發抖，馬伯利克却大笑起來。

『不要怕，我的小爺，』他說道；『這種使你害怕的巨聲是我們成功的預告哩。』

不過幾分鐘，天朗氣清，輕風習習；又不一會，那魔王像一個平常人一樣出現了。

西茵王子在那個非常的人物之前行了一個敬禮，隨即道了他的來意。

『啊，西茵阿爾來斯梅，』那魔王回答道，『我很敬愛你的父親，那八尊塑像都是我送他的。也是我叫他寫下遺言讓你來問我。一次在拜爾沙南，一次在客諾，兩次在夢裏和你說話的，都是我。你現在來要求的，我一定給你，要是你能守信。你去替我物色一個女子來，這女子須要才德俱備，沒有缺點。』

『這個我一定可以辦到，我正式發誓，』西茵王子道，『不過像這樣的一個女子，什麼時候才能遇到，我怎麼知道呢？而且她的面容標致不標致，我還容易看得出；至於德行何如，這就很難斷定了。』

『你的話倒也說得不錯，』魔王道。『你瞧！這裏有一面鏡子，這鏡子會啓示你的。無論那一個女子，對鏡一照，如果鏡子糊塗，你就可以斷定她

就是一個不配你訪求的。你應該誠心，你應該勤力，快快去辦，千萬不可失言。』

西茵王子同着馬伯利克立刻打原路到客諾去了，在那裏尋訪多時，毫無結果。標致的女子的確很多，可是沒有一個經得住那面魔鏡的試驗。西茵王子同馬伯利克在埃及不能成事，只得跑到拜哈台德去了；在那裏，他真高興之極了，尋到了一個同月亮一樣美麗的女子，她的影子在那鏡子裏一點都不糊塗。

西茵登時向那少女求婚，因為除此沒有辦法能夠帶着她出客諾城。他如願以償，他們的婚禮很堂皇。

『現在，我的小爺，』馬伯利克道，『我們應該趕快到王那裏去，把我們的成功的消息告訴他。』

『唉！』那位青年王子道。『無論那一種寶石的塑像，無論怎樣值錢，無論怎樣好看，比得上我的可愛的新娘嗎？我怎麼能夠那樣不聰明，撇下我的幸運，回到拜爾沙南去呢？我怎麼捨得讓她落在魔鬼的手裏去呢？』

『啊，我的小爺，』馬

伯利克又生氣又惱怒的樣子

叫起來道：『你曾經正式發

過誓言，你要知道，誓言是

比什麼還要緊的哩。我勸你

依我的話，不要使性。』

『好罷，』西茵王子心

裏橫來豎去的想了半日，才



說道：『但是，算不得履行了約言的時候，不要讓我見那女子的面。』

於是他們又向客諾去了，一會子，都到了魔王面前。那魔王把那女子上下一看，一聲也不響；隨後，掉轉頭來對着西茵，很愛他忠實的樣子。『你回國去了罷，』他又說道，『我應許你的第九尊塑像，你回去的時候，已經在那裏了。』

西茵隨即走了，心裏十分難過。他費了許多勞力，而得到的酬報不能使他滿意。他到了拜爾沙南的時候，他的母親歡天喜地的迎接着他。

『讓我們趕緊去，我的兒呵，』她叫起來道，『看看那一座真希奇的像罷！』

『唉！』西茵王子哭着道，『這個現在在我的眼裏比起我的既得復失的來，真是毫無價值的了。不過，我花掉的代價也就很多，既然你老很高興，

我們不妨去看看。』

他們到了宮裏的大廳上，只見那八尊塑像依舊都在那裏，不過第九個座上，却立着一個罩了面網的活女子。這個女子原來就是西茵帶到客諾的那個女子。她看見王子的時候，對他說道，『你既有了我便沒有了第九尊塑像，你後悔嗎？』

『不，』那樂不可支的情人喊了起來道，『因為你勝過世上一切的寶貝啊。』

王子的話還不曾說完，只聽得有一種好似打雷的巨聲，那魔王忽然出現了。西茵王子的母親嚇壞了，索索發抖。

『不要怕，夫人，』那魔王對她說道，『我是你的兒子的保護人哩。我是他的父親的至友。啊，西茵，這是你的新娘子。願你們永永相愛，終身和』

諧。」

說着，那魔王登時連影子都不見了。西茵王子立即命令全國慶賀大婚。他治理他的國家，發號施令，過了許多年。他和他的妻很快樂的相愛着，直至拆去同伴毀滅快樂的使者到來。



會說話的鳥

有一次，波斯有一個國王，他的名字叫做克司樂司。他有一種習慣，到了晚上，他就要喬裝打扮起來到城裏一到處去訪事。有一晚，他同着他的國務大臣在一條窮人所住的街上走着的時候，聽見一個屋子裏有幾個女子的聲音在那裏談心。他走近屋旁，偷偷的從門縫裏往裏面一看，原來是姐妹三人，都很標致，正在談她們各人的希望。

最大的一個道，『我大願能夠嫁給王的麵包師，因

爲我就有世上最好最好的麵包吃了。』

第二個說道，『我要嫁一定要嫁給國王的大廚子，因爲，宮裏的山珍海味，我也能夠嘗嘗滋味了。』

第三個最美，她說道，『啊，我的姐姐們，我要嫁一定要嫁給國王。也許我做了皇后，便會生下一個王子，這王子頭上的頭髮，一半是金的，一半是銀的。』

國王聽了她們的話，覺得很高興，決意要叫她們一個個如願。於是他對着他的國務大臣說道，『把這個房子記得清楚。明天把這三個姑娘都帶去見我。』『遵命，』國務大臣道。他們便一同回宮去了。

第二天早上，國務大臣把那三個姐妹一齊帶到了國王面前。國王對她們很客氣地說道，『啊，姑娘們，你們昨夜所希望的是些什麼事情？』

那時候，姐妹三個只是一聲不響的站着，羞答答的，忸怩不安，好半日都沒有勇氣開口，但是後來，請求國王恕罪，才把她們的故事，完全告訴了他。他聽見她們把意見重復述說了一遍，他說道，『我允許你們稱心如意。』三頭親事。一同籌備安排起來。大的姐姐嫁給了麵包師，第二個做了大廚子的娘子；特別佈置了一番之後才舉行大婚，因為是國王果然立那最小的一個做皇后。

雖說她們姐妹的希望都已滿足，可是那兩位姐姐總不免有點懷恨之心，妬忌之意。過了幾個月，她們的惡意日甚一日，看見她們的妹子打扮得非常嬌豔，終日歡樂，她們總想設法要叫她變做愁眉皺臉的樣子。但她却不然；對於兩個姐姐，特別表示好感，特別待她們好，時常的總是想法要叫她們高興。

過了一些時，皇后生下了一個兒子，她的兩個姐姐一齊跑來要求交給她們扶養。他真是一個美麗的孩子，可是他雖然美麗，又那樣嬌小，却始終感動不了他的姨母們的狠毒之心。她們找了一條破毯把他裹了起來，放在一隻籃裏，由皇宮的窗口把他丟到御河裏去了。隨後她們又到國王面前去編了一個嚇人的故事哄他，說孩子死了，是她們的妹子用魔術弄死了的。國王初時很有怒色，但是，他的國務大臣極力安慰他，說：『啊，王呵！你老



千萬不能這樣不公正！孩子的母親自然不能保他不死。」

却說那隻裝着王子的竹籃在御河裏流了去，流到了御花園裏，那時恰好御花園監督正在河邊閑走。他一眼看見了那隻竹籃，連忙拿到家裏去給他的妻子，說道，『阿難送了一個兒子來給我們了。你好好的扶養他，當做親生的一樣看待。也許我們在老年的時候能享他一點福呢。』

他的妻好不多高興，因為那時他們並沒有孩子。他們歡天喜地的，也就不會想着去訪問這個孩子的親生父母了。次年，皇后又生了一個兒子。那兩個壞心腸的姐姐，此時對於他們母子依舊毫不憐恤。她們又編了一個同樣的故事去告訴國王，一面又把那個孩子照着對付他的哥哥的辦法丟到御河裏去了。真幸事，恰好那個御花園監督又正在河邊閑走，他又把那第二個孩子拿到家裏去交給了他的妻子了。國王這時想着他的后是一個面善心惡的人了；

如果沒有那位國務大臣的有力的抗議，她這一次真要在國王盛怒之下大吃其虧了。

第三次，宮裏又生下了一個小孩子，這次却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她的命運也同她的兩個哥哥一樣，給那個御花園監督拿了家去，交給他的妻子當做自己親生的女兒扶養。克司樂司這時再也制不住他的惱怒和失望了，他下了一個命令，叫把他的后關在一個木籠裏面，放在公共的廣場上，當做一隻野獸示衆。那國務大臣這時也不敢多言，那個可憐的婦人關在鐵欄裏，什麼人都可以任意觀看了。但是，她委實是一個很容忍的人，有勇氣的人，什麼人看了，都起了一點憐惜之念，希望她待到釋放，恢復自由。

却說那三個孩子都看養得很好，現在都已長大了。大王子的名字叫做拜門，老二叫做伯維司，小公主叫做伯利絲德；在波斯的歷史上，這三個都是

大大有名的人物。

那兩個王子大了的時候，家裏請了教師，教他們寫讀，教他們美術，教他們科學的知識。那個公主也非常好學，所以不多時，她的兩個哥哥所知道的，她也知道了。真的，他們三個人的進步都很快，很可驚，簡直可以說一切學問都很有根底。那位御花園監督又在城外買了一塊地皮，建築了一所住宅。這住宅建造得很華麗，四面有園，園中栽了許多奇花異卉，各色樹木。他老了，不能再服務的時候，他退休到那裏去享受天倫之樂，過一點山林的適意生活；他就在那裏終其天年，與世長辭了。

却說那位御花園監督同他的夫人，從不會對那三個孩子說起過他們怎麼到了他們的家裏來的奇怪的故事，因此，他們都一直把他當做親生的父親。自從他們的父親死後，他們依舊在一塊兒很安樂地度日。

有一天，有一個老婦人走到他家門口，恰好兩個王子都已經出去了，要求允許她進去說教，那個時間正是指定的公開說教禱告的時間。伯利絲德很客氣地歡迎她進去，看見來客頗有倦容，請她休息了一會，又款待了她，才讓她走。

那位老婦 是一個到處遊行勸人信教的，因此，公主就請教她，對於他們的房子覺得怎麼樣，比起她所到的人家來到底何如。

『請你告訴我，』她說道，『你覺得我們的房子怎麼樣？佈置何如？這房子是已經很像樣，還是有什麼缺點呢？我不是一個像你多出門的人，所以你的批評我很感謝。』

那位老婦人道，『因為你問我，所以我敢說。你們的房子以及佈置大體是無可批評的，不過據我看來，如果能夠再有三件東西，那麼你們的房子就

比現在更好了。』

伯利絲德要求他指出所缺的是那三件，道，『請你告訴我，他們叫做什麼，我立刻去辦來。』

『啊，小姐，』那老婦人道，『第一件是「會說話的鳥」。這種鳥很少，很難得到。只要他開口叫起他的悅耳的調子來，成千的鳥就會從四面八方飛到他旁邊來和着他一齊歌唱着。第二件是「能歌唱的樹」，他的葉很光滑，被風一吹，發出來的聲音真個音樂一般。第三件是「金水」。這種水，只要有一滴放在盤裏，盤就會滿了起來，而且噴起來就是一個噴不歇的噴水泉。』

『我知道的，』那公主道，『你老一定能夠告訴我這些東西在什麼地方可以尋得，而且怎樣得到他們的。』

那時那位神聖的婦人說道：『這三件奇物只有在印度的邊境能夠得到，打這裏朝東走去便得。誰去尋這些東西，他只要在路上走二十日，二十日頭上碰見的第一個人便請問他，他會指點他在那裏可以得到他們。』說完，她就站起身來走了。

伯利絲德把那老婦人告訴她的話仔細橫來豎去的思想，她越想越覺得這件冒險的事，實在不容易實現。晚間，她的哥哥們回來的時候，他們都很奇怪，看見她不像往日那樣興高采烈，却是垂頭喪氣的。

『呵，妹妹，』拜門王子道，『你今晚怎麼這樣愁眉皺臉的？快快請你告訴我們，讓我們替你分一點憂，或是帮你解決掉你的困難。』

『沒有什麼事，』公主道。

但是拜門王子還儘管問下去：『你心裏一定有心事，我不弄明白，我再

也不走開。是不是你討厭我們了？是不是我們得罪了你了？」

這時候，那公主覺得再不能不細細的說個明白了，於是她說道：「啊，我的哥哥，我們的親愛的父親遺留下來給我們的這座房子，我們看來似乎是很完備了，不過我今天才知道，我們還缺少三樣東西哩。一件是「會說話的鳥」，一件是「能歌唱的樹」，一件是「金水」，這三件東西，我一聽見，恨不得要立刻到手哪。」

「好，我的妹妹，」拜門王子道，「如果你能夠告訴我在那裏可以尋得的一點線索，我明天天不亮就出去打聽。」

當下伯利絲德便把她所曉得的關於那三件奇物的情形，說給他聽了；但是，到了第二天，他的哥哥真個要動身上路的時候，她走到他面前，淚流滿面。

『哥哥，』她說道，『不要去了罷。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如果你有三長四短，我要急死了。』

『我的心已經決了，』拜門道，『我一定要把這件冒險的事情做到。這裏有一件表記，可以使你知道我在外面平安與否。』

他從帶上解下一把獵刀來給她，說道：『無論什麼時候，你要知道我的消息，你只要把這把刀子抽出鞘來看一看。如果鋼是乾淨的，亮光閃閃的，那麼我就還在人世，很平安；如果上面現出血跡來，那麼我的性命就是不保了。』

說了他的話，那位少年王子上了馬，朝東向印度去了。到了第二十日上，他看見有一個面目可怕的老頭子，坐在一棵樹下，靠近着一座小小的茅棚。他的頭髮雪也似的白。他的鬚鬚很長，掃在地上。他的頭上戴着一頂闊

邊的帽子，身上只裹着一條破草蓆。

從天亮一直到此時，拜門王子無時無刻不小心在意，這個老人委實是他在路上遇到的第一個人。他走馬上前，對那老人行了一個敬禮，說道，「先生，願阿難保佑你長壽，百事稱心如意！」

那老人的一部絡顛鬚又長又濃，他的回答一個字也聽不明白。拜門王子因此拿出一把剪子來，說道：「聖人呵，你的覆在嘴唇上的鬚實在太長了。我來把你修一修，修得比野獸少一點，比人又多一點罷。」

那老和尚點了一點頭，鬚子修過，他的面孔現得很漂亮，很年輕。王子那時便道，「我拿出一面鏡子來讓你照一照看，你怎樣漂亮得多了。」

這個使那老和尚很歡喜，他說道，「多謝你，我的孩子，你要我替你做一點什麼事，我一定竭心竭力的替你做到。」

那時王子便道：『啊，聖人，我是從一個很遠的地方跑到這裏來找三件東西的——「會說話的鳥」，「能歌唱的樹」，和「金水」。我聽說這三件東西能夠在這裏左近得到，如果你老知道，請你老告訴了我罷。』

那老僧聽見這話，面色登時青白了。『啊，朋友，』他說道，『真的，這些東西在那裏可以得到，我是知道的，不過這條路真千艱萬險呀。來向我問路的人多的很，他們可都是一去而不能生回的哪。如果你以為生命是值錢的，請你還是回家去了罷。』

『不，』拜門王子道，『無論怎樣艱難危險，我一定要試一試。』

他看見那少年毫無退縮之意，那老僧便把手伸進身邊的一隻袋子，拿出了一個球來。

『唉！我的孩子，』他說道，『我只有依你，由你去實現你的志願。你

拿着這個球，向前拋去。只要他在地滾着，你儘管騎在馬上跟了去，不過到了山脚下，他止住不滾了，你就立刻下馬，將繮繩搭在馬背上，你不曾回來，他是不會走的。你只管爬上山去。路兩邊，你一定會看得見許許多大的黑石頭。那時候，你又會聽得許多可驚可怕的聲音，但你不要畏懼，無論遇到什麼，你不要回頭看就是了。如果你回頭看一看，你就會立刻變做了一個黑石頭，像那些散在路旁的一樣。到了山頂上，那裏有一隻鳥籠，裏面關着的便是那隻「會說話的鳥」了。「能歌唱的樹」和「金水」在那裏，他自會告訴你的。」

王子謝了老僧，上馬去了。他把球往前一丟，只見那球在前面飛也似的滾了去，不過到了山脚下的時候，他看見那球已經停住。他下了馬，把繮繩往馬背上一搭，他就步行着照那老人指點的走上山坡。路上果然四散着許多

大的黑石頭，同那老僧說的一絲不錯。他走了約摸十幾步路的時候，只聽背後果然來了一種十分可怕的聲音。拜門王子鼓起勇氣來只顧向前大步走去，但那種可怕的聲音越來越近，越發叫他方寸不安。他的兩條腿禁不住發起抖來，頭又昏了，漸漸有寸步難移的樣子，他偶然回頭一看，登時變做了一塊極大的黑石頭了。

却說伯利絲德把那把小小的獵刀天天掛在帶上，每日都要抽出來看看她的親愛的哥哥的近狀怎樣。有一晚，拜門變做了大的黑石頭的那一晚，伯維司王子對她說道，『啊，我的妹妹，讓我把刀抽出來看一看，看看拜門在外平安不平安。』

刀剛出鞘，兄妹嚇得大叫起來，因為只見上面滿是斑斑駁駁的血跡！

『啊，我的妹妹，』那二王子哭道，『我一定要立刻動身去看看哥哥的』

結果到底是怎樣了。』

伯利絲德叫他只同她住在家裏，不然的話，他也一樣要送命的，但是，絲毫無用。伯維司當下便拿出一串珠子來放在她的手裏，對她說道，『你看見這些珠子在線上可以隨便移動呢，那麼，我在外面是平安的；如果拚攏來了，你便知道我在外面有了危險了。』

公主把珠子掛在頸上，一日之中，她無時不要去摸他，看他的哥哥在外面的安危。那伯維司呢，同他的哥哥一樣，走了二十天，也到了那個老僧跟前。那老僧，比平常格外盡力警告他，叫他趁早回頭。但是王子怎麼肯聽，拿着老僧給他的球，騎上馬，也朝着他哥哥去的那條路上去了。

他正預備上山，只聽有一種恫嚇的聲音呼喊起來，不許他前進。那種侮辱他的罵聲越來越大，他大怒，掉轉頭抽出刀來要砍他的侵害者的時候，他

登時也變做了一塊極大的黑石頭了。

卻說這時候，伯利絲德正來數珠，大吃一驚，因為那串上的珠一顆顆都拚攏來了，一顆也分不開了。

『啊，我真命苦呵，』她急得大哭起來；『我的兩個親愛的哥哥已經去過，我現在不能不去碰碰運氣了。』

第二天早起，她扮做一個男子，把她的僕役們一齊叫了來，對他們說，她要出遠路去一次，於是她就起程向印度進發。她是一個極會騎馬的女子，她的本領又不下於她的兩個哥哥，過了二十天，她也到了那個隱士的茅屋之前，要求他的幫助了。

『啊，客人呵，』那老和尚聽她說了她的心願的時候說道，『聽你的聲音，我知道你是一個女子。前去路途上的危險，你真夢也夢想不到哩。請你

快快把什麼念頭都打消，不要去尋那「會說話的鳥」了，不要去尋那「能歌唱的樹」了，也不要去找尋那「金水」了，早早打原路回去了罷。別人比你還勇敢，比你還強壯，他們都因為去尋這三件東西把性命送掉了。回去了罷，我勸你，千萬不要去尋了。」

「啊，聖人呵，」那公主說道，「你老人家這樣警告我，我很感謝，不過我的嘗試如果不成功，我再也不回去了。」

那老和尚只得把她將到山上必然遇到的一切恐怖細細的告訴了她。

「這是很明白的，」她很勇敢地回答道，「這種聲音實在沒有什麼了不得，不過是要威嚇威嚇我罷了。我用棉花把兩隻耳朵塞了起來，我便不會心亂了。」

那老和尚聽了她的話，非常驚異，因為別人竟沒有一個想出了這個法子

來的，於是他說道：『啊，小姐，你在尋的東西，也許數裏註定是你該得到的。不過你千萬要小心在意，不要把我告訴你的話忘記。』

於是他拿出一個球來給了她，對她說了再會。那球在她前面滾着滾着，一直滾到了山腳之下。下了馬，那公主立刻用棉花把耳朵塞了起來，然後爬上山坡。果然聽見四面有許多怒不可遏的喊聲，不過因為她的耳朵裏塞了棉花，所以她聽得的可怕的回聲是很微弱的。

她到了山頂，那裏的路更崎嶇峻嶮了，聲音也越來越大，越可怕了，但她只顧前進，再也不回頭看一看，一直走到看見前面有一隻鳥籠，裏面有一隻鳥在那裏歌唱着。她跑過她和那隻鳥籠之間的一節平路，一把拿住那隻鳥籠，喊道，『我終於得到你了，你再也走不到那裏去了！』

伯利絲德隨即把她的耳朵上面的棉花拿去，只聽那隻會說話的鳥說道：

「啊，小姐，你應該高興了，你的困難已經過去了，你不會再遇到什麼災亂了。你有什麼命令，發出來讓我立刻去辦？」

公主道，「我要辦的事多的很哩，你先告訴我罷，「金水」是不是在這裏左近。」

那隻鳥立刻指點她到那就在靠近的神奇噴泉邊去，把她帶去的那個細口水瓶盛滿了，她又問道，「我要尋的第三件東西是「能歌唱的樹」。」

「啊，公主，」那會說話的鳥道，「這棵樹長在那邊深林裏。」

她於是飛也似的跑到那個深林裏去，她聽見那些樹葉正在發出音樂一般的聲音來。但是那棵樹很大，她連忙跑回頭責問那鳥道，「樹是尋得了，一點也不錯，不過我怎能把牠拔起來呢？」

那鳥回答道：「你只消折一根樹枝拿去種在你的園中好了。不要多少時

候，就會長得這棵大樹一樣了。」

公主立刻去折了一根枒枝，這時她的精神更振作起來，她真說不出她是怎樣的快樂。對着那隻鳥，她說道：『我還要辦的事只有一件了，我知道你是一定能夠幫助我的。我的兩個哥哥，因為我的想念，冒險跑到這裏來，變做了黑石頭，大約總在這裏左近。請你告訴我，怎麼把他們救活轉來，那麼我就高興之極了。』

『啊，公主，』那隻會說話的鳥道，『這件事再便當容易也沒有了。你只消用瓶裏的金水洒一些到黑石頭上去，個個都就活了轉來了。』

伯利絲德立刻起身下山，只要走過黑石頭，她就將銀瓶裏的金水洒幾滴到每一塊上面去，果然呵！一個個都變做了人了。她的兩個哥哥也在裏面，她真歡喜得什麼似的，擁抱着他們。

『我真不知道怎樣替你們着急哩，』她譴責他們道，『你們究竟在這裏做什麼呢？』

他們告訴她說是睡着了，那時她那裏還忍得住，說道，『是的，要不是我，你們還要在這裏睡你們的覺哩。』

當下所有那些被她一齊救活了的人都團團的圍攏來感謝她稱讚她，但她說道，『我是來尋我的兩個哥哥的。我的目的只想把他們救活。你們既然也得了好處，我當然也要接受你們的感謝。這是我的意外的一件樂事。』

她登時上了馬，把那隻鳥籠放在她的馬鞍前面，將那能歌唱的樹的枒枝交給拜門拿着，又叫伯維司捧着那隻銀瓶。他們現在都已經上了馬，預備出發了，那公主對着圍繞着她的那些侍從武士們說道，『我們現在爲什麼還要逗留不走？你們竟沒有一個向前領導嗎？』

那時，他們齊聲回答道：『啊，公主，我們當中，誰都不配走在你前面哪。』

她看見沒有一個敢佔這個光榮的地位，於是她向前走了，她的兩個哥哥和其他的人一齊都跟在她後面。他們在路上很想再要見那位聖人一面，謝謝他，可是到了那裏的時候，才知道他已經死了。他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因爲年紀大了才死的，還是因爲那三件東西指定由他保護，現在已被公主得到，他才死了的。

大家騎在馬上只顧前進，到了相當的時候，各各分頭去了，公主和她的哥哥們只剩三人同陣。不多久，他們也到了目的地，一到家中，伯利絲德就把那隻鳥籠掛在花園裏。一會兒，那隻會說話的鳥歌唱起來，只見夜鶯哪，百靈哪，以及其他的叫得真好聽的鳥都從空中飛來了，在他左右上下飛翔着。

唱和。她又把那棵能歌唱的樹上折下來的桤枝種了起來，不一會就生了根，長出了桤枝，一直長得同她從上面折下一枝來的那棵樹一般大了，那時候，樹葉發出來的聲音真個是一種神祕的音樂。最後，她又叫人拿了一個白寶石的盤架放在取樂的空地上的正中，當下她使把銀瓶裏的金水倒了下去，一個噴泉登時成功了，噴向空中差不多有二十來尺高，重覆落到盤中來，一滴也不損失。

不到幾日功夫，這幾件奇物的消息轟動了遠近了。天天都有人從城裏趕來參觀。大門只得常常的大開着。誰願意進去，誰都可以進去聽那好聽的聲音，看那絕妙的景致。

又過了一些時，兩個王子都已經恢復了長途旅行的困頓，他們又決計出去作一次打獵的遊戲，這本是他們的習慣。事有湊巧，在樹林裏，他們碰見

了國王，他也在打獵。路很狹，兩個王子都下了馬，對着國王行了敬禮，站過一旁，讓出路來。克司樂司看見他們這樣知禮，面貌又都很尊貴，十分歡喜，請問他們是什麼人。

『啊，王呵，』拜門王子道，『我們是一個一生服務於王前的大臣的兒子。他在天年將終的時候，在城外買了一塊地皮，替我們造了一所住宅，等到我們配光榮地替王服務的時候，再出來遵王的命令。』

那時國王道：『你們愛打獵，王是知道的。你們去打一件來，讓我看看你們的武藝如何。』

兩個王子登時上了馬，向林中的密處去了。在那裏，拜門打倒了一隻老虎，伯維司打死了一隻熊，兩個人隨即把他們打得的一齊拖到國王的面前來了。

「這個已經夠了，」國王道，「現在你們兩個去站在你們的王面前，當他吃飯的時候。」

「我們是不配享受這樣的榮譽的，」拜門王子道，「再呢，今天也不能不請原諒；下次國王如果要這樣委仕，我們一定很高興的侍候。」

他們的拒絕使克司樂司覺得非常奇怪，他立刻問他們究竟是爲了什麼原故。

「請原諒罷，王呵！」拜門回答道，「我們家裏還有一個我們最敬愛的妹妹，我們無論到那裏去，必須告訴她，得到她的允許。」

國王聽了拜門的回答，很歡喜。他叫他們兩兄弟立刻回去，說道，「你們去和你們的妹妹商量商量罷，明天還到這個地方來與王相見。」

那兩個王子到家的時候，竟忘記把他們看見國王的話告訴給他們的妹妹

了。他們第二天又到林中去打獵的時候，猝然碰見了他，心裏很駭怕。國王一眼看見他們，便叫起來道，『你們的妹妹的回話怎樣？』

聽見這話，兩個王子的面色都急青白了，拜門道，『王呵，請寬恕。我們竟把你老的命令忘了，還不曾告訴我的妹妹哩。』

那時國王道，『這也不妨。我原諒你們。今天你們再去問她，明天再回我的話罷。』

但他們這一次依舊又忘了，國王對於他們仍無怒意。從袋裏拿出三個小的金球來，給了拜門王子，對他說道，『你把這三個球繫在帶上，你再不會忘記了。你把帶子解下來的時候，這球一定會掉在地板上，你聽見球聲，一定會記起答應我的話來了。』

果然。在夜間，拜門王子解下帶來的時候，金球便掉在地上，聲音使他

登時記起國王的事情來了。他和他的弟弟立刻跑到伯利絲德那裏去細細的告訴了她。她覺得他們實在太疏忽了，心裏很難過，說道：『王的旨意，你們都忘了，這是很危險的。王對於你們真很仁慈，真很寬大。你們像這樣不懂事，真叫我很難過。無論如何，我要去和會說話的鳥商量商量。也許他能夠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辦。』

和鳥商量的時候，他說道，『啊，公主，你應該安排一桌酒席，把王請到家裏來，讓他看看你們對於他是怎樣的忠心，怎樣的虔誠。』

第二天，兩個兄弟又看見克司樂司了，他問他們道，『回話怎麼樣？』拜門迎上去說道：『王呵，我們都是你的奴才，我們應該服從你老的任何命令。我們先應該告罪，請你老饒恕我們的疏忽。我們的妹妹很不喜歡，因為我們對於王的命令不會立即遵行。』

王道，『恕你們無罪；足見你們兄妹很相愛。』

聽見這番仁慈的話，兩個王子垂下頭來，羞慚滿面，但是國王格外用好言好語安慰他們，叫他們騎着馬在他旁邊同走。在向宮裏去的路上，大家的眼睛都對着那兩個王子看，交口說道：『騎着馬在王旁邊的是誰？阿難給他的兒子怎麼這樣漂亮，這樣勇敢！』

國王把兩個王子帶進他的內室，室中有一隻鋪陳很好的桌子，他自己坐了下來，叫他們也隨意坐。要試試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和他們談起話來，他們都侃侃而談，應對如流。他們起身時，王說道，『你們的王從來不會有過一次見過這樣長得又好又伶俐的少年！明天你們再來。』

那時候拜門王子恭恭敬敬的回答道，『王呵，這是我們最願望的，如果你老明天能夠駕臨寒舍，作一種獵後的休息。』

國王聽見他們這種十分客氣的口吻，很高興，多謝他們，答應一定到，那時兩兄弟就告辭回去，把他們所遇的事一一的告訴了他們的妹妹。

『好極了，』伯利絲德道，『我們現在應該來好好的預備爲了王的酒席了，不然，我們會丟醜哩。讓我去問問會說話的鳥，我們應該拿出什麼肉什麼糖果來。』

公主立刻叫人把鳥籠帶進房來，問他的意見。

『呵，公主，』他說道，『你的廚子都是些好手。什麼菜都由他們去安排，一定很妥當；不過你要費點神去用珍珠裝滿一些綠色的黃瓜擺在國王面前。』

『怎麼說！』公主奇極了，大叫起來。『我從來不曾見過這樣的一個菜哪！而且，我那裏有那些珍珠來裝一隻黃瓜。』

『這是一件易事，』那會說話的鳥道。『明天一早你就跑到花園裏去，在路右的第一棵樹下去挖一個洞。那裏的珍珠夠你用了。』

第二天天剛亮，伯利絲德就帶着一個小園丁照着那隻鳥指點的去辦理，不一會，那個小孩子的鋤頭果然碰見一樣硬東西。原來是一個金的首飾匣，約摸有一尺見方。

『我正是來尋這樣東西的，』公主對着那個好生莫明其妙的孩子說道，一面把匣子打開。呵！都是些新出海的珠，一顆顆都一般大小，正合需用。

高興得不了，伯利絲德跑進家去把她的故事說了一番。兩個王子都覺得十分希奇，不過始終不解用這樣奇怪的一個菜來敬王究竟有什麼好處。但是伯利絲德說道，『會說話的鳥往時同我商量事情都是對的，所以我應該依他的命令。』

廚子聽了他的女主人的吩咐也莫明其妙了。「我看見你的面色便知道你的心意，」她對着他說道，「你以為我叫你做這樣的一個菜一定是神經錯亂了。但是這個於你有什麼關係呢？這裏是一匣珍珠；你要用多少就用多少，不要多話。」

那個心裏總覺得古怪的廚子遵依着吩咐照辦的時候，公主走到屋子裏去了，把屋子裏看看，把地上也看看，準備着接待他們的客人，她的兩個哥哥打扮得很齊整，騎着馬，一路迎接他去了。那時天氣很熱，國王丟了打獵，隨即跟着他們到他們家裏去。伯利絲德已經安排妥貼迎接他們，他一眼看見她的時候，很驚奇，她實在長得很好。她引着他在屋子裏到處去看那頂出色的東西，無一樣叫國王看了不欽羨。

屋裏的逐件東西都看遍了的時候，克司樂司對着公主說道，「你們的這

座房子真比王的隨便那一個宮還好得多了，現在讓我去看看你們的花園。」

公主於是開了通花園的門，一眼看去便是噴水泉，噴出來的水很高，金黃的顏色，透明得和水晶一般。

國王看了這個噴水泉，十分歡喜，忽然他的耳朵裏又聽見一種好聽的聲音。他四面八方的去找那些歌唱的人，但什麼都看不見。他很懷疑，問道，

『這樣奇異的聲音是那裏來的？』

那時公主笑着說道，『實在的，王呵，這裏並沒有歌唱的人，但是請你老再向前走幾步，把在你老面前的那棵樹細細的看看罷。』

一會兒，國王掉轉頭來很詫異的向着公主道，『啊，我的姑娘，這樣的一棵奇樹是那裏來的？這是不是從遠地送來的一種希有的禮物？』

伯利絲德回答道，『啊，王中之王呵，真的，這棵能歌唱的樹不是本國

所有的。這棵能歌唱的樹，還有一隻會說話的鳥。連那金水，都是同在一地方一個時候得到的。讓我把最後的一件奇怪的東西給王看看，然後再來把這三件東西的故事說給你老聽聽。打獵辛苦了，王是應該无休息一會了。」

「王現在是一點不疲倦了，」克司樂司道，「讓我們現在就去看看那隻會說話的鳥。」

那時候公主就引領他走到掛着那隻鳥籠的窗口去了，呵！無數的歌鳥飛滿了天空在唱着他們的歌哩。國王好不多驚異。

「啊，我的鳥，」公主道，「你認得這是當今的王嗎？」那隻會說話的鳥不唱了，其他的鳥也都靜了下來。那時候，那隻奇鳥又作人言道，「啊，王呵！願阿難許你老康健而快樂。」國王答了禮。

這時一切的好菜都擺上桌來了，各就其位，坐了下來。那碟珍珠裝黃瓜

也上在桌上，擺在國王面前。王的位置又緊靠窗口，那裏掛着那隻鳥籠。王一看見那碟金珠裝黃瓜，叫起來道，『這算是一個什麼菜？這該不是拿來吃的。怎麼好把他擺在王面前？』

誰都不知道要怎麼說才好了，都靜默着，還是那隻會說話的鳥回答道：

『啊，王呵，你老人家看見珍珠裝黃瓜覺得奇怪嗎？那麼你也相信你的賢德的后對於她的三個孩子曾經用了魔術致了他們的死命了。老實說，這件事才是一件怪事哩。』

那時王道：『是后的親姐妹說的，我不能不信。你想我怎麼辦才好？』

『啊，王呵，』那隻會說話的鳥道『什麼事都瞞不過我。真的，她們都是后的親姐妹，但是她們的心裏充滿的只是嫉忌，憎惡，仇怨。這兩位尊貴的少年，這一位可愛的姑娘，都是你老的親孩子，他們是被兩位壞心腸的

姐妹從你那裏奪了去的，都是命運註定不死的哪。現在，克司樂司呵，願你老大覺大悟，不要無意識了，凡事要認識真切！』

王聽見這一番話，他道，『啊，鳥呵，你的話我完全相信，不知怎的，我自見他們兄妹之後，好像就割捨不下。』那時候，他們兄妹便跑到他面前去擁抱着他，他止不住流下淚來。然後他們又都入座，餐畢，克司樂司道，『啊，我的孩子們，現在我要走了，我來的時候，一定同着你們的媽媽一塊兒來了。』

說着，他便上馬回宮。坐上他的寶座，他對着他的國務大臣說道：『隨即派人去把我的無罪的后的兩個壞心腸的姐妹上起老重的鐵索帶來。她們都該受適當的處分了。』

說了，克司樂司步行到關着皇后關了許多年的那木籠傍邊，親手開了，

把她放了出來，抱住她，哭着道：『我是一個暴虐的人，我是一個不公正的人，願阿難原宥我！同我回宮了罷，我們一會子就會看見我們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了，他們現在都已長大，十分可愛了。』

於是皇后依舊穿起她的皇服，戴上她的珠寶，同着王一塊兒去看他們的孩子們去了。她走過的時候，全城的人民都祝她的福。那兩個王子和公主正在期待着迎接他們的母親，她擁抱他們的時候，他們一個個都高興得眼淚都流下來了。

全國歡欣鼓舞。這時候，皇后真很快樂，她把以往所受的苦楚都丟過一邊，同她的丈夫和她的子女團聚着，過了許多年舒服日子，每日只同着那隻奇異的會說話的鳥消遣消遣。



阿那丁和奇燈

—

從前，在中國的某一個城裏，有一個窮裁縫，他的名字叫做馬士大弗。他有一個兒子，非常懶惰，真是一個毫無用處的孩子。這孩子，叫做阿那丁。他不肯學一行手藝，也從來不幫他的父親做一點店裏的事情，他的時間只拿來和他的左右鄰舍的孩子們嬉戲。

過了一些時，馬士大弗死了，他的妻子看見她的兒子是一個懶胚，只得把店賣了，靠紡織維持母子的生活。一天，

那時阿那丁已經十五歲了，正和他的一班年齡差不多的朋友們在玩耍着，忽然看見一個人走了來，好像極有味道的只把他瞧着。一會子那人扯了一個一同玩的孩子到旁邊去問了他關於阿那丁的歷史；然後他走到阿那丁面前去同他攀談起來。

『告訴我，我的孩子，』那人說道，『你是不是裁縫馬士大弗的兒子呢？』

『是的，先生，』阿那丁回答道，『但他老人家早已死了。』

那人聽他說了，走上去抱住阿那丁的頭頸，哭了起來，淚流滿面。阿那

丁大驚，說道，『啊，先生，你老人家爲什麼這樣悲傷起來？』

那人哽咽着說道，『唉，我的孩子，你的父親是我的哥哥，我聽說他死了，我怎麼不傷心，你怎麼還好來這樣問我？我跑到這裏來企望見他一面，

原來他又已經不在人世了！請你帶我去見見我的嫂嫂。」

阿那丁當下便把家去的路指點給他，那時那人又說道，「這點錢，我的孩子，你拿去給你的媽媽，你告訴她，過一會子，我就來看她。」

阿那丁飛也似的奔回家去，高興得連氣都透不轉了，使他的苦惱的母親大大詫異，因為除了吃飯的時候，她平時再也見不到她的兒子的蹤影。她聽了他的話，也很奇怪，因為她從來不曾聽說馬士大弗有一個兄弟。但是，她站起身來，一頭走到市上去買了一些應用的東西家來預備款待她的來客。

却說那人是一個阿非利加的魔術家，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他來了，帶着一些酒和許多水果。他對着阿那丁的母親行了禮，對於她的景況，表示十分替她難過，於是她的心裏一點不疑了。他告訴她在四十年前，因為犯了罪，充軍到阿非利加，因此就在那裏成了家，這一次回故鄉來，完全爲了要回來

看看他的哥哥。說他在街上看見阿那丁和許多孩子們在玩耍，他覺得對於這個孩子便有一種突然的很深的情感，便知道他是他的至親。到了這個時候，他看見那個好性情的婦人止不住流下淚來了，他便假意安慰她，去迷惑她的注意，又掉轉頭，對着阿那丁說道，『我的好孩子，你學過了什麼手藝，你做什麼生意？』

這時候，阿那丁覺得非常羞愧，垂下頭來，還是他的母親替他回答道：『他一點什麼也不會學！這樣的一個懶孩子，我真從來不曾見過。他只緊日的在街上和那些孩子閑蕩，我真是命苦呵。我成日成夜紡織，現在我也真沒有力量了。』

那時那個魔術家又掉轉頭去對着阿那丁說道：『啊，我的姪兒，這是怎麼說呢？你已經長大成人了，還要你的母親爲你苦做，這真是可羞可恥的。』

你快快打算，你愛做那一行手藝。我來帮你的忙，替你設法。」

那位魔術家看見阿那丁靜靜的只在那裏坐着，他明知他什麼手藝都不愛學習。「你不要覺得不好意思，把你的意見說出來罷，」他又道。「如果你不願學一個手藝，我把你薦到一個店舖裏去，你只在城裏去進貨出貨做做買賣好了。」

阿那丁聽見這話，十分高興起來。那位魔術家看見他笑逐顏開，又對他說道，「明天我來帶你上街去買一身合式的衣裳，然後我再替你去尋一頭生意。」

這時阿那丁的母親真個相信那個魔術家的確是她的親叔叔了，她勸她的兒子再不要不學好，再不要懶惰了，無論他的叔叔怎樣安排，必須遵從。阿那丁那一晚高興得什麼似的，連覺也睡不着，他想來想去都不相信他會有這

樣的好運氣。早上，果然呵！那個魔術家又來敲門了。他攙着阿那丁的手上街去，走進一家舖子，叫他選擇他最愛的衣料，價錢貴也不妨。然後他們在市上閑走一會，看看做買賣的情形，有許多華麗的建築，真正好看的很。晚間，那個魔術家把那孩子帶回家交給他的母親，對她說道：『明天我來同他到花園公園裏去玩——這些地方想來他都不會見過——那裏有許多商人都在那裏，讓他們先認識認識他。星期六我們的舖子就可以開張了。』

第二天，那個魔術家又來敲門了，阿那丁飛也似的跑了去，像火光一般快，把門開了，接他進來。他們一陣遊花園公園去了。他們有了倦意，後來在一隻湖邊坐下來休息一會，那魔術家便把他帶着的包子裏的食物拿出來吃着。他們吃飽了，精神也已經恢復，他們走着走着，只見前面有一座高山。

却說阿那丁從來不曾出過城門，他對着那個魔術家說道：『啊，我的叔

叔，我們是到那裏去呢？你看哪，花園都走過了，我真疲倦了。」

「啊，我的孩子，」那個魔術家說道，「這是大路哩。花園還不會走完哪。」

他一面說一些故事使那個孩子歡喜，說着說着，他們走到了山裏的一個空曠的所在。

「現在，我的孩子，」那魔術家說道，「你坐下來歇一會，再去尋一些柴草來讓我生起火來。我要叫你看一件很怪的怪事。」

阿那丁聽了這話，登時覺得一點也不疲倦了，他連忙彎下身去尋乾柴乾草。

那時那位魔術家便從袋裏拿出一匣香料來，把那乾柴乾草燒着，嘴裏念念有詞的念動符咒，阿那丁大驚。但是那個魔術家極力叫他不要害怕，對他

說，『啊，我的孩子，我對你說的話，你都聽從，包你立刻沒有什麼困難，也不驚嚇。』說着，天黑了，他們站着的地下裂了開來，只見有一塊平石，上面有一個銅環。

『在這個石頭底下，』那個魔術家道，『有一個寶庫，這寶庫可以使你富有，勝於帝王。不過我對你說的話，你要牢牢記住，一句不可忘記。』

阿那丁聽了他的話，大樂，答應遵依他的叔叔的隨便一個什麼不重要的命令。

『去罷，』那魔術家道，『你去拿着銅環把那塊石板提起來。』

阿那丁鼓起勇氣，一把搭住銅環，提起了石板。下面原來是一座石梯，直通地下。

『啊，阿那丁，』魔術家道，『我告訴你的，你要一句句遵依，不然，

我們兩個都會倒運的。你下梯去罷，下面有一個地方，一共有四個房間，每一個房間裏都有許多甕，甕裏盛着的都是金子，銀子，寶石。這四個房間你都該去走遍，但是千萬要小心，你的衣裳，不要碰着甕，也不要碰着牆，否則你會變做一塊黑石頭。然後你會走進一個花園，那裏有樹木，有水菓，園盡頭掛着一盞燈，那燈，你把他拿來給我。你把燈裏的油倒了，把燈放在袖裏，一點不要替你的衣裳當心，因為那是一種奇油。你回來時，你要摘一些園裏的水菓也不要緊，因為你看見的那些東西都是屬於你的了。」

那位魔術家隨即又把他手指上的一個戒子拿了下來，戴在阿那丁的手指上，然後叫他只管下去，不要害怕。於是阿那丁起身下去了，他經過那些甕的時候，十分小心在意，到了園盡頭，果然看見一盞燈。他把油倒掉，將燈放進袖子，再四面八方的看看。他大奇，他看見水菓都是些寶石，每一棵樹

上的又各不相同，那些寶石真個是說也說不出是多麼大，多麼光彩奪目。

阿那丁想着這些水菓一定都是玻璃的，因為他並不知道什麼是寶貝，也並不知道寶貝值錢，他只自言自語的說道，『我倒要把這種玻璃的水菓摘下來，拿到家裏去玩玩。』他的袋裏，袖裏，帶上，都裝得滿滿的，仍舊走上梯子去了，他回頭的時候，經過滿盛金銀的那些甕，他要多少，他儘可以予取予携，但他這時却連看也不去看一看了。

他走到最後一級的時候，這一級比別的那些級分外高，他帶的東西又很沉重，沒有人幫助，他真個再也上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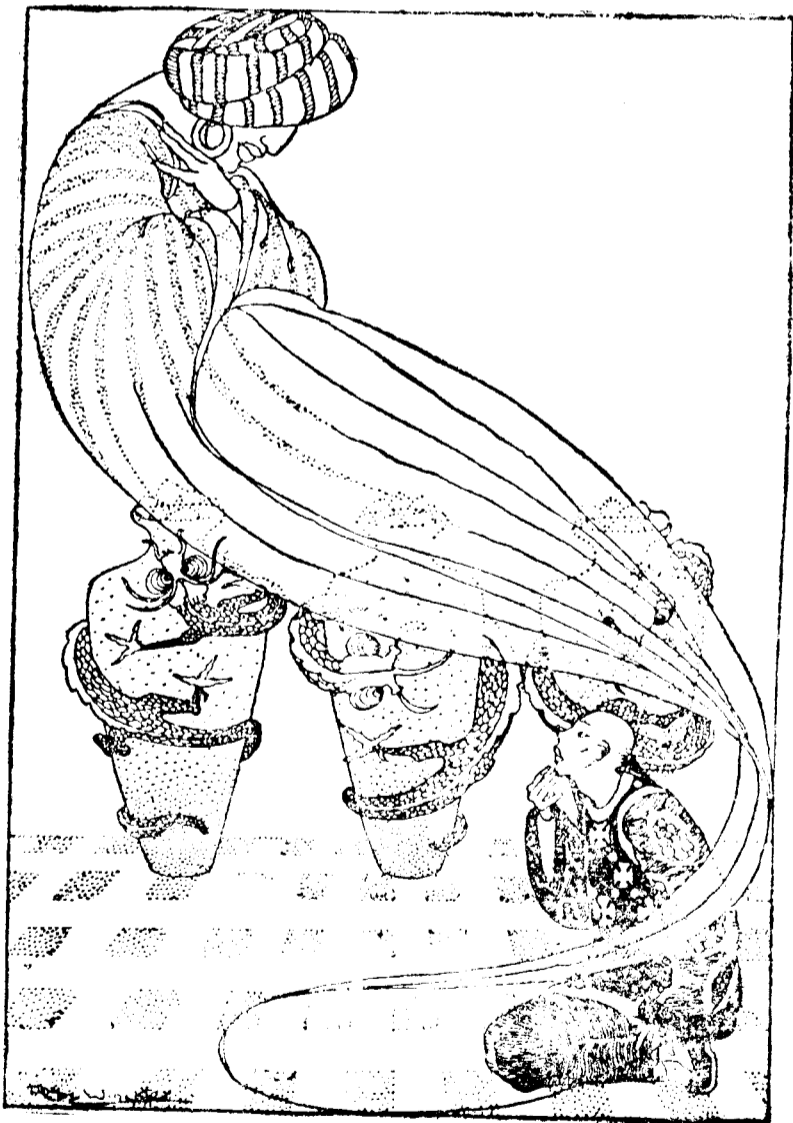
『你把手伸下來，啊，我的叔叔，把我扯上去罷，』他對魔術家喊着。

『你先把燈給我，』那魔術家回答道，斜依着身子，只對那個黑漆漆的地穴裏望着。

『不是呵，』阿那丁道，『我夠不到哪，燈是在我的袖子裏的。』

却說那魔術家的目的只不過單要那盞燈，這時候，真個氣得幾乎要發昏了。後來，他看見阿那丁不遵依他的話，他只得拋棄了他的希望，不要那盞燈了，念動符咒，把香料往火上一傾。那時，石板立刻還了原處，阿那丁陷落在下面，再也出不來了。

那位魔術家，他來假沖做阿那丁的叔叔，不過是要把那盞燈弄到手裏，



須要他幫助罷了！因爲除此簡直沒有方法可以得到那盞燈，——於今，只得很失望地回阿非利加去了。

却說阿那丁盡力呼喊，再也得不到救應，只得在黑地裏東西亂摸，可是摸來摸去，再也摸不到出外的門。他哭得更厲害了，只見所有的門又都是鎖了的，他明知逃出外面是不可能的了。一連幾個鐘頭，他只得在石階上悶坐着，毫無生望，不過他偶一擺動他的手的時候，忽然觸着了那個魔術家給他戴在手指上的那顆戒子。剎那間，一個精靈站在他面前來，對他說道，『你老有什麼事情？我是你的奴才——我，以及其他的戒子的奴才們。』

阿那丁一眼看見那個精靈的可怕的模樣，索索的只是發抖，不過後來強自鎮定着，他說道，『啊，戒子的奴才，把我仍舊帶到外面去罷。』他的話剛完，地面裂開，他已經到了外面。

他在地下過了三天，真想不到他還會重見天光。他的心頭那時真是說不盡的高興，飛也似的奔回家去，生怕他的母親爲了他要急壞了。他一見他的媽媽的時候，悲喜交集，肚裏又已經很餓，幾乎暈倒了過去。她連忙拿了東西來給他吃，又拿水來給他喝，他休息了一會，才恢復過來，於是把那魔術家怎樣欺騙了他們，以及他怎樣在寶庫裏受了苦難，一一的告訴了她。這時他忽然想起那盞燈來了，他從袖裏拿了出來，給他的媽媽看了，又把他在樹上摘下來的那些寶貝也給他的媽媽看了。他還覺得很疲乏，於是上床去睡起覺來，到第二天中飯的時候，他才起身，要東西吃。

『唉，』他的媽媽說道，『我真拿不出什麼東西來給你吃了。但是我紡了一些線；讓我拿上街去賣掉，買一點東西來給你吃罷。』

『啊，我的媽媽，』阿那丁道，『把線留着，你把我帶了來家的那盞燈

給我罷。我把這盞燈拿去賣掉，一定比線賣得起價。」

於是她起身把燈拿了來，那燈很髒，她想把他擦一擦，或者格外可以多賣幾個錢。她剛動手擦，只見有一個極怕人的精靈站在她面前來了，對她說道，「你老有什麼事情？我是你的奴才——我，以及其餘的燈的奴才們。」

那個貧苦的婦人這一嚇真個非同小可，但是阿那丁連忙把她手裏的那盞燈接了過來。

「啊，燈奴，」他道，「我們都餓了。拿一些什麼東西來給我們吃。」眼睛剎一剎，那個精靈便去了。他回來時，托着一個銀的大托盤，裏面有十二個銀碟子，盛滿了肉，又有好幾堆麵包，白得比雪還要白些。他把這些一齊放在阿那丁和他的母親面前。

「啊，我的兒，」她道，「你看呢，不要是國王知道我們苦不堪言了？」

真的，我們應該謝謝他。」

『現在沒有功夫討論，』阿那丁道。『奴才已經去了。來，我們來吃起來。』他們吃飽以後，阿那丁告訴他的母親這盞燈一定是一盞奇燈，要好好當心收着。

『好的，好的，』她道，『你要怎樣就怎樣。不過在我呢，最好是再不要看見那個可怕的神色一面了。』

有一個很長的時期，阿那丁和他的媽媽的日子過得很舒服，很快樂。沒有的吃的時候，他們就拿一個銀碟子上街去賣掉。這些碟子賣來的錢，足供家用了。阿那丁這時候也不要從前那樣只愛懶散了，他和一般年長的人來往起來，漸漸懂得了做生意的門徑。他從此也知道到珠寶客人那裏去走走了，不多時他就知道他在那座奇異的花園裏的樹上摘來的那些菓子，他弄錯了，

並不是玻璃的，都是些稀奇的珠寶，國王都嘆息得不到手。而且，那些珠寶商的市場上所有的一些寶石，在他看來，真個連一個可以比得上他所有的那些最小最小的都沒有。

有一天，他走上市場去，恰好看見國王的女兒一眼，那時她正到城裏去閑走走。她長得真標致，阿那丁回家的時候，幾乎失了神，他一心想着她做他的妻子。他的母親聽見了他的話，覺得他真太不聰明了，要他千萬不要夢想，這事是不可能的。

阿那丁聽完了他的母親的不同意的話，他才對她說道：『啊，媽呵，我是窮苦人家的兒子，我是知道的，不過你的一番話無論怎麼樣改變不了我的念頭。我心裏想的這件事情，請你老一定要替我辦到，因為你是我的母親，你最愛我。』

『這是不錯的，』那個好性情的婦人說道：『我只有你一個兒子，又沒有第二個，你心裏歡喜的，只要辦得到，我怎能不辦哩。不過要叫我去對着國王說，一個裁縫的兒子要討你的女兒，我怎敢開口？這件瘋子似的差使，我怎好大着胆子去冒險？無論一個什麼人，如果他有事去求國王，他的手裏必定也要有一些和王的高貴的地位相稱的禮物哪。你想想看，叫我拿得出什麼好東西去送給他，值得他接受？』

『啊，我的媽媽，』阿那丁道，『你老人家的話都不錯，都對。但是我有一種禮物送給王，沒有一個王拿得出來哩。我從寶庫裏出來的時候，我的袋裏，我的帶上，帶的都是最值錢的寶貝，我先前還只當是玻璃的。請你去拿一個碟子來，讓我把珠寶放進去。我相信這件差使在你是很容易辦到的，我也一定能夠稱心如意。』

於是，阿那丁的母親去拿了一隻磁碗來，他把各種各樣的寶貝一起裝了進去。那隻碗裏射出來的光彩真異常，他的媽媽的眼睛竟不能睜開，只得閉着。

『啊，我的兒呵，』她道，『你的禮物真很有價值了，但是，國王如果要問起你的財產來，問起你的生活狀況來，我怎麼回答他才好？』

『你不要這樣罷，』阿那丁道。『他一看見這些寶貝，他什麼都不會問的。事前你不必這樣顧慮。』

於是她把那一碟子珍寶用一塊很好的手巾包裹起來，起身向着政務廳跑去，什麼人都沒有到，她只顧走了進去。等到軍機處的大事結束的時候，她才回家，對着她的兒子說，『今天我竟不曾得到機會和王說話，不過你放心好了，明天一定可以替你辦到的。』阿那丁只得忍耐着，次日，他又催着

他的母親連忙到軍機處去。一連一個星期，那個窮苦的婦人無日不跑到那裏去，可是再也不敢開口，只在門口動也不動一動的站着。那個星期的末日，國王問他的大臣道：『你看見嗎，這六七日來，有一個老太婆站在門邊？我從她的面帕下看去，好像帶着有些什麼東西。你知道她有什麼事嗎？』

『今上，』那位大臣道，『我看來好像她是要來告她家裏的什麼人？』國務大臣的回答，不能叫王滿意，他道，『把她叫到我面前來，讓我細問她到底有什麼事情。』

那大臣只得把阿那丁的母親帶到國王面前去，那時王問着她道：『呵，婦人，我看見你天天跑到軍機處來，但是從來又不曾說過一句話。告訴我，你有什麼事。』

她先祝了國王的福，然後要求恕她無罪，才敢開口。看見王很和藹的允

許的樣子，她才說下去道：『王呵，我有一個兒子，他的名字叫做阿那丁。他很想和你的女兒結婚。我再三勸他，再也勸不斷他的念頭。』

國王大笑，問她道，『你包着的是什麼東西？』她看見他并無怒色，於是把手巾打開，將珍寶拿了出來。那些珍寶光芒四射，把一個屋子都照得通亮，真個好看已極。國王一眼看見，昏了，對着他的大臣說道，『這樣大這樣光彩奪目的珍寶，我真從來不曾見過哪。拿得出這樣的一種貴重的禮物來的人，豈不配做我的女婿嗎？』

那位大臣登時驚慌失措了，因為他本希望他自己的兒子能夠娶王的女兒做夫人。『啊，王呵，』他回答道，『給我的兒子三個月的期限罷，他送來的禮一定比這個還要好得多哩。』

國王心裏明白，這是決不會有的一回事，雖然他答應稍遲再說；於是他

對着阿那丁的母親說道，『我很願意把我的女兒嫁給你的兒子，你回去告訴他好了；不過我要他等待三個月，因為她的婚禮要籌備起來。』

阿那丁的母親俯伏在地，謝了皇恩，滿心歡喜，飛也似的回家去了。阿那丁聽了他的媽媽的消息，一面十分感激他的媽媽待他這樣好，不辭辛苦，一面高興得什麼似的。『現在我相信，』他道，『我是世界上第一個快樂的人了。』

兩個月過去了，一日，阿那丁的媽媽上街去打油，看見各家窗口都在安排燭台，陳設鮮花，又有大隊的兵士在街上走着。她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請問一個舖子裏的人道，『大家爲什麼要這樣張燈結彩，軍隊爲什麼這樣在街上走着，請問？』

『不曾有人同你說過嗎？』他回答道，『今晚是國務大臣的兒子和國王

的女兒白多蘭白蘭舉行大婚哩？這些軍隊是保護駙馬爺進宮去的。」

阿那丁的媽媽聽見這話，徑直跑回家去把這個壞消息告訴了他的兒子。他的兒子聽見的時候，失望得頭昏腦悶，大怒，但是他忽然想起奇燈來了，他的怒氣頓消。吃過晚飯，他鎖上房門，拿出燈來，用力一擦。燈神登時站在他面前來了，說道：『你老有什麼事情？我是你的奴才——我，以及其他
的燈的奴才們。』

『你聽着，』阿那丁道。『國王本已答應招我做駙馬爺的，今晚，他忽然把他的女兒嫁給國務大臣的兒子去了。快去，快去，快去把新娘新郎捉到我面前來。』

『遵命，』燈神應了一聲，登時就無影無踪的去了。

第二天早晨，皇后走去看她的女兒，只見她愁眉皺臉的，驚慌失措得不

成模樣。

『我的女兒，』皇后對她說道，『快快告訴我，你有什麼苦惱。』

公主抬起頭來，說道：『呵，媽媽，我這樣不高興，請你老人家不要責怪我。昨晚有一個極怕人的妖怪跑進房來把我倆捉到一個小小的漆黑的屋子裏去，把新郎趕到一個別的地方，現在連他的下落還不知道呢。今天早起，那個把我們捉了去的脚色又把我送了回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真莫明其妙呵。』

國王聽說，急得不得了，連忙跑到他的女兒那裏去，吻着她，對她說道，『這種事情再不會有了。』他一面下令停止筵宴，這頭親事決不做了。但是他始終把他曾經答應過阿那丁的母親的話忘了去，所以他的女兒爲什麼被人捉了去，他再也猜不着。

三個月已經過去了，阿那丁要他的母親再跑到軍機處去催逼國王履行他的婚約。於是她跑到宮裏去，站在她從前站過的地方。國王一眼看見了她，把往事完全記了起來，對着他的國務大臣說道：『我現在怎麼好呢？我從前的確答應過她，但他是一個窮光蛋，又是一個平民，你的意思怎樣？』

那位國務大臣本來肚裏很妬忌，又很失望，這時便說道：『啊，我的主，你老把女兒許給這樣一個窮小子，實在不配。我的意思，要他送四十盤純金來，這些盤裏又還要用從前送來的那種珍寶裝得滿滿的，着四十個奴才托了來，另外再還要奴才四十口。』

『國務大臣，你的話一點也不錯，』王道，『這是他一定辦不到的，我

們就藉着這一點叫他不必再來橫纏了。』

阿那丁的母親跑回家去，老大失望，說道：『這些東西，叫我的窮孩子到那裏去弄來呢？作算他能夠再跑到那個寶庫裏去走一遭，作算他能夠把那些樹上所有的菓子一股腦兒摘了來，他還要預備八十個奴才哩。』

但是阿那丁聽他的母親把話說完了的時候，笑了起來，說道，『呵，我的媽媽，這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情，我先時不知道是怎樣難哩。來，我們只管來吃飯，讓我去料理這樁事好了。』

她連忙上街去買吃的去了，阿那丁拿出燈來，用力一擦。一會兒，只見那個燈神出現了，說道，『我的爺，你老有什麼事情？』

『我要同國王的女兒結婚，』阿那丁說道，『他要我四十盤純金，盤裏要用像庫裏那樣的珍寶裝得滿滿的，着四十個奴才托着，另外還要奴才四十』

口。你把這些一齊都去替我辦來。」

『遵命，』燈神道。

剎那間，他回來了，帶着四十個女奴，一個個頭上都頂着一個金盤子，滿滿的盛着寶石。另外還有四十個奴才跟在後面。然後他去了，過了一會，阿那丁的媽媽便走進了屋子。她一眼看見許多奴才，許多盤子，奇怪之極，說道，『這一定都是那盞燈去辦了來的。』

那時阿那丁說道，『呵，我的媽媽，你的面網也不必除下了，你老人家立刻就帶着她們到國王那裏去跑一跑罷。我要叫他們知道，他——他和他的那位國務大臣，想着一定會把我難倒了，其實無論他們要什麼，我都可以辦得到。』

阿那丁開了大門，讓那些奴才上街。一條街都擠得滿滿的。左近的人們

都站住脚看熱鬧，誰都驚奇，那些盤子在太陽地裏那樣光彩閃閃的。於是阿那丁的媽媽引領着這一大隊奴才朝國王那裏去了，到的時候，奴才們一個個把頭上頂着的盤子放了下來，一齊陳列在國王面前。

國王真嚇呆了，特別是因爲這件事情辦成功還不會花掉一個小時的時間哩。

『呵，婦人，』他對着阿那丁的母親說道，『你回去告訴你的兒子，說我什麼都答應了，叫他來，我們會會面。我自然很堂皇地接待他，今晚就不妨舉行婚禮。』

這個老婦人登時就回家，快的很，連風也都趕她不上，阿那丁一眼看見她的面色，便知道帶來的是極好的消息。當她和他說了她帶來的信息，他便吻了她的手，謝了她。阿那丁連忙站起身來，走進房，拿起燈來一擦，燈神

立刻又出現了。

『拿一件皇袍來，』阿那丁道，『要把我穿着得像王一樣。』

燈神又把他領去洗了一個奇異的澡，然後，一隊一隊的奴才來了，穿着很富麗的衣服，香噴噴的。阿那丁雖然是一個窮裁縫的兒子，但是沒有人能夠料得到，大家只是說：『這是一個王子，不知道是那一個大國之王的兒子呵。』

燈神把阿那丁送回自己的家裏的時候，對着他說道：『你老還有什麼事情？還要什麼東西嗎？』

『是的，』阿那丁道；『我還要四十八個奴兵，騎着馬，戴着好甲冑；再還要一匹御用的駿馬，給我自己乘坐；再還要給那些騎兵每人一千塊金子拿去，做見王的禮物。不錯，再還要十二個丫頭，侍候着我的母親進宮，各人

都要帶着一套最好的衣服，皇后配穿的一樣，備她須用。」

「遵命，」燈神道。真個眼睛還不會剝一下，所有阿那丁命他去辦的一齊都辦來了。於是那位少年立刻起身進宮，騎兵前前後後的衛護着，人們都覺得他真威風極了。國王看見他，很歡喜，因為他很文雅，又很漂亮，於是叫他在他的右邊坐下。

「啊，王呵，」阿那丁道，「你老人家親愛地把你的女兒許給我，我雖然是你的一個極下賤的奴才，不配她那樣美麗，那樣姣好，但現在還要請求你老給我一塊地皮，我來建築一個宮殿，好讓白多蘭白蘭公主居住。」

國王聽見阿那丁說話說得那樣爽快漂亮，有點驚奇，但是他一口便應允了，他們談了好一會，國王的心裏對於這位少年非常親密。吃過酒席，結婚的禮單都已備好，阿那丁站起身來告辭；國王一把扯住他，問道，「啊，我

的孩子，你要到那裏去？」

「王呵，」阿那丁回答道，「我去吩咐立刻動工建築一座宮殿。替我的娘子服務，求她舒服，這是我的第一樁職務哪。」

「啊，我的孩子，」王道，「你自己去揀一塊地皮罷。一切都由你作主好了。」

阿那丁辭別了國王，騎上馬，帶着他的奴兵，走了，百姓們一個個十分羨慕。他到了家中，把燈一擦，燈神又來了。

「有一件要事，要你立刻去辦一辦，」阿那丁道。「你趕快去替我建築一座宮殿，要建築得完備，華繁，總而言之，要什麼人都不曾眼見過的那樣好。」

「遵命，」燈神說着，登時去了。天還不會亮，他就來對着阿那丁道：

『啊，我的爺，宮殿已經造好了。請你老起來去看一看。』

阿那丁一頭爬了起來，那燈神就帶他看宮殿去了。那裏是平常的石頭，有的是玉的，有的是雲斑石的，有的是花磚的，有的是大理石的。寶庫裏，珠寶哪，金子哪，銀子哪，數也數不清。盤哪，碟哪，杯哪，瓢哪，全是金打的，銀製的。衣箱裏都滿了，全是上好的衣服。馬房裏的馬，真個不曾有人見過，馬鞍上裝飾着的，是珍珠和寶石。

『還有一個缺點，』阿那丁道。『從我們這邊門口到國王那邊，應該鋪一條上等緞製的地毯，新娘子過來過去，才可以足不踐地。』

燈神去了一刻工夫，回來道，『我的爺，辦好了。』然後他把阿那丁依舊帶回他自己的家裏去了。

天已大明，國王朝外一看，好生詫異，正對着他的皇宮，只見高聳着一

座極華麗的宮殿，而且，兩屋之間，又鋪着一條地毯。

『現在怎麼說？』王對着他的國務大臣道。『像這樣有錢，阿那丁還不值得做我的女兒的丈夫嗎？』

『啊，王呵，』那國務大臣回答道，『無論一個什麼人，無論他怎樣有錢，像這樣的一座宮殿，只費一夜功夫，也建築不成功。這一定是妖術變起來的。』

『我總覺得有點奇怪，』王道，『你對於阿那丁，從來沒有一句好話。他拿得出那樣無價的珍寶來送我，我又許了他隨意圈用地皮，他自然也做得出這件事來的。』

不一會，阿那丁起身上馬進宮去了，帶着他的奴兵，前後擁簇着，一路把金子施捨給百姓們。這場大婚真的很奢華，國王特別奇怪的是阿那丁的母親

真個打扮得同一個皇后一樣。那公主平安地進了駙馬爺的新宮，裏面闊氣之極，她很驚異。擺好酒席，八十個丫頭一起歌唱起來，合着音樂曼舞着。來賓大樂，新娘子的臉上覺得很光輝，因為她的丈夫又是那樣能幹，那樣大派的一個人兒。『真的，』王道，『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王能夠這個樣子！』

關於阿那丁這一邊的話已經說得很多，現在應該回轉頭去說說那個阿非利加的魔術家了。他自從回去以後，只在本國住着，他覺得他的運氣實在太壞，不過一想到阿那丁無論如何已經葬身在寶庫裏面，他又覺得心平氣和一點。一日，施動妖術，他知道阿那丁居然還在人世，靠了魔燈的力量，發了大財，又做了國王的駙馬爺了。好不多氣惱，又好不多妬忌，他立刻起程向中國出發。

他到了中國的京城的時候，聽得人民紛紛談論阿那丁的宮殿怎樣怎樣華

麗，他跑去一看，便知道是燈神備的。他那時打聽得阿那丁出城打獵去了，十分滿意。他心生一計，要去得到那盞神燈。他去找得一個銅匠，對着他說道，『你快替我製作幾盞燈，你要多少錢，我可以給你多少錢；不過你要立刻動工，越快越好。』

『遵命，』那銅匠道，不多時便替那位魔術家製作成功了。魔術家給了他許多錢，把燈放進了籃子，帶着，大街小巷的到處去走，嘴裏只叫：『新燈換舊燈。喂！誰家有舊燈拿來換新燈嗎？』

聽見的人都笑他，說道，『這人一定是一個瘋子，拿新燈來換人家的舊燈。』跟在他後面的人很多，後來，他到了阿那丁的宮外。

這真是命運註定的，阿那丁的夫人聽見街上熱鬧，一眼看去，只見是許多人圍着一個叫賣的挑子。她連忙叫一個丫頭跑出去看看那人賣的是什麼東

西。一會兒，那個丫頭跑回來對着她的主婦說道：『那人在喊着，「新燈換舊燈。」爺的房裏不是有一盞舊燈嗎，我們拿去同他換換，看看他說的話真假，好不好呢？』

卻說公主並不知道這盞燈有什麼神通，她的心裏也急於要試試看那個叫賣的到底是一個精明的還是一個笨伯，於是她就叫丫頭把阿那丁的那盞燈拿出去換一盞新的。那魔術家便知道正是那盞神燈，一把撈住，放進袖子，把籃子裏的新燈都丟給正在和他換燈的人們，飛也似的出了城。他到了僻靜無人空野的所在，拿出燈來，用力一擦；燈神果然出現，對他說道，『你老有什麼事情？我是你的奴才——我，以及其他的燈的奴才們。你有什麼事，只管來找我。』

『快把阿那丁的宮殿以及裏面所有的一切東西同我自己，』那位魔術家

道，『搬到阿非利加我的家鄉去。』

『遵命，』燈神道。『你把眼睛開一開，合一合，你老同着那座宮殿使在你老自己國裏了。』果然，那個魔術家同着阿那丁的宮殿一概都移到阿非利加去了。

次日，國王醒來，朝外一望，心裏要看看他的女兒的家；但是，他推窗一望，什麼也沒有，只見一片平地。他把眼睛仔細一揉，十分驚異，連忙去把他的國務大臣請了來。

『啊，王呵，』國務大臣知道了王的苦惱的原因的時候，說道，『我早不已經說過嗎，這座宮殿一定是妖法建築起來的，但是你老再也不信哪。』

『阿那丁那裏去了？』國王問。國務大臣回答道，『他出去打獵去了。』

國王登時派了許多官員去把阿那丁捉進宮來，要綁起來，上起鐵鐐。官

員立刻去把他捉住，阿那丁莫明其妙，只說道，『國王怎麼命令你們，你們怎樣行事好了，他的話便是法律。』

阿那丁鐵索唧噥的進了城，人民都怒形於色，憤憤不平，因為他們無人不愛戴他。他們聽見阿那丁要殺頭，他們放風給國王道，『如果要傷害阿那丁，我們一定要把你的皇宮拆成平地！』

那時國務大臣便道，『王呵，最好是饒了阿那丁，因為民衆愛他甚於愛我們哩。』於是國王派人走到羣衆當中去告訴他們，決不傷害阿那丁。

阿那丁得到了自由，他跑到國王那裏去問他道：『王呵，你老饒了我的性命，我自然很感激。不過我究竟犯了什麼罪，還要請你老開恩明言。』

『叫他去看看他的宮殿，』國王對着國務大臣道。當下阿那丁從窗口朝外一望，那座宮殿連影子都沒有了，他詫異得非同小可。

『看得見什麼嗎？』王又道。『你的宮殿那裏去了？我的愛女白多蘭白蘭那裏去了？』

『我一點也不知道，』阿那丁道；『但是，請許我四十日期限，要是我還尋她不得，那時再由你處分。』

『四十日期限，我可以答應，』王道，『但是你不要逃避我的憤怒，只要你在世上，我一定捉得你回來。』

阿那丁走出外面，滿心煩惱，張慌失措，他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會事。

他跑出城外河邊去走走，走着走着，又難過，又愁悶，兩隻手只是搓着。

忽然之間，那個戒子神出現了，說道：『我在這裏。我是你的奴才——我，以及其他的戒子的奴才們。你老有什麼使喚？』

阿那丁一眼看見那個精靈，大喜。『快去把我的新娘子找回來，』他說

道，『還有我的宮殿，以及裏面所有的一切東西。』

『唉！』那神道，『這件事情，我辦不了。你老剛才說的這件事，是屬於燈神的。』

『那麼，』阿那丁道，『既然找不得我的妻子回頭，不問她在那裏，你把我帶到她左右去，等機會同她相見罷。』

『遵命，』那神道，不一會便把阿那丁帶到了搬在阿非利加的那座宮殿之外。那時天色已黑，阿那丁又氣悶，又焦急，又辛苦了，輪了下來，便睡着了。

次日清晨，公主的丫頭開了窗子，朝外閑望。『呵，我的奶奶，我的奶奶！』她叫起來道，『我的爺阿那丁在這裏哩！』

公主聽見，連忙跑到窗邊，恰好阿那丁抬起頭來，看見了她。剎那間，

丫頭開了門，阿那丁進了他的妻子的房中。

他們都說不盡心頭的歡樂，坐了下來，阿那丁道，『不錯，我還要問你一件要緊的事情。我在我的房裏常有一盞古舊的銅燈——』

『啊，我的爺，』他的妻子截斷他的話道，『我們弄到這樣顛顛倒倒，都是爲了那一盞燈呵。』她把過去的事情一一的告訴了他。

『那個凶惡的魔術家老把這盞燈放在他的袖子裏，一時一刻都捨不得離身哩，』她又道。『每到夜間，他就要來看我，常常藉口那盞燈來危逼我，但我從來不曾給過他一半句好言好語。』

阿那丁聽她說了，很高興。『你聽着，我的愛的，』他道，『我一會子再來，我來時要打扮做一個別的樣子。你不要詫異，只叫丫頭悄悄的放我進來好了。我一定要用計策把這個害了我們的壞東西結果了他。』

他走出去扮做一個農夫，在市場裏買了一些毒藥。他回頭時，丫頭放了他進去，他隨即把毒藥給了他的妻子。

『那魔術家來看你的時候，』阿那丁對她說道，『你儘管同他親熱。你給他一杯酒，把這毒藥放一些進去。他喝了酒便會倒在地上的。那時候我們便什麼也不怕他了。』

『這件事很有點難，我怕辦不了哩，』公主道，『殺了他是一件非法的事，但我們除此又沒有辦法逃出他的妖術。』

阿那丁走後，她拿出頂標致的衣服來穿著起來，等待那魔術家來。他看見她變了態度，很高興的迎接着他，以為她現在的確回心轉意了。

『今夜我們一塊兒吃晚飯罷，』她對他說道。『我如果終日愁眉皺臉的過上一千年，有什麼好處呢？你告訴我的話，我細想來，恐怕是的確的——』

我的父親，王，因為氣苦之極，已經把阿那丁殺死了。我們來快快活活的過日子，不要空担憂慮了。」

「啊，我的夫人，」他回答道，「我什麼都依你。我自己的屋子裏還有一些本地的好酒，讓我立刻去拿來。」

一會子，他帶着酒來了，於是一同在一張桌邊坐了下來。公主拿起一杯酒來敬他，裏面已經放下毒藥，他一口喝了下去，登時人事不知，倒在地
上。

丫頭連忙讓阿那丁進來，那時他正等在門外。他吻了他的妻子的手，謝了她，立刻從那魔術家的袖裏把那盞燈拿了出來。既失復得，歡喜非常。他對着公主說道：「你同丫頭到內房裏去一會，讓我一個人在這裏罷。」

白多蘭白蘭一刻也不遲疑，同着她的丫頭進去了，那時候，阿那丁抽出

刀來，一刀便把那個惡徒魔術家殺死了。他又立刻把那盞燈一擦，燈神馬上出現，說道，『你老有什麼事情呼喚？』

『把這座房子，』阿那丁道，『連同裏面一切所有的東西一概仍舊搬回中國去，仍舊要在皇宮對面。』

『遵命，』燈神回答着，登時去了。阿那丁剛剛坐下，還不曾同他的妻談了幾句心，那座宮殿已經從空中移歸了原處。

却說國王自從不見了他的女兒，無時不思念她，哀悼她，時常流淚。每日醒來，他都要從窗子口去看看從前是阿那丁的宮殿所在的地方。那一日，天剛亮，他朝外一看，十分詫異，原來依舊是那座備極華麗的一座大廈哩。把眼睛一揉，仔細再看一看，一點不錯，的確是阿那丁的那座宮殿哪。他叫立刻備馬，馬備好的時候，他登時騎了上去，可是，在半路上，便碰見了阿

那丁 公主本在宮裏等着，急於要見到她的父親的面，這時也趕到門外來。三人一向坐下，公主才開始把往事一一的說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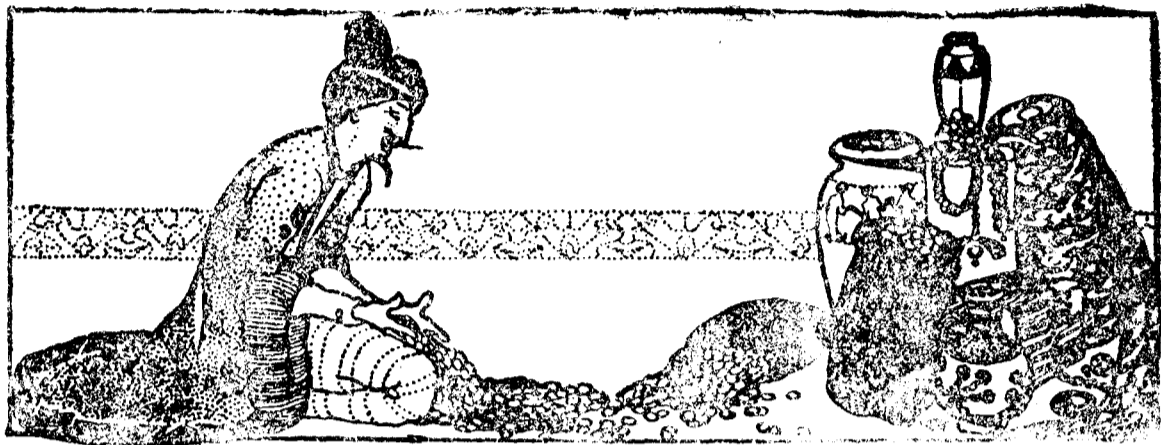
過了一會，國王站起身來，同阿那丁走進廳上，只見那個魔術家直挺挺的死在那裏。

『啊，我的孩子，』他對阿那丁說道，『我從前待你實在太魯莽了，請你原諒。但是，你要知道，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且，白多蘭白蘭又是我的獨子哪。』

『王呵，』阿那丁道，『你老是應該照法律行事的，但是，我已經很高興了，因為你老還相信我是一個無辜的人。往事休提了，一切的事都是惡徒魔術家的過失呀。』

國王登時下令，全城張燈結彩，大張筵宴，慶祝一月。阿那丁夫婦從此

過着平安幸福舒適的生活。王死的時候，阿那丁承繼了王位，公平正直的統治人民。



阿利伯伯和四十個強盜

一

許多年前，在波斯的某一個城裏，有兩個兄弟，老大的名字叫做柯西墨，老二的名字叫做阿利伯伯。他們的父親遺給他們的財產很少，兩人平分，不久便都用完了。老大娶的是一個富商的女兒，那時他便有了一個大舖子，和一個滿滿的裝了貨色的棧房。阿利伯伯就不然了，他討的是一個貧窮的婦人，他們的簡單的生活全靠他每日到叢林裏去砍一些柴來賣掉維持。

有一天，阿利伯伯已經砍了一驢子的柴，只見塵頭起處，向着他滾滾而來。到得跟前的時候，他仔細一看，是一隊人馬，飛也似的狂奔着。他生怕他們是一班強盜，不但會把他的驢子搶了去，而且連他的性命也都難保，他連忙把驢子趕進了柴草窠，自己便跑到一棵大樹後面去躲了起來。那棵大樹恰好是生在一個嶮峻的石巖旁邊，人馬到了那裏，一個個也都下了馬。阿利伯伯看見他們恰好是四十個人，他斷定他們都是些強盜，一定是搶劫了一個商隊。

他們到了阿利伯伯躲在那裏坐着的那棵大樹之下，鬆了馬肚帶，卸下馬上馱着的袋子，一隻隻都很沉重。有一個一定是一個強盜頭，他打柴草窩裏走到石頭旁邊，大叫一聲道，『開門，芝蔴！』石洞的門登時開了，所有的強盜都走了進去的時候，只見洞門又依舊關了起來。阿利伯伯動也不敢動一

動，只在樹後躲着，生怕強盜們會跑出來把他殺死。

過了好一會，洞門又大開，強盜頭只在門口站着。手下人出來，他一個個點了名。一齊都出到洞門外的時候，他又說了一句術語道，『關起來，芝蔴！』洞門隨即關上了。

阿利伯伯只在樹後靜靜的躲着，一直等到他們去得無影無踪了，他才自言自語的道，『我倒也要來叫一叫，看洞門開不開，關不關。』於是他大聲喊道，『開門，芝蔴！』

說着，洞門大開，他一看，原來是就着石頭鑿成的一個石洞，上面有許多小洞，有光，大亮。裏面的金銀財寶，綾羅綢緞，真不計其數，有的裝在袋裏，有的散在地上。阿利伯伯看了這個富有的情形，相信這個強盜窩已經是年長月久的了。他并不呆呆的站着想怎麼好，只往洞裏走，一直走了進去

的時候，那洞門便依舊關上了。他一點也不着慌，因為心裏已經把術語牢牢的記住，只要喊一聲，門便會開了的。他也不去看那些在他四周的財貨，只拿了幾袋錢到外面來放上他的驢子。他用柴草把錢袋蓋得好好的，才叫道，『關門，芝蔴！』那門便關了起來。

阿利伯伯飛也似的跑回家到他的老婆那裏去了。把大門關得緊緊的，他把許多射人眼睛的金錢一概倒了出來，一面把他怎樣冒了大險告訴了她，那時候，他的老婆真好不多覺得驚異。她立刻動手把那些金子點數起來。

『要這樣來數，太費了，』阿利伯伯道。『讓我去挖一個地洞，拿去一起窖了起來，省得隔壁鄰舍發覺我們的秘密。』

『好，好，』她說，『但是我們總應該數一數，好知道我們到底有多少錢了。』

『你要想守祕密，非快不可，』阿利伯伯回答道，『你要怎麼辦就趕緊怎麼辦去罷。』他立刻跑到柯西墨家裏去問她的嫂嫂借一把斗。

卻說柯西墨的老婆覺得十分奇怪，一定要把她的嬌嬌到底買進了多少米穀打聽的實，她便悄悄的在那斗底擦上了一些黃蠟，塗上了一些羊脂。她那裏疑心得到，到了家裏，便動手量起金子來，那時候阿利伯伯便去挖地預備下窖。量也量過了，窖也窖好了，她便拿了那斗跑去歸還，再也料不到會有一個小小的金錢給那塗摸在斗底的羊脂和密蠟黏在上面。

柯西墨的老婆一眼看見是一塊金子，自言自語的道，『怎麼了！他們的金子這樣多，要用斗量起來了嗎？』她覺得奇怪已極，像阿利伯伯那樣窮的一個窮漢，會這樣暴富起來。到了夜裏，她的丈夫同來的時候，她便對他說道：『柯西墨，你以為你是一個富翁了，你才不知道哩，阿利伯伯着實比你

還有錢呵。他的金子真多，來把我的斗借去量過了。」然後她把怎樣借斗以及怎樣在斗底看見一個金的錢的話細細的說給他聽了。

柯西墨聽見他的兄弟交了好運，不但不歡喜，而且頓生妒忌之心。那一晚，他再也不能合眼，次日大清早，他便跑到阿利伯伯家裏去問長問短。阿利伯伯知道秘密守不成了，只得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的哥哥，並且答應分一部分給他。

『我要自己去拿，』柯西墨很毛燥的樣子說道。『告訴我，那個石洞在那裏，如何可以把門叫開。你要不肯告訴我，我老實不替你守什麼祕密，叫你所有的一點錢完全吐得乾淨。』

他這一番話，阿利伯伯委實一點不怕，不過他是一個好心腸的人，他終於把那石洞是在一個嶮峻的山巖下面，怎樣叫一句術語便能把門叫得開關的

話完全告訴了他的哥哥。柯西墨一心只想着這條路，第二天便去僱了十條驢子，朝那石洞趕了去。他到了石巖下，自然便看見了那門，他便叫道，『開門，芝蔴！』他高興得什麼似的，那門大開，只見裏面的財寶真個是堆積如山。

他興頭興腦的只顧望裏跑，看見什麼都有，真如『寶山』，昏了，默默的站着，那門却關了起來。他還很高興，在裏面東走走，西走走，對着一堆堆的綾羅綢緞，和一堆堆的寶石，後來他才動手了，滿滿的裝了十袋金子，搬到門邊去，預備載上他的那十條驢子。一面忙着，一面心想這樣大大的有起錢來，如何是好，竟把那句術語完全忘了。再也想不起應該要叫『開門，芝蔴！』他只叫道，『開門，大麥！』他這一驚可真不小，那門依舊緊緊的關着。他不知道怎麼好了，把他記得的五穀的名字都叫到，叫來叫去，再也

叫不出『芝蔴』兩個字來，好像他從前竟不會聽見過一樣。他只得把肩上馱着的金子袋丟到地上，垂頭喪氣的在裏面亂跑。

正午時，強盜們恰好走近他們的寶庫來，只見門口有那柯西墨的十條驢子，老大詫異。有幾個連忙跑到樹林裏去打聽驢子的主人究竟是誰，他們的頭子便下了馬，叫了一聲術語，把門喊開了。

柯西墨聽見馬蹄的聲音，便知道強盜們已經來在洞口，預備要把他殺死了。他打定主意，能夠逃走只有逃走，那門剛開，他便不要命的向外直衝，但他很快的給其他的強盜打敗了，把他衝倒在地，抽出他們的刀來把他砍死了。

柯西墨裝成袋子的金子還依舊都在洞裏，至於阿利伯伯也曾拿去不少，可是再也看不出一個數目來，因此，強盜們都不疑心另外還有什麼人發現了。

他們的秘密。不過他們心裏都怕經過這個地方的人不免還有發覺的，於是他們討論了一番，覺得非有警告不可。他們決定把柯西墨的屍體支解開來，一塊塊的掛在洞中。然後他們一個個上了馬，仍舊跑到他們躲着的地方去等待搶劫過往的客商去了。

却說天色已經黑了，柯西墨還不見回到家裏來，他的老婆心緒不安，跑到阿利伯伯那裏去，哭着說道：『啊，我的叔叔，柯西墨到現在還不曾回家哩！我又不知道他是到那裏去了，又不知道他是去做什麼事去了，我怕他會病倒了。』

那一晚，阿利伯伯的心裏真很難過，再也睡不着，大清早起，他便趕着驢子進樹林裏去了。他一到那石巖下面，看了情形，便知道出過大岔，連忙跑到石洞外面去瞧瞧，大吃一驚。門開時，他才知道不是空空的担驚受怕，

登時又想到自己的危險了，他立刻預備回家。把他的哥哥的尸體用布包裹起來，放在驢子背上，用樹枝遮蓋得好好的。隨即又搬了幾袋金子，放上同來的另外的那兩條驢子，他念動術語，關上門，連忙取路回家。他把金子交給他的妻子收藏起來，帶着他的哥哥的尸首，跑到他的哥哥家裏去，輕輕的敲着門。

却說柯西墨的妻子有一個很伶俐的丫頭，她的名字叫做穆西蘭，她把門門拔了，讓阿利伯伯走進了院子。她的女主人也登時跑了出來，哭着說道：「啊，叔叔，憂愁已經在你的臉上表現出來了。快快告訴我，到底出了什麼大岔子了。」

那時他便告訴了她，又道，「岔子已經出了，我們還該秘密些要緊。」那可憐的婦人覺得他的話實在不錯。阿利伯伯當下便和穆西蘭商量了好一回。

才去。那丫頭連忙上街跑到一個藥材舖子裏，依着他的吩咐行事去了。

『你家裏誰病了？』藥材舖子裏的老板問着她道。

『唉！』她哭着道，『柯西墨自身病得差不多要死了。他也不能吃，也不能說話了。請你快快把醫生叫我來撮的藥配給我，遲一步我的好東家就要沒有了。』

一緊日，阿利伯伯同着他的妻子只在兩家之間穿梭似的來來去去的跑，到了夜裏，才說柯西墨已經去世，因此誰都不覺得驚異。

第二天早起，穆西蘭跑去找着一個老補鞋匠，他的名字叫做馬士大弗，拿出兩塊金洋來放在他的手裏。

『這是給你的，』她對着他說道，『如果你拿着縫補的傢伙同我一塊兒去，不過到了某處的時候，你要讓我把你的眼睛紮起來，我們是到那裏去，

不能給你知道。」

『好的，』馬士大弗伯伯一面說着，一面只對着那兩塊金洋，其實那時天色已黑，他着實看也看不清楚了，『這些錢真不能算少哪。究竟是叫我去做一件什麼事，給我這許多錢？你不要是領我去做一件犯法的事罷？』

『阿難不許的！』穆西蘭道：『你只管跟我走，不要害怕。』

馬士大弗一一都答應了，她才帶着他走，走到某一個地方，她隨即拿出一塊手巾來把他的兩隻眼睛紮了起來。然後她才慢慢的領着他到她的主人家裏，走進一間黑房，把手巾解掉。她叫他把那剝成幾塊的尸首縫起來，他們才好成殮安葬。事情都辦完時，她又給了他一塊金洋，才領他由原路回店。然後才忙着把尸首穿上入殮的衣服，一面把報喪的通告發給了柯西墨的隔壁鄰居，親戚朋友，正式舉喪。

一切事情都很平安的過去，誰都不曾生疑。過了幾天，阿利伯伯，他是至親，把所有的一切東西都搬到他的寡嫂家裏去了，許多金子，都在夜間運了過去。又過不了多久，他又發出通告說要和他的寡嫂結婚了，這一件事，什麼人也不覺得希奇古怪。

二

却說那四十個強盜又回到林子裏他們的那所密室裏去了。大家都老大吃驚，因為柯西墨的尸首連影子也不見了。

『這件事情我們一定要查出一個究竟來，』頭子道，『不然的話，我們的一點錢萬分難保。』

大家討論了好一會，決定應該派一個人，化裝起來，出去把那個窺破他

們的秘密的人探聽明白。其中有一個立刻担任去探訪，說是如果此案不破，他可以將命抵罪。

『好，』頭子道，『我們做的本是無法無天的事，我們要保住我們的金錢與生命，竟不妨用無法無天的手段。』

當下那個強人便扮起一個旅行者來，天剛亮便起身進城。他走着走着，恰好走到了馬士大弗伯伯的店前，別家都還不曾開門哩，他却已經開市了。

『老板，』那強盜道，『你好勤謹，這樣早就開工了；你看得見嗎？天還是剛亮哩。』

『你是一個外路人，』馬士大弗伯伯道，『如果不是的話，你一定知道我的雙眼睛是再好也沒有的。昨天我在一家的黑房裏，着實比現在還暗，我還幫人家縫了一具尸首哩。』

『哈哈！』那個賊人自己心裏說道，『我今天真好運氣。』隨後便做出覺得希奇的樣子來問着那個老補鞋匠道：『你一定是說笑話哩。這樣的一件奇怪的生意，你是在那一家做的，可以告訴我嗎？如果你能答應，這點金子送給你。』

『我老實告訴你，這是做不到的；』馬士大弗伯伯說道，『因為有一大半路我是用手巾紮了兩眼走的。』

『不要緊，』那強盜說道，『你無論怎麼樣總還記得有一點影子。來；也許我們去碰一碰就會碰到那個房子。』

兩塊金洋錢是馬士大弗伯伯的大想頭。把兩塊金洋看了又看，拿起來放進袋子，拔步便走。『我不敢答應一定能夠尋得着，』他說道，『不過我一定認真尋就是了。』

他引領着那個強盜走到了穆西蘭把他的眼睛蒙起來的那個地方了，他叫那個強盜把他的眼睛也用布紮起來。他慢慢的在那條街上走着，走一步，數一步，走到正對柯西墨家門口，現在是阿利伯伯在裏面住着，殺住腳，不再走了。

『我想起來，』馬士大弗伯伯說道，『我走到了這裏就不會再向前走了。』

於是那賊人使用白粉在那大門上做上一個記號，叫領路的走了。他跑到左右隔壁去探問了一回，知道屋主竟是不久才死去的，又知道阿利伯伯從前是一個極窮的人。雖然柯西墨的兒子全部的產業已經拿了去，他自己現在還是一個富翁。根據着這些事實，那賊人斷定他要打聽出來的那人原來就是阿利伯伯。

却說過不了一會子，穆西蘭有事上街，走出門外，只見大門上很明顯的做着一個白粉的記號。

『這是什麼道理？』她自心裏說道。『要便是有歹人要暗算我的東家，要便是小孩子玩的把戲。不管怎樣，謹慎小心爲妙，省得出亂子。』

她立刻跑回家裏去拿了一塊白粉，跑到左右鄰舍的大門上也去照樣畫起記號來，每邊都畫上了兩三家。對着她的主人，却一字不提。

却說那賊人回到林中的夥裏去，對大家細細的報告了。那個頭子大大的把他稱讚了一番，說他真很能幹，才對着他的手下人說道：『夥計們，我們一刻也不能就誤了。只消一日工夫，我們的無數的財富必難幸保。他帶來的消息好極了。我要同他一塊兒去。等我把那座房子親自看過，再決定怎麼動手罷。快快動身，你們三五人一陣，分開去，一齊在城裏的那塊廣場上聚會』

好了，我一會子便到。」

這個計劃，無不同意，他們分成三個一班，兩個一組，所以他們進得城來，絲毫沒有惹起人們的疑心。那探子領着頭子到了阿利伯伯家街上，一看，門上果然畫着白粉的記號，他便指了出來。但是，頭子仔細再一看時，隔壁的一家門上也畫着一個同樣的白粉記號，便問帶路的那人可記得清楚到底是那一家。那領路的這時真吃驚不小，啞口無言，因為他再一看時，同樣畫着白粉記號的一共却還有五六家。

頭子已經知道計劃失敗了，連忙回頭，跑到他的同夥在那裏等待着他的那個廣場上去了。

「夥計們，」他說道，「我們的心力白白的費掉了。我們現在應該趕緊回林。我們的領路的自己已經認罪，承認他應該特別小心才對。」

爲團體的安全計，領路的不能不處分，把他結果了。當下夥裏另有一人挺身而出，他說第一個失敗了，他還要繼續去幹成功。他的意見得到了同意，他去一尋，尋着的恰好也正是先前那人尋着的那位馬士大弗伯伯，他把房子指示給了他的時候，他便去得遠一些不易看得見的地方做了一個紅粉的記號。

但是，有那一件事能夠逃過穆西蘭的刻刻留神的眼睛，她一眼看見了那個紅粉的記號，她立刻又去把那條街上家家的大門上都同樣畫了起來。

那賊人回到窩裏，很有驕傲之意，說他這次做的記號是暗號，但他領着頭子到得那條街上的時候，也一樣完全認不出到底是那一家來。這一次當然又是白白的起軍發馬。第二個領路的也一樣照着誓言砍了腦袋。

却說那個強盜頭眼見一連損失了兩個同夥，十分難受，現在決定要自己

去担任這項工作。他也同先前的兩人一樣，一問便問到了阿利伯伯的屋子，他却不去做什麼記號，仔細看了以後，只牢牢的記清是那一家，不至於弄錯就是了。他回到林中，把他的新計劃完全宣布給大家知道了。

『快去，』他對着他們說道，『牽十九匹驢子來，每一條驢子要背上兩隻大缸。一隻缸裏裝上油，其餘三十七隻都空着。每一隻空缸裏藏一個人。總而言之，只有一條驢子一隻缸裏是人，一隻裏是油。』

一切安排妥當，十九條驢子也都已經裝載齊備，那強盜頭便趕着他的驢子向着阿利伯伯家進發。黃昏時，到得他家門前，只見阿利伯伯正坐在門口乘涼。那強盜頭停住他的驢子，說道：『先生，我有一些油，明天要趕上市場去賣。我的來路很遠，現在遲了，不知道那裏可以投宿了。如果你老人家肯允許我耽擱一晚，感恩不淺。』

他的要求當時得到了允許。僕人們一齊跑來幫着把驢上的貨卸下放好，阿利伯伯又一面吩咐他的丫頭穆西蘭好好的款待客人。『明天早起，』他又說道，『我一早就先要去洗澡。你把粥燒好。我回來就要吃。』

晚飯後，那強盜頭裝做去看看他的驢子的樣子，跑進院子裏去。先到第一隻缸邊，輕輕的一個個的去打他們的招呼道：『半夜的時候，聽見我的聲音，你們便出來。』然後他回到屋子裏去了，那時穆西蘭提着燈，照引着他進客房去安歇，那裏早已替他安排得什麼都很齊備了。

却說穆西蘭把廚房裏的事都做完了的時候，她的燈忽然滅了。『不錯，還要把粥煮好，預備明天主人當早餐哩。』她自言自語的道，『燈裏倒沒了油了。那邊廊下一缸缸都是油哩。一盞燈裝得了他多少一點，一定不會看得出來的。』

於是她小心在意的跑到廊下去，要把第一隻大缸打開。她正要動手的時候，只聽裏面有人輕輕的問道：『已經是時候了嗎？』

『不是的，』她隨即回答道，『還早哩；耐心等着。』

她一隻一隻的摸了去，一隻隻裏面都同樣的問着，她一點不驚慌，一個個照樣回答了他們，後來好不容易摸到了裝着一缸油的那一隻。她急急的打了一罐，飛也似的跑進廚房，裝上燈，拿了許多柴燒起火來。她再拿了一隻大甕去到那隻油缸裏滿滿的打了一甕，連忙放在火上燒沸。她看見油已很熱，便一杓一杓的打進一隻小小的鉢子，一缸缸的澆了去，把那些賊人一個個都澆死在缸裏了。

還不到一個鐘頭，那個強盜頭偷偷的爬了起來，看見夜色已深，非常靜寂，十分滿意，但是他發出口號去的時候，只見廊下毫無聲息，毫無舉動。

靜寂使他大驚，他連忙輕輕的爬進院子裏去，爬進第一隻缸邊，阿唷，他的手覺得很燙。他聞一聞，那熱油的氣味真把腦門都沖壞了，他這時才知道大事已經走漏消息。他一隻隻的去看了一遍，原來一個個都已經沒了命了。他一想，自己的性命也難保哩，連忙把通着花園的門偷開，逃命去了。

穆西蘭等那賊頭去了好一會，料定他不會再回來了，她才上床去睡覺，她真高興，不但拯救了她的主人，而且保全了他的一家。

却說大清早起，阿利伯伯洗了澡回家，只見許多驢子仍舊還在廊下，老大詫異。他連忙問穆西蘭是什麼原故。

『我的好爺，』她說道，『如果你老人家願意跟我去，請你老人家親自去看一看罷。』

她把那些缸指給他看了，又把經過的情形一一的細說了一遍。阿利伯伯

覺得她這樣忠心，十分可感，恢復了她的自由，又給了她許多錢。但是穆西蘭對於他們一家不知道有一種什麼說不出的好感，不肯離去，只願在他們家終其身替他們管理管理僕役。

却說那四十個強人的頭子回到了林中，又是忿怒，又是失望。過不了幾個星期，他又另外想了一個主意，一定要把他的敵人置諸死地。他在城裏的時候居多，因此，他知道柯西墨的兒子現在已經過繼給阿利伯伯了，開着一爿很像模像樣的舖子。

那個強盜頭也到勸業場裏去租了一爿店舖，把窩裏的上等貨搬了許多進去。他也是一個正當商人了，他的貨色有許多的確還比別家的名貴，因此，同行之中對於他也都很看得起他。小柯西墨也是一個要同這個新商人打交道的，他對於他比別人分外親熱。年紀輕的人最愛人家奉承他，小柯西墨也一

樣，後來他竟介紹他的朋友去會他的繼父去了。阿利伯伯一定要留着那個假充的商人吃晚飯，但他再三辭謝，說道，『心領謝謝，恕不能遵命，因為醫生不許我吃鹽，別無他故。』

『如果是僅僅爲了這一點哩，』阿利伯伯說道，『你老人家又何必客氣呢。聚聚不好嗎？我招呼不要用鹽做菜就是了。』

但是，穆西蘭却有好幾分不自在。『這是那裏來的一個好難事的客人，』她說道，『鹽也不吃？』

『你管他是誰做什麼，與你有什麼相干？』阿利伯伯回答道。『他是我兒子的朋友，所以我不得不麻煩你一下。』

『好的，』穆西蘭一面說着，一面總覺得有點莫明其妙。吃晚飯的時候，她自己去上一個菜，有心要看一看到底是一個什麼古怪的來客。她走進

房中，一眼看去，認得他是那個強盜頭，那怕他已經化了裝！她再走近去看一看，原來衣底下還有一把短刀。

『呵！』她說道，『難怪我們的客人說不吃鹽哩。原來他是要來害我的主子的。他却算計不到有我在這裏哪。』

晚飯已經吃過，穆西蘭走到門邊，那時她扮做了一個跳舞的女子，身上披着銀帶，掛着一把鑲着珠寶的短刀。她的面上戴上了很值價的頭帕。她剛要走進去的時候



候，低聲下氣的要求允許她表演一表演她的技藝。

『好罷，進來舞罷，』阿利伯伯道，『讓我的客人看看你的舞藝何如。』

那個強盜頭對於這種消遣并不十分歡喜，但是他却勉強做出高興的樣子來。於是穆西蘭起舞了。她舞了一套又一套，體態輕盈，精神煥發。她手拿短刀，現在又舞起別的式樣來，別的最難的步法來了，這些才是她的絕技。有時刀向阿利伯伯，有時刀指來客，有時又刀照小柯西墨。後來，她好像疲倦了，無力了，左手執着鼓，到各人面前去打了一轉，這是公共跳舞舞罷時的一種慣例。

阿利伯伯看見他的繼子拋了一塊金子進鼓，他也跟樣丟了進去，但是那個強盜頭掀起衣角去探囊時，穆西蘭便迅雷不及掩耳地猛力一刀刺進他的胸膛。

阿利伯伯大驚失色。『賤婢！』他哭起來道，『你怎麼把人殺死了？你敗壞了我的名譽了！』

『不要這樣說，爺，我已經救了你的命了，』穆西蘭一面回答着，一面把那個客人的衣裳拂起，拿出了他藏在衣底的短刀。『你老看看這人，便知道你真僥幸萬分呵。』

阿利伯伯這時候才知道這位勇敢的姑娘不曉得盡了多少維護之責，對她致了熱烈的謝意。『你已經是一個自由人了，』他對着她說道，『我現在要酬謝你還只有一個辦法了。我眼裏看來，小柯西穆很想做你的忠實的丈夫。你便做他的妻子，同享榮華罷。』

到了天氣甚佳的時節，那個青年人和穆西蘭結婚了，大張喜筵。又過了一些時，阿利伯伯重復小心謹慎的冒險跑到那個強盜窩裏去看看，裏面所有

的東西，動也不會動過。他知道這個地方的秘密直到此時還無人發覺，因此，他儘量裝了許多金子在他的馬上，回到家中，把故事完全對全家說了一遍。石洞裏的財富，予取予携，阿利伯伯後來更發跡起來；他很聰明，很慷慨的使用他的多量的財產，因此，他很舒服又很榮譽的過了他的一生。

譯後題記

民國十年我決定要用嘗試的態度譯兩部書，全用白話：一部是伊所伯的寓言，一部便是現在這部一千〇一夜了。前者已先由亞東印行，後者直到現在才『告一結束』。近十年前起意要做的事情，近十年後方才有機會『達到目的』，想來又很好笑，又很高興。好笑的是我這一點『蠻勁』，高興的是『總算了却了一樁心願』。

這書的名字普通都譯做『天方夜談』，因為我用來譯的本子和已有的譯本都不同，所以使用了這書原有的兩個名字裏的不常用的一個。

我這個本子是依據一九一五年美國金因公司（Ginn and company）印

行，林痕（Martha A. I. Jane）的英文本譯的。他的原序已經譯在卷首了。他的序裏，據我看來，最重要的部份便是有考據性質的地方。至於他說：

平心而論，阿堂格蘭實在是一個有鑑賞力，辨別力的人。他的刪改本裏的故事，如西茵王子和魔神，如阿那丁和奇燈，如阿利伯伯和四十個強盜，如會說話的鳥，如愛利柯茲，如王子阿密德和仙女伯利朋羅，的確都更合於歐洲人的心理與口味。

什麼『心理』呢？什麼『口味』呢？又說：

讀這些有名的故事的人，如果不懂得阿利伯伯和四十個強盜，不懂得海客聖德彼得，不懂得阿那丁和奇燈，不懂得異馬等篇，他算不得是一個會讀這些故事的讀者。

怎樣才算『懂得』呢？

我想來除了愛利柯茲那一篇含有東方本色的道德問題在裏面之外，其他的幾篇，無一篇不充滿了最可寶貴的冒險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尤其是規行矩步的在『孔孟之道』高壓之下的少年朋友們所最需要的。

我決用林本來譯的原因亦見於原序，現在且把他分條錄在此地罷：

(1)爲了要求適合於學校裏做課本的須要，我立意精選一些最好最有名的編成這個刪節本。

(2)我這個本子自信是一個比較實用的本子。

(3)但在我這個本子裏，是用現代的文體寫成的。

我譯去的時候，雖然以負責與忠實自律，雖然力求避免生硬的毛病，但忽略的錯誤在所不免，請讀者指教。如果在高小或初中的少年朋友們以這部包含二十多個有趣的故事的集子爲補充的讀物，我認爲時間與精力或不至有

過大的浪費與損失。

汪原放。十九，一，三三。

版 所 權 版

夜 一 〇 千 一

版 出 月 四 年 九 十 國 民 華 中
版 九 月 三 年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 | | | | |
|-------------|-------------|---|-----------|-------|
| 實 價 | 分 售 處 | 發 行 所 | 發 行 者 | 譯 者 |
| 國 幣 二 元 八 角 |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 亞 東 圖 書 館 <small>上海虞洽卿路 四七五街六號</small> | 亞 東 圖 書 館 | 汪 原 放 |

